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姜家雄博士

西德總理艾德諾重建外交體系之研究



研究生：黃智欽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ster Thesis

Instructing Professor: Dr. CHIANG, Chia-hsiu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Germany's
Foreign Affairs under Konrad Adenauer**

by HUANG, Chih-chin

June 2012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45 年結束後，德國由同盟國加以接管，並遭分割為四個佔領區 (美、英、法、蘇) 而喪失國家主權。直至 1949 年 5 月，西德在西方同盟國的許可下，制定了作為立國基礎的「基本法」(das Grundgesetz)，使其重新獲得國家主權以及治權，國家所需要的政治體系，如政府、國會、政黨、選舉制度等儼然成型；由此，包含美、英、法三國佔領區的德國領土在穩定中建立了符合西方民主體制精神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以下簡稱「西德」)。

西德建國後之首任總理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被賦予艱鉅的任務，帶領著已成為斷垣殘壁的國家和人民朝向嶄新的民主社會前進。在成立西德外交體系時，艾德諾面臨專業外交人員短缺之窘境，故仍須延攬前納粹時期之外交官員，卻因此等官員於大戰期間曾直接參與違反人道和戰爭之罪刑，使得新政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出現不穩定的因子。立基於西方民主制度的西德任用此等人士，除了衍生外交部的人事問題外，艾德諾政府另須就德國的國家主權以及未來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周旋於同盟國之間，此有別於一般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s - 即國內政治與外交之間的相互影響)，而可謂身處「三層賽局」(Three-Level Games) - 即國際、國家及組織內部之間即競爭又合作，且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關係。

此外，戰勝的四個同盟國之間彼此為了鞏固在德國及歐陸的勢力各懷鬼胎，對未來的德國亦抱持著不同的態度。同盟國與艾德諾政府之間就戰犯處置和政府人事規劃所達成的協議甚或妥協，不僅對日後德國的政局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在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零和遊戲中也扮演了既微妙且重要的角色。

本文將針對西德外交部成立初期之人事政策以及艾德諾之德國和外交政策做一深入探討，並就西德建國後之發展，包含自同盟國的掌控當中取回國家主權以及因應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而重新建軍

的過程進行分析；此外亦將由西德、美國、英國、法國及蘇聯的立場，來分析諸此國家在中歐地區的地緣戰略，並評論艾德諾內政及外交政策上的得失。

關鍵字：艾德諾、外交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去納粹化、哈爾斯坦主義



Abstrac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n 1945 Germany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Allies (USA,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USSR) and dismembered into four occupation zones which led to the loss of the Germany's sovereignt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Allies Germany developed the "Grundgesetz" (Basic Law) in May 1949 as the found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with sovereignty and the right to rule; a complete political institution of a nation with a government, parliam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 system was neatly arranged, hence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lso called West-Germany, which consisted of the occupation zones of the USA,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was built up with western democratic ideals in a stable period.

The first Germany's 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 was assigned to lead the people and the desolate country towards a democratic society. While he was about to re-construct the foreign affair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diplomats was such of remarkable critical that a recruitment of former Nazi-diplomats was inevitable who we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or in war crimes and symbolized an unstable factor in the Germany'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for Adenauer. Besides these personnel problems, Adenauer had also to negotiate the sovereignty an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West Germany with the Allies which seems not to be an usual "Two-Level Games" (i. e. the two-way influence between the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but a so-called "Three-Level Games" which means one more party (the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the "Two-Level Games" with competitive-cooperative and complicated complex of influen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ur great powers of the Allies held different attitudes on the future of Germany and they had their each own to consolidate the force in the respective occupation zone and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e agreements or even compromises between the Allies and Adenauer's administration on the punishment of war criminals and on the government's personnel planning not only affected the West-Germany's continu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yed a profound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zero-sum-game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amps.

The themes of t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personnel, the Deutschlandpolitik (the Germany-Policy) and foreign policy of Adenauer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combining the re-armament of West Germany through the accession to the NATO. Furthermore, the Geo-politics of the countries West Germany, USA,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USSR in the central European continent, and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Adnenauer will be discussed and analyzed.

Key words: Adenauer, Auswärtiges Amt, Bundesrepublik, Entnazifizierung, Hallstein-Doktrin

致謝詞

從來未曾想像過竟然有朝一日會進入研究所，碩士學位到此之前僅是一個夢想。兩年前有幸、也是有緣，能夠獲得錄取進入夢寐以求的政治大學外交系研讀；除了透過系上各種課程和老師們高深的學術境界讓我有充實知識的機會，也結交了許多各界的朋友，使得我的人生在求學期間不僅經歷了書寫報告的挑戰，也因為班上的朋友而充滿了歡笑和堅定的友誼。

在求學和撰寫論文期間，既有忙碌、疲憊、不悅，也有歡笑、感動和愉悅。學淺才疏的我，在有幸進入政大外交系碩士在職專班前，對於研究所程度以上的學術境界不甚了解，雖曾申請回國就讀大學，但仍因在國外長期生活而對國內大學以上的教育環境甚為陌生；加之以自身母語程度有所限制，撰寫的報告以及本論文之用字遣詞尚有加強的空間，也讓指導教授姜家雄老師更加費事，在此智欽僅表達最深的歉意，並感謝姜老師在我撰寫論文期間不辭辛勞地指導；此外也非常感謝擔任口試委員的湯紹成教授和周世雄教授，有了您們許多的建議和指導，使智欽今日有此成就！而系辦的儀芳助教在我求學期間也給予無數次的協助，讓我感激萬分，沒有各位的參與，是不會有所成的。

由於研究所的求學過程係以在職身分完成，期間也遭遇胞兄不幸往生的衝擊，除了感謝上司及同事的容忍和支援，還有家庭在各方面的支持，形成我堅強的後盾；有內人、長輩和手足等親朋好友們一再的鼓勵，讓我一次又一次完成不同困難程度的作業，直至這份論文的撰寫和學位的取得。貞、爸爸、媽媽、兩位姊姊，謝謝您們，智欽取得碩士學位的榮耀是屬於您們的！

2012 年 6 月於台北

目次

【摘要】	i
【Abstract】	iii
【致謝詞】	v
【目次】	vi
【圖目次】	viii
【表目次】	ix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11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3
第二章 1945 年至 1951 年間德國之變遷	15
第一節 同盟國於戰後對德國之處置	16
一、 佔領初期之各項治理措施	17
二、 戰敗賠款及經濟措施	19
三、 去納粹化措施	23
第二節 1945 年至 1949 年德國政治之發展	24
一、 納粹政權之處置	24
二、 政黨政治	27
三、 德國未來之發展	29
第三節 1949 年至 1951 年西德籌組中央政府時期	31
小結	34
第三章 重建外交體系之過程	37
第一節 前納粹時期之外交人員	37
一、 1933 年前之德國外交部	37

二、納粹時期之外交部	37
第二節 新外交部與人事政策	40
一、艾德諾之生平	40
二、建立外交部之前置作業	42
三、艾德諾之外交部人事政策	43
第三節 西德重建外交體系在地緣戰略上之意義	52
一、美蘇對峙及其地緣戰略	52
二、英國及法國之地緣戰略	53
三、西德之地緣戰略	54
小結	55
第四章 重建外交體系之得失	57
第一節 艾德諾政府之外交政策	58
一、西德建國初期之處境	58
二、重新武裝及安全問題	60
三、德國問題及德國條約	62
第二節 艾德諾政府之德國政策	65
一、德國之分裂及哈爾斯坦主義	65
二、柏林危機	67
第三節 西德與同盟國之外交關係及其影響	72
一、同盟國之對德政策	74
二、西德重建外交體系對同盟國產生之影響	82
小結	87
第五章 結論	89
附錄	100
參考文獻	105

圖目次

圖 1	德國於 1937 年之疆界.....	20
圖 2	同盟國佔領區分配圖.....	21
圖 3	西德首任總理艾德諾之內閣成員.....	34
圖 4	李賓特洛普 (Joachim von Ribbentrop) , 1938 年 4 月.....	38
圖 5	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 1950 年.....	40
圖 6	布藍肯何恩 (Herbert Blankenhorn) , 1953 年.....	43
圖 7	馮·布倫塔諾 (Heinrich von Brentano).....	51
圖 8	哈爾斯坦 (Walter Hallstein) , 1957 年.....	64
圖 9	柏林圍牆界線圖.....	69
圖 10	四強瓜分下的柏林.....	70
圖 11	1949 年至 1961 年間的東德逃亡者人數.....	71
圖 12	援助西柏林的三條空中走廊.....	72
圖 13	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France).....	77

表目次

表 1： 二次大戰死亡人數概覽.....	18
表 2： 美國及英國佔領區內之工業生產值.....	2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945 年 2 月，美國、英國、蘇聯三國在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Yalta) 進行秘密會議，討論同盟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如何重新規劃世界秩序以及調整列強之間的國家利益。此會議中對新德國的未來發展具深遠影響的協議有以下幾點：一、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二、戰後德國將由同盟國加以分解 (dismemberation)，分裂成四個分屬美國、英國、法國及蘇聯的占領區，在德國統一之前，首都柏林同樣也將由這四國佔領；三、同盟國將於戰後對德國進行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德文為 Entnazifizierung，英文為 denazification)，以防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復活。¹在後續於同年 7 月舉行的「波茲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中，同盟國再次確認其在德國的占領區、將德國一分為四以及成立一專責管理被佔據的德國的外交部長理事會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²

德國在同盟國由四面八方而來的包圍下，於 1945 年 5 月 8 日提出了無條件的投降，二次大戰在歐洲大陸歷經六年戰火的摧殘於是劃下句點，由同盟國部隊全面進駐德國各地。此時德國的各大城市均已成廢墟，民生物資匱乏，受難的人民流離失所；同盟國取得全面的行政權後，首要任務即安撫人民，協助提供維持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資以及重建主要大眾運輸系統，俾使民眾儘快回復日常生活。在此同時，都會區皆已成斷垣殘壁，為維護社會秩序，以及穩定占領區的情勢，同盟國遂遴選不具爭議性或無納粹背景的德國人，由渠等組織地方議會、或者受命接任市長職位、甚至由

¹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37-1945/PotsdamConf>

² Harry S. Truman Library and Museum, <http://www.trumanlibrary.org/teacher/potsdam.htm>

同盟國直接任命特定人士出任各邦總理等。其中有許多人因緣際會，藉由此途徑在日後的仕途上平步青雲。³

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與諸此經歷過大戰時期的政治人物和公務人員有關的戰爭罪嫌陸續遭到揭發，尤其是西德外交部初立時期，具有戰犯爭議性而仍獲遴選為外交人員者，更是受到各界的質疑和批判，蓋渠等在納粹政權統治德國的 12 年間，亦有可能曾經參與到戰爭犯罪的行為。時任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 (Dr. Joseph Goebbels) 掌握所有宣傳媒體，配合蓋世太保 (Geheime Staatspolizei, Gestapo)⁴、黨衛軍 (Schutzstaffel, SS) 以及地方警察等單位，對全國人民進行洗腦式的思想改造。在軍國主義的納粹政權高壓統治下，公務人員及軍人均依法須宣誓效忠於元首⁵，因此渠等多半無法違背誓言而成共犯集團；至於其他反對納粹政權者若遭逮捕，其下場輕者入獄服刑、或遣送至集中營 (Konzentrationslager, KZ) 勞改，重者則難逃一死⁶。納粹政權為典型的獨裁統治，從社會基層的管理到中央政府的所有決策均由納粹的寡頭執政者掌控，故各級政府機關須服膺於納粹集團的統治。

作為第三帝國中央政府組織的一部分，外交部依其職責貫徹納粹政權的政策無庸置疑；時任外交部長李賓特洛普 (Joachim von Ribbentrop) 於 1938 年接任外交部長一職，在德國侵略鄰國相關的外交事務上有密切的關聯，亦成為二次大戰後的主要戰犯之一；蓋其乃希特勒欽點之外交部長，對於領導人自有其高度的忠誠，且其所轄之外交部在大戰後期成為協助黨衛軍安排無數猶太人送往集中營進行屠殺之專責單位。⁷事實上，美國國務院早已於 1944 年 10 月透過其駐瑞士的大使館向德國外交部發出電報，宣稱美國已掌握德國外交部參與屠殺猶太人之證據，並矢言對所有任職於外

³ Deutsche Geschichten (德國歷史網), <http://www.deutschesgeschichten.de/zeitraum/themaindex.asp?KategorieID=1004&InhaltID=1595>

⁴ Gestapo 係 Geheime Staatspolizei (國家秘密警察)之縮寫。

⁵ Verfassungen in Deutschland (德國憲法網), <http://www.verfassungen.de/de/de33-45/vereidigung34.htm>

⁶ 德國歷史博物館網站, <http://www.dhm.de/lemo/html/nazi/widerstand/index.html>

⁷ John Weitz. *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92), 319.

交部、且直接參與屠殺事件者追究責任，⁸李賓特洛普於是乎成為首要緝捕的對象之一。惟李賓特洛普於德國投降後，為了逃避刑責，以變造的身分證件四處竄逃，最後仍於 1945 年 6 月 14 日在漢堡的藏匿處遭英軍逮捕。

9

李賓特洛普身為外交部長，其服膺於希特勒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想 (Nationalsozialismus) 是無庸置疑的；而在納粹統治期間，為數眾多的外交官及外交部職員自得歸納至共犯體系中；此外，戰後在同盟國的壓力下，大多數國家均同意將駐在國的納粹德國外交人員及其眷屬遞交予同盟國接受審判。¹⁰新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又稱為西德 (West-Deutschland)，於戰後欲重新建立外交體系，即面對了專業外交官嚴重短缺的窘境。首任聯邦德國總理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對於克服此困境有著過人的毅力與勇氣；為此，艾德諾倚重 1946 年至 1948 年曾任職英國占領區委員會副秘書長的布藍肯何恩 (Herbert Blankenhorn)，其亦為時任同一占領區之德國基督教民主黨聯盟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 CDU，以下簡稱基民黨) 秘書長，被賦予規劃外交部的重建計畫之重責大任。布藍肯何恩在獲得艾德諾總理的信任後，成為艾德諾在制憲會議之顧問，且被視為英國與德國在外交事務上最主要的溝通管道。¹¹職是之故，艾德諾政府透過布藍肯何恩與英方的居中協調達成各項外交政策的安排，此間的細節與過程是值得後世深入了解的。

早在戰爭結束前，同盟國即開始構思如何於戰後給予德國最嚴厲的處分，並對其人民進行去納粹化，但布藍肯何恩不僅是納粹時期的外交部官員，尤有甚者，其亦曾為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NSDAP，又稱納粹黨) 黨員。大戰後由於外交部極缺專業的外交人員，因此前納粹時期較不具戰犯爭議性的官員在同盟國的

⁸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55.

⁹ Ibid, p. 65.

¹⁰ Ibid, p. 55.

¹¹ Ibid, pp. 88.

許可下，再度回到原領域，以全新的身分在世界舞台上代表西德。但其中仍有官員與布藍肯何恩相同，在納粹時期確實為納粹黨員，甚至亦有參與屠殺猶太人的共犯依然逍遙法外，而此議題直至今日依然在德國學界引起熱烈的討論。

由於德國自 1871 年統一後，首度因戰敗而遭全面性的佔領，戰爭於 1945 年 5 月結束後，納粹德國的政府組織徹底瓦解，而由同盟國接管全國的治理事務。在 1951 年艾德諾總理接掌成立新的聯邦德國政府之前，德國對內和對外的主權是完全被剝奪的，依據 1933 年蒙特維多國家之權利和義務公約 (The 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第一條對國家所做的定義，構成一主權國家必須具備四個基本要件：固定的人口、固定的領土、有一個為它的人民所服從之有效政府 (即一獨立於他國政府而行使權力之政府) 以及具有與其他國家交往之能力。¹² 由此可見，德國在前述期間並不具有主權國家的地位，同盟國在此期間也進行大規模的去納粹化和對犯下罪刑的納粹份子進行究責；針對德國在該時期所遭遇的各種變化和影響，筆者提出以下的主要問題來深入探討和釐清，並對此透過學者 David Singer 所提之「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¹³ 作一結論：

1. 在國際體系方面，同盟國自 1945 年全面佔領德國開始，直至 1949 年西德建國，並於 1951 年在同盟國的認可下建立中央政府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與西德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前，有何安排和限制？西德在艾德諾執政時期的西向政策對本身及同盟國，乃至於世界的局勢產生何等影響？

2. 在國家層次上，首任總理艾德諾面對同盟國對德國在戰後所提出的制裁措施和賠償要求有何作為？對於因缺乏專業外交人員而延攬可能涉及戰爭罪的前納粹時期外交官員一事，同盟國在此扮演著何等的角色？

¹²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cfr.org/sovereignty/montevideo-convention-rights-duties-states/p15897>

¹³ 1959 年學者 Kenneth Waltz 針對戰爭之起源，提出了「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之概念；隨後另一學者 David Singer 於 1960 年以此為基礎，提出分析層次之研究模型，藉以分析影響外交政策之三個面向，此即為國際體系、國家以及決策者。參閱：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October 1961): 77-92.

在嘗試讓西德重獲國家主權和推行德國政策的過程中面臨了何種的困難？

3. 就國內決策者的層次而論，艾德諾賦予布藍肯何恩高度的信任，並委任其專責外交部的重建作業；此舉是否為同盟國與西德之間的特殊安排？是否意味著同盟國對於西德外交部遴選專業外交人員的作業上有所妥協？而同盟國自大戰末期即已開始著手的「去納粹化」，對於新外交部內可能牽涉到戰爭罪的外交人員重回崗位是否產生理念和利益上的衝突，其影響又為何？

筆者希望透過此研究成果，一方面能夠補充中文的德國外交史學術研究內容，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本研究所作的歸納與分析，來一窺西德重建外交公務體系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時空環境條件，使對此議題有興趣者能進一步了解前因後果。

第二節 文獻回顧

與本研究議題有關之學術著作及文獻資料，大致上以德文專書和網路文章為主，並以英文及中文資料為輔。基於本論文之研究議題具有明顯的主角、事件和時期，雖存在著大量的資訊，但經篩選後仍僅得有限的資料；不過，在此卻有極深入的分析與確實性，各項資料均擁有相當的可信度。此外，由於中文學術文獻甚少，故在此僅簡述如下：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包含西德政府成立時期百廢待舉的外交處境，直到 1950 年代末期的「一個德國原則」為止，因此朱明權所著之「聯邦德國早期的“一個德國”政策」提供筆者一個艾德諾推行其「德國政策」過程的參考資料來源，增加研究內容的豐富性和正確性。¹⁴

由孟昭昶所撰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歐洲政策之演進與發展 (一九四九~一九七九)」¹⁵，係與西德在 1949 年成立後，至 1979 年間國內外政治

¹⁴ 朱明權，〈聯邦德國早期的“一個德國”政策〉，《德國研究》，1 期 16 卷，(2001 年)，頁 12-16。

¹⁵ 孟昭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歐洲政策之演進與發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淡江大學歐洲研

環境以及其歐洲政策的轉折相關的著作，其對艾德諾時期的「實力政策」(Politik der Stärke)¹⁶到布朗德總理 (Willi Brandt) 時期的「歐洲和平政策」(Europäische Friedenspolitik)¹⁷有深入的研究。文中除提及艾德諾時期之西德外交政策，亦有對其政治思想背景及歐洲政策的精神基礎有所描述。

吳雪鳳由地緣政治的角度切入歐洲，尤其是位在歐洲中心位置的德國，深入研究歐洲自 17 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復次對德國 1871 年統一後至 2000 年的地緣政治加以分析，雖然在西德的外交政策上著墨較少，不過該研究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明西德及統一後的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演化，為本論文提供了與地緣政治相關的資料。¹⁸

張亞中在其學術著作「艾德諾東進與德國政策之研究（一九五五～一九六三）」¹⁹中，將其政策分為四個階段，深入地研究艾德諾於聯邦德國成立後對蘇聯的外交關係，並詳述其所策劃之「東進政策」(Ostpolitik)，亦稱為「德國政策」(Deutschlandsolitik)²⁰，描述西德對東德的政策方針，以及處於民主西方和共產東方陣營之間的西德艾德諾政府對兩造所持的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法國之雙邊關係在劉錦台之著作「二次大戰後之德法外交關係」有詳細的表述，該文亦說明艾德諾時期對法國的外交

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¹⁶ 「實力政策」係艾德諾在西歐及美國反對下所進行的與共產集團加強往來的政策，藉由與蘇聯關係的改善，來提升西德的國際地位。此舉使西德在歐陸東西陣營對峙的氛圍中被賦予了更重要的角色。參閱艾德諾基金會網站 <http://www.konrad-adenauer.de/wiedervereinigung.html>

¹⁷ 布朗德總理在其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之演講稿中，說明其「歐洲和平政策」的意義在於完全排除戰爭為政治手段，並在安全政策方面極力減少緊張關係以及西德將積極參與歐洲的統合事務。參閱 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 (布朗德總理基金會) <http://www.bwbs.de/content/frontend/userimages/Brandt/Nobelpreisrede.pdf>

¹⁸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7 月)。

¹⁹ 張亞中，〈艾德諾東進與德國政策之研究（一九五五～一九六三）〉(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²⁰ 「東進政策」，又稱「德國政策」，係艾德諾在西德於 1955 年成為北約組織(NATO)之後，積極與蘇聯展開正常外交關係，同時嘗試與敵對的東德政權建立互動的管道，為此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東進政策的推行在布朗德(Willi Brandt)總理時期達到高峰，並一直延續到兩德統一為止。參閱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艾德諾基金會), <http://www.kas.de/wf/de/71.9168/>

政策，包含法國就聯邦德國政府成立後，對其所抱持的疑慮和因應及反制作為。²¹

羅美舜以德國分裂四十年期間為背景，對西德首任總理艾德諾開始推行的「東進政策」有詳細的描述，並對該政策歷經數任總理的過程和改變，以及艾德諾與施密特總理 (Helmut Schmidt) 任內的安全政策作一比較。該文重點聚焦於西德的「東進政策」以及歷任總理針對此政策之施政作為，在考量國際環境條件下，所遭遇的困境有詳盡的解說。²²

Arnulf Baring 在其著作 *Außenpolitik in Adenauers Kanzlerdemokratie: Bonns Beitrag zu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針對艾德諾推行西向政策 (Westintegration) 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成效，以及西歐安全體系在西德加入之後所產生的影響，做了詳細的描述和分析，此著作亦為本論文的參考文獻之一。²³

與本論文有關的議題之一，係納粹時期外交部所參與的猶太人屠殺事件，蓋西德政府成立外交體系時，因專業人員不足而須延攬前朝外交官員，而此等人士又因曾涉及違反人道及戰爭的罪行，使得此一醜聞造成西德國內的政治風暴。為了能夠明確交代納粹時期的外交部所涉及的各项違法行為，德國外交部委任一批獨立的學者對此進行調查和研究，並於 2010 年發表一份正式調查報告；此份正式報告稱為「*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外交部及其過去歷史-第三帝國及聯邦德國時期之德國外交官)，係由 Eckart Conze 等四名學者研擬，並加以出版成書，此書對本論文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資料，可深入了解德國外交部由納粹時期到西德艾德諾政府時期的外交人員背景，以及艾德諾時期的用人哲學。學者透過本著作，對西德外交部做出了批判，且認為外交部自 1951 年成立時期即充滿了爭議性，也指出外交部

²¹ 劉錦台，〈二次大戰後之德法外交關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年)。

²² 羅美舜，〈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二年西德安全政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²³ Arnulf Baring, *Außenpolitik in Adenauers Kanzlerdemokratie: Bonns Beitrag zu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München: Oldenburg, 1969).

持續對已去世、具有爭議性政治背景的官員舉辦追思會的傳統，是極不恰當的。²⁴

由 Hans-Jürgen Döscher 之著作可得知，德國在納粹時期的外交人員對其領袖和國家大多抱持高度的忠誠，甚至到大戰末期依然深信希特勒的必勝之說，因此希特勒的許多政策亦得以貫徹執行。作者在文中探討了外交部從納粹思想轉型為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曾發生的問題和遭遇的困境，且舉數個案例說明某些支持和反對納粹政權的外交官於戰爭結束前後的作為和下場，也大致交代了西德外交部如何面對其黑暗的歷史。²⁵

基於本研究亦將探討艾德諾的西向政策，Fischer 所著作之碩士論文 *Die Beurteilung der Westbi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分析了戰後同盟國佔領德國後所持的利益觀點，並由此延伸至西德的西向政策及其後續發展，為本研究提供部份的參考資訊。²⁶

本研究將論及艾德諾總理重建外交體系之過程以及外交部設立之初期仍沿用納粹時期之外交官員。此具爭議性的安排，可由 John Weitz 所著之 *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 一窺納粹政權之末代外交部長於戰爭結束後有何遭遇，並可延伸了解同盟國面對此爭議話題所持之態度和作為。²⁷

在 Gero von Gersdorff 的著作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中，作者由同盟國四強（美、英、法、蘇）的立場，分為包含國內和外交處境等面向，來分析其對德及對歐政策，並亦從德國的觀點來回顧四強對其的政策。若欲深入了解同盟國對德國的佔領政策以及同盟國之間有關如何運

²⁴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²⁵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²⁶ Thomas S. Fischer, „Die Beurteilung der Westbi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Magisterarbeit,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1995).

²⁷ John Weitz. *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92).

用德國及歐陸現有工業資源和地緣戰略上的糾葛，本著作將可提供讀者相當完整的資訊。²⁸

Daniel Jonah Goldhagen 對於納粹政權屠殺猶太人 (Holocaust) 的事件有精闢的分析，讀者可透過其著作了解反猶太運動在二十世紀的德國之發展過程、納粹政權的民族淨化政策和作為、參與的各個單位和主要人士等。由於納粹政權之外交部在大戰末期參與了屠殺猶太人之罪刑，且其中仍有外交部官員在戰後不僅規避刑責，甚且獲得聯邦德國外交部之任用，造成了極高的爭議性，因此本著作所包含的統計數據將有助於佐證納粹時期外交官參與猶太人大屠殺的過程，使本論文在研究艾德諾任用納粹外交官員的妥適性更有所依據。²⁹

西德在重新武裝的過程中，對英、法等國產生巨大的衝擊；艾德諾為緩和西歐國際政治上的批判浪潮，在公眾關係方面多有費心之處，此可由 Hortenbach 之碩士研究論文中可一窺究竟。³⁰

就西德首任總理艾德諾所處的艱困環境條件方面，Mario Kandil 在其著作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中，除了詳細地陳述當時的政局，並探討艾德諾在統一德國的目標以及德國歐洲化的過程上究竟持有何種的態度，為本論文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³¹

Benjamin Magofsky 在其碩士論文中，分析了柏林圍牆與德國問題對於西德電影製造業造成的影響，雖與本論文之研究議題無直接關聯，但可藉此了解分裂的德國對於媒體及人民造成的心理影響，其中亦包含西德自艾德諾時期至柯爾時代，兩德之間關係的變遷。³²

²⁸ Gero von Gersdorff,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3).

²⁹ 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Ganz gewöhnliche Deutsche und Holocaust* (Berlin: Goldmann Verlag, 1996)

³⁰ Kristina Hortenbach, „Konrad Adenauers Interview-Politik zur Durchsetzung der deutschen Wiederbewaffnung 1949-1955“, Magisterarbeit,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1996.

³¹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Stegen am Ammersee: Bruffel & Vowinckel-Verlag, 2009).

³² Benjamin Magofsky, „Berliner Mauer und Deutsche Frage im bundesrepublikanischen Spielfilm

針對蘇聯的德國政策方面，Thierry 在其碩士論文中提到蘇聯在戰後的德國政策，當中有詳盡的解說，並將其與戈巴契夫 (Gorbachev) 自 1985 年起推行的內部改革運動，包含蘇聯對西德的外交政策等作一連結並加以分析，使筆者在研究蘇聯對德政策時得以參考相關資料。³³

綜合以上各研究和著作可見，與本論文研究之議題相關的文獻資料甚多，範圍亦廣，包含外交檔案、回憶錄、統計資料等。不過，在現有可得的資料中，並無單一文獻來源足以提供筆者需要的完整資訊，故需由所有可得的文獻中加以擷取與彙整。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歷史個案為研究主題，研究核心在於探討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同盟國對於德國的各項處置，經歷 1949 年西德的建國以及 1951 年西德重建其外交公務體系和中央政府成立初期之國內外情勢及後續的影響，直到 1955 年西德以正式會員身分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NATO) 為止，在此期間西德與同盟國之間，以及同盟國之間彼此關係之變遷等。論及外交部之重建，為使研究內容更為完整，筆者將先對當時的新外交部體系作一簡介，包含其部長及主要官員在同盟國的「去納粹化」過程中有何經歷，同盟國在追究戰爭罪行時之作為，以及其對艾德諾重建外交部時所做的干涉和安排。此外，艾德諾上任初期的外交政策以及其外交部在重建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歷史包袱和同盟國對其之掣肘等，均將在本論文中進行通盤分析。在方法上首先以歷史分析法針對研究標的，依時間排序對該時期的環境背景作分析描述，並以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是故，本論文將系統化、完

1982-2007" (Magisterarbeit,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2008).

³³ Andreas Thierry,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owjetunion von 1985 bis zum Sommer 1989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rsten Jahreshälfte 1989" (Magisterarbeit, Universität Wien, 2001).

整地彙集相關史料，包括回憶錄及外交檔案等的各式中文及外文專書、學術文章、網路資料等，並就所得之資料加以整理和分析、歸納。

職是之故，本論文亦將由艾德諾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體系切入議題，敘述戰爭結束當時，納粹時期滯留在各國以及國內之主要外交人員有何種後續安排，如何避免遭到盟軍的究責和審判，某些官員獲延攬進入西德外交部之後，又對艾德諾及國際政局造成何等影響；並深入分析重建過程中的用人哲學，及決策體系如何切割過去與納粹政權有關的歷史背景，以及艾德諾政府之外交政策對歐洲大陸各國之間的多邊關係造成的影響，當中亦將由地緣政治的觀點來分析。於此，筆者將透過學者 Singer 所提之「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 模型，從國際體系、國家以及決策者本身之面向，加以深入剖析。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如本論文題目所示，研究的主題為西德於 1949 年成立後，其中央政府於 1951 年獲同盟國的允認而重建時，首任總理艾德諾一方面嘗試維持一個德國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則著手重建外交體系之過程，包含外交事務單位成立初期所延攬的官員，其因涉及猶太人大屠殺，卻在戰後未受到法律制裁而產生爭議性。在此，研究範圍將分為時間和空間兩個層次：在時間上，筆者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時的 1945 年為起點，針對美、英、法三國在佔領德國期間，有關重建德國的事務上所做之安排進行概述，尤其是基於地緣戰略及經濟重建的考量，積極扶植一個民主的德國，使其不致再度成為同盟國的威脅，也藉此將德國做為東西兩大陣營在歐陸上的緩衝區，以防止蘇聯赤化西方國家；以及蘇聯佔領區內的德東地區在蘇聯控制下所經歷的變遷；諸此戰略安排均對艾德諾的外交重建計劃有深切的影響。此外，就原服務於納粹政權的外交人員自 1945 年大戰終結後的去向、

德國介於 1945 年至 1949 年、1949 年西德建國至 1951 年建立中央政府而獲得完整的國家主權，以及其後至 1955 年西德以正式會員和與其他國家擁有平等地位之身份參與 NATO 為止，此時期的政治環境以及艾德諾如何克服人員短缺和現存外交官的適任問題等作一陳述和分析。在空間的層次方面，則是聚焦於同盟國佔領之德國，以及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地緣特性對於西歐和東歐所產生的戰略影響。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主題聚焦於西德成立後，首任總理艾德諾重建其外交體系之過程，包含 1945 年大戰結束至 1949 年西德建國，此一時期國內及國際環境之變遷；於此，筆者大致上面對了四項難處：其一，國內有關此議題的研究資訊不甚充足，一般多以艾德諾就任後之國內外政策、其後歷任總理之外交政策研究以及西德做為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具有的地位及影響力為大宗；抑或聚焦於大戰結束前和結束後，歐陸各國在外交、政治、軍事、社會及經濟等各方面的發展。其二，在資料搜尋方面須大量仰賴德文文獻，雖然筆者本身具有德文能力，但因德文文獻數量極多，涵蓋議題的範圍亦廣，故須投注更多時間閱覽和篩選。其三，由於許多官方的歷史文獻仍未電子化，且存放於德國的國家檔案庫或主要的圖書館，筆者無法親臨現場調閱，抑或須支付高額費用以便透過網路閱覽，故文中某些註解不得不引述學者著作內容，其文獻來源可確認為第一手資料，並且仰賴網路的各種資訊。最後，第三帝國的黑暗歷史對於德國人而言，至今仍是一熱門話題，與此等議題相關著作不勝枚舉；唯獨介於 1945 年至 1949 年之間因同盟國的佔領，德國在當時完全喪失國家主權，且無有效統治的中央政府，而係由同盟國接管治理，德國學術界對此段德國歷史缺口之文獻資料多屬歷史性的陳述，筆者因此須仰賴有關艾德諾時期以及二次大戰結束前的各類回憶錄內容，來嘗試拼湊出完整的歷史過程，且此等文獻資料之切入點未必與本論文之研究主題有所交集；再則網路上所能參考的資訊亦

相當有限，例如書本或論文因著作權和版權而僅有極少部分內文可供閱覽、下載，抑或須逕行購買，徒增蒐集文獻資料的困難度。筆者雖已透過德國的亞馬遜購物網站 (Amazon.de) 採購十餘本相關議題之專書，但此與親臨德語區的文獻存放地、書局、或圖書館尋找文獻之效果有相當的差異性，故筆者須在此等限制下，嘗試由現有的各式文獻中，彙整出對本研究有用的資訊。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是西德總理艾德諾重建外交體系的概述；第一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節為針對與本研究之議題相關的文獻做一回顧，第三節將說明研究方法，第四節則是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本章之第五節則說明本論文之章節安排。

第二章主要陳述西德於 1949 年成立時的時空環境，以德國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 1949 年分裂成為西德與東德兩個國家，乃至 1951 年西德成立中央政府為止，西德在國內和國際間的政局變遷。第一節由德國的角度來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局勢，重點為同盟國對德國在戰後的處置，包含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安排，以及同盟國佔領德國時所進行的主要管制措施以及施行去納粹化之過程；第二節敘述 1945 年至 1949 年德國政治概況，藉此說明西德政黨政治的萌芽時期、國內各邦成立以及西德制訂「基本法」之過程，加上同盟國對西德國內事務的主要干涉範圍；第三節說明 1949 年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德之歷程以及同盟國在兩德事務上的干涉，此節聚焦於 1951 年西德成立不含外交事務功能的中央政府的過程。

第三章之主題在於艾德諾成立聯邦政府後，為了使德國恢復主權並與他國建立外交關係所進行的各項措施，在此將於第一節描述前納粹時期之外交人員，說明其身分為何具有爭議性；第二節說明艾德諾重建外交體系

時，同盟國在人事政策上所做的介入和艾德諾因人事政策所遭受的困境；第三節描述 1950 年代西德在同盟國地緣戰略上之地位，為同盟國對德國事務上的介入提供更完整的背景，並聚焦於艾德諾政府面對德國分裂為東、西德時所面臨的困難與衝擊，以及西德致力於恢復主權所展現之各種努力。

第四章重點在於探討艾德諾重建外交體系之得失，其中第一節的主題為西德與國際社會之往來，尤其是艾德諾重建外交體系時所推行之外交政策；第二節將探討艾德諾政府之德國政策的成敗，由於此政策關係到兩個德國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與否，自亦影響到西德的外交事務以及西德與同盟國之間關係的維持；第三節主要說明艾德諾建立的外交體系在運作時對主要強權有著何等的影響。

本論文之第五章為結論，一方面總結研究結果，即透過分析層次的方式，對艾德諾接掌重建西德政府及外交體系時，其個人的特質、行事手法、政府官員任免的決策，乃至於艾德諾的德國政策和外交政策對於西德與東德分道揚鑣後，在西德鞏固民主政治體制的同時，逐漸地由戰敗國蛻變為西方民主國家陣營中的強權等事實作一總結。此外，亦將納粹時期及艾德諾時期之外交部作一簡單的比較，並評論艾德諾的歷史地位。

最後筆者將在附錄中分享證明納粹時期的外交部參與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真實文件之影本，該等文件由前東德外交部編織成冊，具有相當珍貴的歷史意義。

第二章 1945 年至 1955 年間德國之變遷

1949 年 5 月 8 日，在美國、英國及法國佔領區內的德國，由其「立法會議」³⁴(Parlamentarischer Rat) 通過了具臨時性質的「基本法」(Grundgesetz)，據此規範西德的政體及各級政府之權力關係，係考量未來德國仍有統一的可能性，藉由臨時法的特殊地位代替憲法，而得以正式成為一獨立國家。³⁵自此，西德再度步上由西方強權主導的國際政治舞台，並於 1951 年建立了中央政府，包含新的外交體系；不過，其人事安排卻自始即處於同盟國、聯邦政府、政黨、甚至於教會組織等各方錯綜複雜的角力中。首任總理艾德諾之長遠目標乃期望西德能以一獨立、自主的國家與世界各國進行平等的外交互動；但新政府成立後，依然須容忍其各項決策受到同盟國的牽制，且尚有來自國內外針對某些外交官員的納粹時期戰爭罪行的質疑和指控，使德意志民族被視為眾矢之的，其所承受的道德包袱沉重不堪，直至今日仍是一廣受討論的話題。³⁶

艾德諾總理組成了新的政府，並選擇向美、英等西方強權靠攏，對西德國內政治產生徹底的改造效應而奠定了民主的根基。艾德諾的成功並非一蹴而成，其間所含的一連串艱困歷程有如滿地荊棘，但也受到許多的褒揚；尤其面對西德成為事實後而隨之於 1949 年 10 月 7 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DR，簡稱「東德」)，其因有蘇聯作為參與國際政治的後盾，並力行蘇聯之社會主義制度，使得同一民族的「兩個德國」基於南轅北轍的意識形態而成為相互敵視的國家，更因蘇聯於 1948 年 6 月 24 日發起為期 11 個月之長的「柏林封鎖」(Berlin-Blockade)，使得戰爭幾乎一觸即發；而艾德諾政府之內政和外交政

³⁴ Parlamentarischer Rat 在許多中文文章均以「議委會」翻譯之；惟本文採用蕭國忠「德國民主化的經驗：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分析」所使用之「立法會議」一詞。參閱：蕭國忠，〈德國民主化的經驗：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分析〉，《問題與研究》，46 期 1 卷(2007 年)，頁 77。

³⁵ 「基本法」(Grundgesetz)係因應德國即將分裂的特殊政治環境，並保有日後德國統一的法理基礎而由「立法會議」所制定的臨時性根本大法。參閱：葉楊明，〈德國分裂時期西德憲政應變之道〉，2005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民國 94 年 10 月 1 日。

³⁶ Karl Dietrich Erdmann,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78-92.

策不僅因人事安排的爭議，加上「一統德國」是否可行－此即首度由艾德諾所提之「東進政策」(Ostpolitik)，抑或使德意志民族成為永久分裂的兩個德國之抉擇，以及德意志民族之間的裂痕等，對艾德諾的仕途均為重大的考驗。³⁷本章將於以下各節對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 1945 年起，直至 1955 年西德加入 NATO 之期間，作一歷史環境變遷過程之鋪陳。

第一節 同盟國於戰後對德國之處置

德國於 1945 年 5 月 8 日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方面正式終結。盟軍在大戰期間為了徹底摧毀德軍頑強抵抗的能力，自 1944 年起即持續實施對德國全面性的空襲轟炸；透過對敵後方施行普遍性的摧毀行動，使德軍在前線及後勤上受到兩面夾擊，戰力大減，但亦致使全國各中型和大型城市在終戰前早已成為一片廢墟。戰爭結束的片刻普遍被稱為「潰墜」(Zusammenbruch) 或「零點」(Stunde Null)，不僅意味著納粹第三帝國的崩潰，也貼切地描述了各處斷垣殘壁的景象。社會上充滿了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傷患、孤兒，人民生活在廢墟下方的防空洞、地下鐵隧道及車站，或營區的房舍；瓦斯和電力的供應全部中斷，生活用水則嚴重缺乏，人民對未來感到絕望；³⁸而在蘇聯佔領下的德東地區，姦淫擄掠、燒殺搜刮則是司空見慣的慘景。³⁹英、法、蘇三個歐洲強權的大軍與美軍共同進駐德國境內，並開始在德國的後納粹時代進行各項佈局，企圖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此時德國各地逐漸回復平靜，重建工作日以繼夜地進行。

³⁷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kel, 2009), 65.

³⁸ Michael Gehler, *Deutschland: Von der Teilung zur Einigung 1945 bis heute* (Wien: Böhlau, 2010), 28.

³⁹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http://www.dhm.de/lemo/html/wk2/kriegsverlauf/kapitulation/index.html>

德國在二十世紀的前半階段即已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且均以戰敗收場。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般，德國必須再度面對戰勝國對其所提之各項要求，包含領土歸屬之安排及賠款等。在此可大致分為以下三大部份作一概述：

一、佔領初期之各項治理措施

同盟國於大戰結束前後針對歐洲戰場的部分舉辦過數次會議，其中主要關於德國戰後安排者為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茲坦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中擬定了對德國及其週邊國家的處置。除了回復所有遭納粹第三帝國佔領的國家及地區之主權外—此即於 1938 年 3 月及 10 月陸續遭佔領的奧地利和位於捷克境內的蘇德台地區⁴⁰；其中奧地利一如德國般，由四個同盟國分為四個佔領區進駐，直至 1955 年在同盟國認可並與奧地利政府簽訂「重建獨立與民主奧地利的條約」(Staatsvertrag betreffend die Wiederherstellung eines unabhängigen und demokratischen Österreich)⁴¹的前提下，始獲得永久中立國的地位，成為第一個脫離同盟國佔領的國家⁴²。就德國本身之領土範圍而言，則須首先回復至 1937 年之原狀 (圖 1)，接著以奧得河及奈瑟河劃定為德國與波蘭之國界，並由同盟國的四個強權加以佔領 (圖 2)，且完全剝奪德國之國家主權；首都柏林雖位處於蘇聯佔領區內，卻亦遭劃分為四個佔領區。此外，同盟國建立了軍政府以對德國實行統治，其以「5D」為優先原則—“Demilitarisierung”(軍隊解除武裝)、“Dezentralisierung der Verwaltung”(廢除中央統治)、“Demontage der Industrie”(去工業化)、“Entnazifizierung”(去納粹化，取自英文之“Denazification”)以及“Demokratisierung”(民主化)。⁴³

⁴⁰ 蘇德台地區原屬奧匈帝國之德語地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協約國禁止與德國合併，且將之劃歸捷克，致使捷克有多達三分之一的人口為德裔；蘇德台地區之德裔人口於二次大戰後全數遭捷克驅逐離境。摘錄自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Von Bismarck bis Hitler: ein Rückblick)，周全譯(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09年)，頁 235。

⁴¹ 此條約之中文翻譯參閱湯紹成教授之〈奧地利的中立地位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一個小國外交的實例〉，《東吳政治學報》，二十八卷一期，2010年，頁 89-137。

⁴² 鄒忠科，《中立國家之新角色—奧地利加入歐洲聯盟與歐洲統合》(台北：五南，1996年)，頁 185。

⁴³ Guillaume Le Quintrec and Peter Geiss, *Histoire/Geschichte: Europa und die Welt seit 1945* (Leipzig:

有鑑於德國的納粹政府及國防軍乃是侵略他國而直接引爆二次大戰的始作俑者，同盟國在大戰期間已擬定具體的反制作為，此即是將德國的軍國主義徹底消滅，並解除軍隊之武裝，以避免重蹈覆轍而再次引發戰爭。⁴⁴具體而言，軍隊解除武裝包含以下措施：德國陸、海、空軍之全體部隊、黨衛軍、衝鋒隊 (Sturmabteilung, SA)、保安局 (Sicherheitsdienst, SD)、蓋世太保、所有附屬上述單位之組織、其人員及機構、包含將領團、軍官團、後備部隊、軍事學校、退伍軍人組織及其餘所有軍事和準軍事組織、含所有附屬之、用於維持德國軍事傳統之俱樂部及團體等，均須徹底解散和消滅；除外，所有的武器、彈藥、用於戰爭之設備及用於製造上述物品之設施等，亦須加以摧毀或交由盟軍管控，且須予以制止使用所有用於維修和製造飛行器具、用於維修及製造彈藥和相關用品等的設備。⁴⁵

表 1：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概覽 (單位：百萬人)

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之死亡人數		
	軍人	平民	
		空襲	其他敵方行動
德國 1)	3.67	0.43	1.2236
德裔地區(不含奧地利)	0.432		1.02 2)
奧地利-匈牙利	0.23	0.104	
蘇聯	13.6		7.0
法國	0.34		0.47
英國	0.326	0.06	
義大利	0.33		
波蘭	0.32		4.2

Klett, 2006), 28.

⁴⁴ Birgit Schneider, "From Soldiers to Citizens: The Civil Reintegration of Demobilized Soldiers of the German Wehrmacht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fter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in 1945" (Ph.D. dis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10), 68.

⁴⁵ Ibid, 70.

南斯拉夫 3)	0.41		1.28
美國	0.259		
日本	1.2	0.6	
總人數	16.0	20-30	

- 1) 國家領土以 1937 年之國界為依據。
- 2) 含 1944 年至 1946 年間在驅逐德裔人民期間之死亡人數。
- 3) 此地區死亡人數因包含內部的大屠殺、政變、游擊戰等而出現非比例之數據。

資料來源：Erdmann, Karl Dietrich.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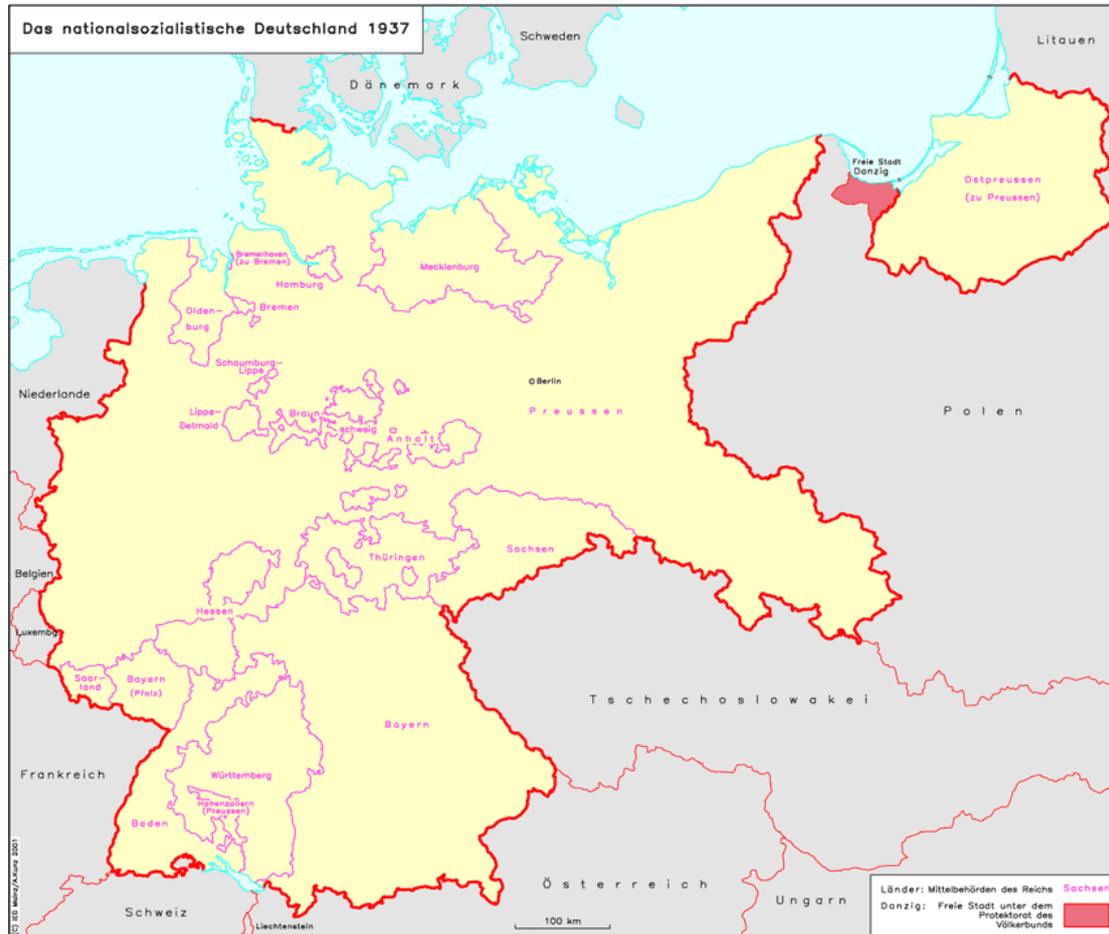
二、戰爭賠款及經濟措施

有關戰爭賠款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所簽之凡爾賽條約 (Vertrag von Versailles)，由於當時法國在賠款方面要求過於嚴苛，直接導致德國經濟崩潰，連帶影響到世界金融體系。殷鑑不遠，此次雖然同盟國對德國提出總額高達 200 億美元的賠款要求 (其中給與蘇聯的部份佔 50%)，但美、英兩國為避免蘇聯取得鉅額賠款後將迅速恢復工業能力，而對西歐地區加速進行赤化，故在與賠款有關的協商和處置方面，東西二大陣營出現嚴重的分歧；再加上美、英兩國認為將德國去工業化的後果可能反而導致同盟國必須承擔供養德國人民之責任，因此四強最後達成協議，在維持德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下，讓蘇聯取得德國在西方佔領區內所剩餘的工業設備值之 25% 充當戰爭賠款額，並從此中之 15% 轉換為民生物資和原料交還予西方的佔領區。⁴⁶德國既已遭分割為四個由不同國家管控的佔領區，為了維持正常的經濟活動，美國率先於 1946 年 7 月 20 日發表聲明，認為將各佔領區內的經濟活動視為一個經濟個體對於改善該地區的現況是有助益的，德方應推派代表與各佔領區之代表合作建立維持德國單一經

⁴⁶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i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 2009), 13-16.

濟區域所需之行政體系，並重申美國在此所提出之聲明並無分裂德國以及促進各佔領區內經濟合為一體之立場。⁴⁷

圖 1：德國於 1937 年之疆界 (包含圖右上方之東普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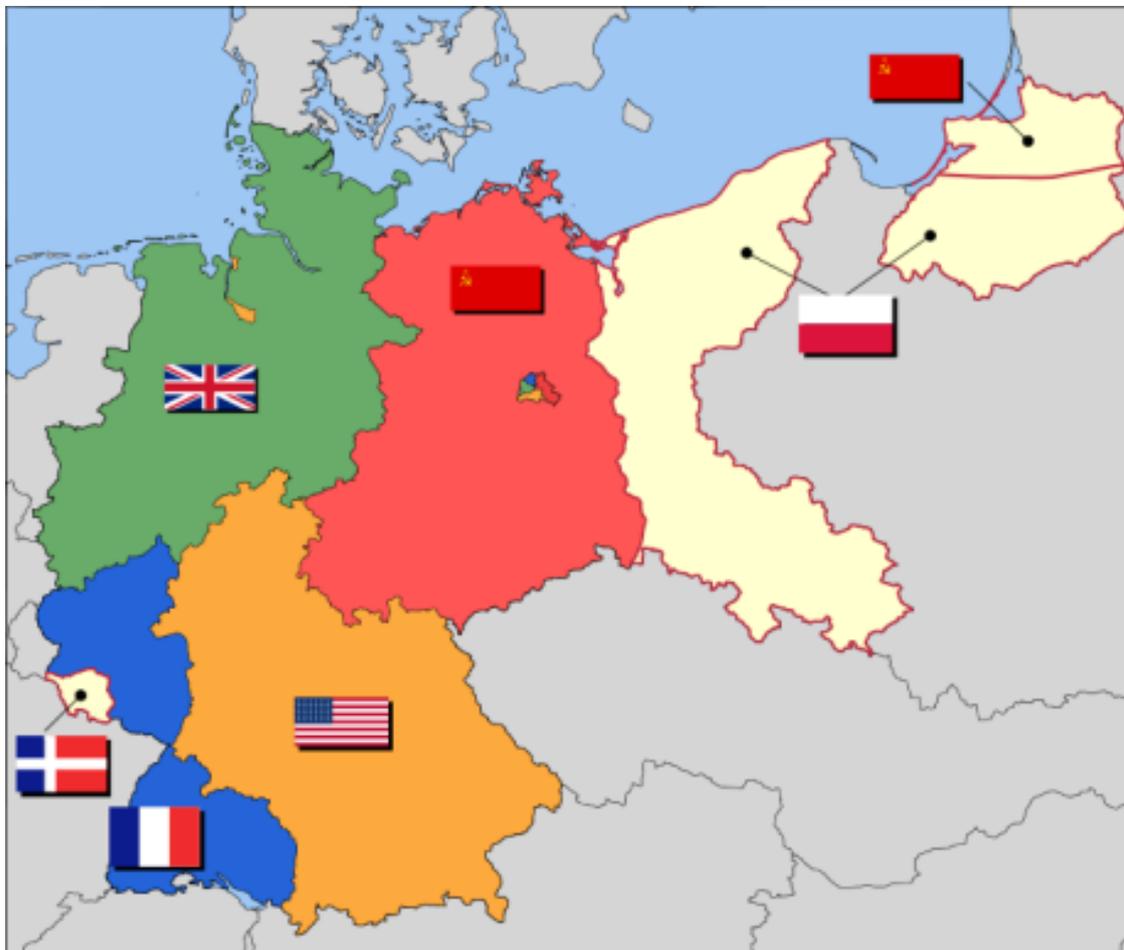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Universität Mainz (美茵茲大學)，
http://www.ieg-maps.uni-mainz.de/gif/d937_a4.htm

⁴⁷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5), 90-91.

圖 2：同盟國佔領區分配圖。

其中蘇聯佔領區以東之領土劃入波蘭境內，東普魯士 (圖右上方)則由波蘭及蘇聯加以瓜分。



資料來源：Wikipedia,

<http://www.ieg-maps.uni-mainz.de/mapsp/mapd937.htm>

隨著西方民主國家與東方共產世界的利益衝突愈趨白熱化，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提出一項「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lan)，又稱之為「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透過美國大量提供歐洲各國 (包含東歐國家) 重建的資金，使美國在歐洲的地位更能屹立不搖，另一主要目的則在於使接受美援資助的東歐國家擺脫蘇聯的控制，而對蘇聯向西歐赤化的意圖做出實質的抵抗，但前提是接受美援的國家必須承諾停止與蘇聯往來。此對德國而言具有兩個重要的意涵，其一是德國

將因此與西方強權有更緊密的合作，可加速民主化過程，其二係藉由美國的資金使其重建之路更為平坦。為了執行此計畫，美國和英國佔領區率先引入美國資金，並於 1947 年 10 月重新審核去工業化計劃後，決定降低去工業化的程度，使該區之重建結果相得益彰，造就日後西德經濟奇蹟。

表 2：美國及英國佔領區內之工業生產值 (以 1936 年為基準年=100)

	工業生產	鋼鐵產業	鋼鐵建構 產業	建築及光 電產業	車輛 生產	電器 工業
1946 年	34	20	42	35	15	33
1947 年 6 月	41	21	42	40	17	64
1947 年 12 月	44	26	50	40	18	68
1948 年 4 月	53	31	59	46	27	93
1948 年 9 月	70	47	84	60	52	130
1948 年 12 月	79	55	99	73	69	165

資料來源：W. Abelshauser, *Wirtschaft in Westdeutschland 1943-1948* (Stuttgart: DVA, 1975), 43.

為了對引發戰爭的德軍將領及政治人物追究責任，同盟國於 1945 年至 1949 年間，針對逾百名主要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納粹戰犯舉行了「紐倫堡大審判」(Nürnberger Prozesse)；⁴⁸同時全面對德國人民進行去納粹化及民主化之「改造教育」(Umerziehung) 措施，一方面根除納粹主義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欲藉此讓支持納粹者有機會「回頭是岸」，因此列入紐倫堡審判的被告人數僅百餘人。在西部的三個佔領區內，盟軍採用的方式乃是清算社會各階層之主要人士，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受到時任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⁴⁹指示，禁止與佔領

⁴⁸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Nuremberg_trials.html, last accessed on February 10, 2012.

⁴⁹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Morgenthau,_Jr.c, last accessed on February 10, 2012.

地區的人民與政治團體有任何往來，因摩根索認為德國及其人民應被視為一個整體並對戰爭負責；不過，隨著民主政治逐漸萌芽，德國人民亦逐漸轉為支持民主體制，美國對德國如此嚴厲的態度遂有所改變。⁵⁰反觀在東部佔領區內則由蘇聯對該地區進行廣泛的社會改造運動，且蘇聯佔領軍與當地的德國共黨份子有著密切的合作。

三、去納粹化措施

就去納粹化的過程方面，可歸納出三個階段：

- (一)、在四個佔領區內以大量的逮捕納粹份子做為啟端，直至 1947 年 1 月初為止，四個佔領區共計逮捕了約 25 萬人，但到同時期為止僅約 9 萬 4 千人無罪獲釋。此係由於美軍佔領區司令部擬定的 99 種認定有罪之條件廣泛地應用在四個佔領區，使許多前納粹支持者的背景和過去的作為因此符合此 99 種的有罪條件。⁵¹
- (二)、1946 年 3 月 5 日，美軍佔領區司令部頒布「自國家社會主義及軍國主義解放法案」(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以便對其餘尚未納入紐倫堡審判的納粹支持者提出告訴，此法案亦象徵著去納粹化第二階段之開端。該法案於同年 10 月起適用於其他佔領區，且在同盟國承諾日後將允許德國建立民主機制的條件交換下，黑森 (Hessen)、巴伐利亞 (Bayern) 及符騰堡-巴登 (Württemberg-Baden) 三個邦之邦總理答應與同盟國合作緝捕有關人員。此波遭逮捕者之刑罰在各佔領區中並無一致性，與第一波審判的勞改、公務員解除其公務身分、沒收個人財產等判決相較之下，第二波審判結果較為和緩，因個案而異有十年左右之徒刑、禁止受雇於企業行號 (即除勞改外，尚可耕作田地)、褫奪公權以及對戰爭受害者提出賠款等。⁵²

⁵⁰ Karl Dietrich Erdmann,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112-113.

⁵¹ *Ibid.*, 114.

⁵² *Ibid.*, 115-116.

(三)、最後一波的去納粹化則延續到西德政府於 1949 年成立初期；自此，美軍佔領區司令部將後續去納粹化之責任移交予西德政府，並敦促其應儘速完成此階段，對於罪刑輕微者以及盲目追隨納粹主義者，應予以平反，使其儘早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隨著持續數年的去納粹化行動陸續出現弊端和濫權，在西德政府成立時擔任反對黨社民黨黨魁的舒馬赫 (Kurt Schumacher)⁵³及當時首任西德總理艾德諾均發表其強烈反對延續去納粹化行動的立場下，在西部佔領區的去納粹化於是告一段落。⁵⁴另一方面，在蘇聯佔領區則是進行了一系列與西方佔領區截然不同的、另類的去納粹化措施；儘管蘇聯佔領區亦曾同意前述美軍所頒布之「自國家社會主義及軍國主義解放法案」，但在此間所施行者為徹底的「消滅法西斯主義之餘孽」。蘇聯認為唯有雷厲風行地實施無產階級化，始能達到完全消滅法西斯主義的目標。在此佔領區的前納粹時期公務體系人員、地主、貴族、司法人員、教師等為數達 50 萬人均受到蘇聯各項共產措施的影響；不過，1946 年 10 月蘇聯佔領區司令部卻依其新頒布的法令，恢復該等人士之選舉及被選舉權，而為了讓此波獲得基本權利者能夠參與政治，於 1948 年成立的「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 遂被賦予接收這批群眾成為黨員的任務。⁵⁵

第二節 1945 年至 1949 年德國政治之發展

同盟國佔領德國初期，在國內政治方面有以下安排：

一、中央政府之處置

⁵³ Wikipedia, http://de.wikipedia.org/wiki/Kurt_Schumacher, last accessed on Feb. 10, 2012.

⁵⁴ Karl Dietrich Erdmann,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120-121.

⁵⁵ *Ibid.*, 117-118.

由於希特勒提倡為德國拓展「生存空間」⁵⁶，因而藉此對周邊國家大肆侵略，同時在東歐地區實行移民政策，導致大戰結束時仍有無數的德國人 – 包含軍隊和平民 – 遍佈東歐，全數在大戰後面臨遭驅離並遣送回德國的命運，估計約有 1200 萬德國軍人及平民從東普魯士 (Ostpreußen) 及東歐地區遭驅逐到奧得河-奈瑟河 (Oder-Neiße) 以西，⁵⁷其中單由捷克的蘇台德 (Sudetenland) 地區遭驅逐回德國的德裔人口即達約 300 萬人。⁵⁸

德意志第三帝國之國防軍 (Wehrmacht) 代表在簽署投降書之前，其繼任元首，即海軍上將杜尼茲 (Karl Dönitz)，曾在與盟軍協議投降的細節時考慮到這批由東歐地區遣返的德國人，盼藉由刻意拖延投降協議的過程讓他們及時抵達西方佔領區，以避免淪落在蘇聯紅軍的控制下。惟美軍佔領區的司令部堅持杜尼茲政府必須立刻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導致許多人滯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徒使西方佔領區更加缺乏重建所需之人力。⁵⁹

二次大戰在德國造成摧毀的程度史無前例，連帶使經濟活動趨於靜止，蓋都會區均已成為廢墟，食物及各項民生物資、藥物等嚴重短缺，黑市猖獗，為防止社會出現混亂，同盟國乃借助德國的官僚體系及專家以維持秩序，而此亦符合大部份企業界的期待。⁶⁰

在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計畫中，德國內政仍應由德國人自理，尤其在杜尼茲政府中依然有許多高階將領支撐這個命運未卜的繼任政府，邱吉爾因此認為德國人民仍將繼續對其效忠，如此應可使社會更快進入安定的狀態。但蘇聯提出強硬的反對意見，即便長久與英國共患難的美國亦不認同此舉，因此甫於 5 月 8 日成立的杜尼茲臨時政府之全體官員旋即於 5 月 23 日遭逮捕入獄，結束了曇花一現的第三帝國繼承政府。同盟國駐德

⁵⁶ 主流學說認為，生存空間作為一政治詞語，指一種被納粹和其他民族主義者如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的理論，認為一個民族應盡可能拓展自己的生存領域。摘錄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5%AD%98%E7%A9%BA%E9%97%B4>

⁵⁷ 劉立群，〈論德國當代政治文化若干特點〉，收錄《德國在擴大的歐盟中》，朱紹中主編(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38。

⁵⁸ Rudolf Hilf, *Deutsche und Tschechen* (Augsburg: Leske und Budrich, 1986), 95-126.

⁵⁹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三》(*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董樂山等譯, (台北縣新店市: 左岸文化, 2010年), 頁308-309。

⁶⁰ Norbert Frei, *Hitlers Eliten nach 1945*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10), 272.

國之最高軍事指揮官於 1945 年 6 月 5 日齊聚柏林，共同簽署了以「有關德國戰敗及接管高層政府體系之聲明」為主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包含了三份盟軍控管德國、各佔領區以及與其他聯合國會員維持關係之規範事項補充說明；自此刻開始，同盟國正式全面接管德國，德意志第三帝國之歷史可謂告一終結。⁶¹。如前所述，杜尼茲政府於 1945 年 5 月 23 日全數遭盟軍逮捕後，德國遂進入無中央政府管理的階段，全國有關統籌運輸和物資分配的行政事務完全停頓，使同盟國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面臨管理上的困境而不得不在最短時間內設法解決，蓋其至今為止的對德政策係由軍事戰略為出發點，並無考量到社會制度的運作及政府的行政體系。⁶²因此同盟國於當年 6 月 5 日發表聲明，其將成立由四個戰勝國駐德最高軍事指揮官所組成之「盟軍管制委員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簡稱 CC)，正式接管德國中央政府一切事務，並已在聲明中表示盟軍佔領首都柏林一事將另有安排 – 此即為將柏林分割成四個分屬美、英、法、蘇佔領的區域。⁶³CC 雖為當時德國地區之最高管轄機關，卻僅專責於制訂法規、規範、公告等事務，執行方面則交由各佔領區之司令部發落。早在 1945 年 7 月，東部佔領區即在蘇聯的運作下，陸續成立薩克森 (Sachsen)、薩克森-安哈爾特 (Sachsen-Anhalt)、圖林根 (Thüringen)、勃蘭登堡 (Brandenburg) 以及梅克倫堡-前波美恩 (Mecklenburg-Vorpommern)⁶⁴等五個邦。在西部佔領區方面，首先由美國在 1945 年 9 月建立了巴伐利亞、埃森 (Hessen) 及符騰堡-巴登三個邦，第四個邦為 1947 年 1 月成立的布萊梅 (Bremen)。英國則是在 1946 年中期協助成立了北威 (Nordrhein-Westfalen，中文又稱北萊茵-威斯特法倫)、下薩克森 (Niedersachsen)、什列斯威-霍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及漢堡 (Hamburg) 等邦；同時間在法國佔領區內成立

⁶¹ Karl Dietrich Erdmann,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36-37.

⁶² Birgit Schneider, "From Soldiers to Citizens: The Civil Reintegration of Demobilized Soldiers of the German Wehrmacht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fter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in 1945." (Ph.D. dis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10), 72.

⁶³ Detlev Karsten, R. Taylor Cole, Donald P. Kommers, and Carl-Christoph Schweitzer, eds.,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1944-1994. Basic Documents*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5), 8-9.

⁶⁴ 德國各邦之中譯版詳閱德國經濟辦事處：<http://www.taiwan.ahk.de/cn/country-info/basics/>

的三個邦則為巴登 (Baden)、符騰堡-霍亨索倫 (Württemberg-Hohenzollern) 及萊茵-普法爾茨 (Rheinland-Pfalz)，薩爾 (Saarland) 地區由於盛產煤礦，對於法國工業有著重要的利益，故薩爾地區未獲法國同意成立邦，而係以特殊地位遭併入法國之關稅領域。⁶⁵

二、政黨政治

既已建立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架構，同盟國則須挑選適當的人選作為各邦的邦總理及市長，而不具納粹背景和不具負面政治背景者均可納入考量。為使德國建立民主制度，西方的同盟國於 1945 年夏天即解除黨禁，蘇聯亦於同年 6 月 10 日宣布允許德東佔領區成立「民主的」政黨。隔日，德國共產黨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KPD) 中央委員會以當時第一個本土政黨身分，在柏林市中心對一般民眾發起「為德國建立一個以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權為主的、議會式的民主共和國，並給予其人民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的呼籲行動。⁶⁶由此可見，德國在無條件投降後不久，國內的政治活動便逐漸回復運作，且各黨派均以西方民主模式為圭臬，即便是剛成立的德國共產黨亦然。

憑藉同盟國的協助和監督，德國除了仍缺少中央政府外，地方行政制度和政黨政治儼然成形；同盟國在波茲坦協定 (Potsdamer Abkommen) 中業已聲明：「聯軍佔領德國的目地不在消滅或奴役德國人民...，而是要在民主的基礎上改造德國的政治，且令德國在國際上能協力共同保護和平。」⁶⁷除了英國佔領區外，其餘三個佔領區內的邦介於 1946 年 9 月和 1947 年 5 月之間獲得各自的邦憲法，英國佔領區內各邦遲至西德成立後始獲得其邦憲法。縱然各邦已有邦憲法作為該政治實體存在之法源，但其特殊的背

⁶⁵ Michael Gehler, *Deutschland: Von der Teilung zur Einigung 1945 bis heute* (Wien: Böhlau, 2010), 34-35.

⁶⁶ *Ibid.*, 35.

⁶⁷ 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 Auf dem Weg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 294-298.

景使各邦仍未符合國際法對政治實體的定義，且一切的行政事務仍受到各佔領區司令部的監督。⁶⁸

隨著政黨政治日趨活躍，同盟國在治理佔領區的事務上也逐漸開放當地政黨的參與；例如社會民主黨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 – 以下簡稱社民黨) 及工會組織要求勞工階級在企業的管理體系中應獲得更多的決策權，且德國應建立為一社會主義國家；類似的立場也出現在另一大黨基民黨的理念中，該黨甚至於 1947 年 2 月發表「毫不節制的個人資本主義時代已經結束、煤礦及煉鋼產業均應予國營化和消滅財團」之聲明。惟當時美國憑藉其強勢的美元以及美國對英國施壓，使得上述各黨追求的理念在西方佔領區內缺少發展空間，縱然西方佔領區之各邦已將社會主義和多元決策的理念融入其憲法中，仍不敵美國在此間的強勢運作，蓋其認為有關經濟的規範乃是國家層次而非地方的事務。⁶⁹

由於美蘇兩大陣營在基本理念上的鴻溝日益擴大，雙方針鋒相對的氣氛持續高漲，使得德國的外交事務發展受到兩方的掣肘；究竟應使德國的外交政策向東方發展，抑或與西方強權密切合作，對當時的德國而言有如站在十字路口前一般。以基民黨為例，在黨內極力呼籲德國向西方靠攏的即是艾德諾，其受到西方盟軍的支持，而西方盟軍在 1949 年前對德國的未來究竟統一與否，仍尚無定論。德國分裂為二的結果，早在 1947 年 1 月即出現徵兆：在法國和蘇聯的抗議下，美英兩國將其轄下之佔領區加以合併而成為「雙佔領區」(Bizone)，並成立類似議會的組織，包含所謂的「經濟委員會」(Wirtschaftsrat)、「邦委員會」(Länderrat) 及負責執行的機關 (Executive)，最後更促使法國占領區加入雙佔領區，形成了日後西德的領土範圍。其中由基民黨及「德國自由黨」(Freiheitliche Partei Deutschlands, FDP，以下稱自由黨) 主導的經濟委員會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化，在西德成立後遂

⁶⁸ Karl Dietrich Erdmann,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217.

⁶⁹ Michael Gehler, *Deutschland: Von der Teilung zur Einigung 1945 bis heute* (Wien: Böhlau, 2010), 54-55.

轉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奠定日後德國經濟奇蹟之基礎。⁷⁰

原本同盟國在大戰結束前即已決定必須全面佔領德國、消滅法西斯主義，並予以分割使其對歐洲以英國為主的權力平衡體系不再具有威脅性；但在 1945 年 7 月舉辦的波茲坦會議上，分割德國的話題漸趨沉寂，原因在於美英認為分割德國將大幅提升蘇聯的地位。不過，分裂德國在往後仍成為既定的政策，此係因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驟逝，由杜魯門 (Harry Truman) 接任，英國則因邱吉爾在國會選舉中敗選而由艾德禮 (Clement Richard Attlee) 取代成為首相，二者為了鞏固勢力而一改前任之作風，加之東西方陣營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不同而產生的矛盾使雙方的衝突白熱化，因此到了 1947 年時，同盟國欲使德國維持分裂的狀態，有了比較具體的態度。⁷¹

經濟上的改革亦為分裂德國成為兩個國家的因素之一，蓋西方佔領區於 1948 年 6 月 20 日進行貨幣改革後，加上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所提供的資助陸續到位，使西德地區的國民經濟大大獲得改善。反觀東德地區則因西德的貨幣改革，使原先在西德使用的舊馬克 (Alte D-Mark) 大幅貶值並湧入東德地區，通貨膨脹與物價飆漲，造成了一場災難。東德當局嘗試嚇阻此危機的作為均告失敗，因而倉促宣布推行自己的貨幣改革，最後成為西德馬克與東德馬克對換比率為 1：4 的局面，對當時仍未正式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德國政局和人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影響。⁷²

三、德國未來之發展

1948 年 6 月，美英法三國在倫敦舉行會議，隨後於當年 7 月 1 日遞交「法蘭克福文件」(Frankfurter Dokumente) 予西方佔領區轄下之 11 個邦之邦總理，訓令其最遲應於同年 9 月 1 日前召開「制憲會議」

⁷⁰ Ibid., 55-56.

⁷¹ 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我與東西德統一》(Как это было)，王尊賢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年)，頁 16-19。

⁷² 同前註，頁 20-21。

(Verfassungsgebende Versammlung)，以制訂一部符合民主精神、聯邦制以及保護基本人權的憲法，此另將由盟軍佔領區之最高指揮官共同簽署批准，該制憲會議應於任務達成後予以解散。文件中亦敦促各邦總理對於其所屬的邦之界線詳細勘查以做一最終確認，最後應由各邦人民接受；各邦總理亦應進行必要措施，在其邦領域中建立地方性的議會制度。盟軍在此文件中亦承諾，在德國政府遵守盟軍佔領德國所持之基本原則下，將賦予新政府應有之立法權、行政權以及司法權，雖然同盟國對此仍握有保留權。⁷³基此，在美英法佔領區內的德西地區獲得成立新的德國憲法之契機，但各邦總理憂心德國將因此而分裂，在與同盟國數度交涉後，決定不召開制憲會議，而改為「立法會議」(Parlamentarischer Rat)，由其制定一部具有臨時性質的「基本法」(Grundgesetz，簡稱 GG)，以對未來德國的統一做出保留；同盟國另同意基本法交由各邦議會複決而非以公民投票方式的直接民主來通過，且設計一「建設性不信任投票」制度(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⁷⁴，俾建立嚴格的代理議會制度。1948年9月1日，立法會議在有限的自主權下於臨時首都波昂(Bonn)召開，時任英國佔領區內的基民黨黨主席的艾德諾獲選為會議主席。隔年5月8日，立法會議正式通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此日恰巧為德國戰敗投降四週年紀念日。⁷⁵艾德諾說：「這是1933年以來第一個令人愉悅的日子。」⁷⁶

基本法於1949年5月12日由同盟國批准，但是年9月同盟國另頒布位階高於基本法的「佔領法」(Besatzungsstatus)，其規定西德的國防、外交和貿易事務均保留給佔領當局，且任何基本法的修改案，乃至於各項高階官員的任免案，均須送至占領當局審核，並於送達21日未有異議時，始得生效。此外，三國的軍政府駐德最高指揮官所整合成的「聯軍駐德高

⁷³ 參閱 DokumentArchiv 網站：<http://www.documentarchiv.de/brd/frftdok.html>, last accessed on Feb. 11, 2012.

⁷⁴ 「建設性不信任投票」係為防止威瑪共和時代(Weimarer Republik)「否定性的政黨政治」所引發的後果所設立的機制，規定國會迫使總理去位的同時，必須以絕對多數產生一位新總理，不信任投票始算生效。摘錄自李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台北：三民，2010年)，頁208。

⁷⁵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i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 2009), 28-37.

⁷⁶ *Der Spiegel*, No. 48, Nov. 28, 2005, 56.

等委員會」(Alliierte Hohe Kommission, 以下簡稱 AHK), 繼續對德行使最高監督權。1949 年 5 月 23 日, 基本法正式公布並於隔日生效, 自此, 西德部份的德國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RD; 英文名稱為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G) 名稱重新回到國際主要政治舞台。⁷⁷

第三節 1949 年至 1951 年西德籌組中央政府時期

西德成立後, 隨即於 1949 年 8 月 14 日舉辦全國性的國會選舉, 結果由社會黨奪得 410 席中之 136 席, 名列第一; 艾德諾領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 117 席, 居於第二; 其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CSU, 以下簡稱基社黨)⁷⁸ 僅取得 24 席, 自由黨取得 53 席。⁷⁹ 最後仍由艾德諾聯合基社黨、自由黨以及德國黨 (Deutsche Partei, DP) 組成聯合政府, 且在艾德諾的提議下, 自由黨黨魁賀義思 (Theodor Heuss) 獲選為西德首任聯邦總統, 復由賀義思推荐, 使艾德諾以些微差距贏得總理職位, 自此開展西德邁向逐步恢復主權之路。⁸⁰

初期的部會計有: 勞工暨社會事務 (Arbeit und Soziales)、經濟 (Wirtschaft)、副總理兼馬歇爾計畫事務 (Vizekanzler, Angelegenheiten des Marshallplans)、德國統一事務 (Gesamtdeutsche Fragen)、司法 (Justiz)、遭驅逐出境者事務 (Angelegenheiten der Vertriebenen)、食品供給暨農林業

⁷⁷ 蕭國忠, 〈德國民主化的經驗: 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分析〉, 《問題與研究》, 46 卷 1 期(民國 96 年 1、2、3 月), 頁 77-78。

⁷⁸ 「基督教民主/社會聯盟」原本是兩個各自獨立的保守右派政黨, 分別為「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CDU)與「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 CSU)。由於兩黨政治理念及目標基本上一致, 且政策主張相近, 是故, 自西德建立以來, 在聯邦層級聯合執行, 早已成為常態。此外, 兩黨於聯邦議會中以「黨團共同體」的態勢, 密切合作, 聯袂推動國會政治。因此, 兩黨堪稱姊妹黨, 黨名慣常被併合, 寫成「基督教民主/社會聯盟」(CDU/CSU)。然而, 兩黨仍有各自的黨務活動範圍, 基民黨活躍在巴伐利亞邦以外的德國其他所有邦; CSU 則僅在巴伐利亞邦活動。參閱: 葉陽明, 〈統一前德國政治文化之發展〉, 發表於 2008 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民國 97 年 9 月 27 日。

⁷⁹ Bundeswahlleiter,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聯邦統計局): http://www.bundeswahlleiter.de/de/bundestagswahlen/fruehere_bundestagswahlen/btw1949.html, last accessed on May 20, 2012.

⁸⁰ Udo Leuschner, *Die Geschichte der FDP* (Münster: Edition Octopus, 2005), 5-6.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Forsten)、住宅建設 (Wohnungsbau)、參議院事務 (Angelegenheiten des Bundesrates)、郵政暨通訊 (Post- und Fernmeldewesen)、內政 (Inneres)、財政 (Finanzen)、交通 (Verkehr)等中央部會。⁸¹

在此名單中可見，西德立國初期的中央政府並無與外交事務有關之單位；尤有甚者，西德於該時期仍尚未具備與他國針對商業合約進行談判即簽署之能力。因此首任經濟部長 Ludwig Erhard (參閱圖 3) 於 1949 年 10 月 25 日向艾德諾總理呈報西德政府應向 AHK 爭取獨立簽署國際商業合約之能力。⁸²此外，同年 12 月 20 日艾德諾聽取總理府內部單位「駐外領事暨經貿代表處統籌辦公室」(Organisationsbüro für die konsularisch-wirtschaftlichen Vertretungen im Ausland) 之主管哈斯 (Wilhelm Haas) 的提報時，表示西德未來在他國的代表處必須具備處理政治事務的功能，包含領事事務；不過在此特殊的過渡時期，相關業務將有必要暫由經濟部統籌規劃。⁸³事實上，西佔區的各邦總理在「立法會議」召開前即已向同盟國提出要求，認為即將成立的新政府必須獲得充分之授權，以便至少能與各國進行正式的商務往來；而英國對此表現更顯積極，除了認同上述的要求，代表英國政府的政治顧問史蒂爾 (Christopher Steel) 更認為應深入討論德國建立領事和外交事務機構的可能性。史蒂爾提出的理由在於納粹時期的專業外交人員大多屬於反希特勒之陣營，因此在盟軍對德國政治尚有足夠影響力的情形下，應委其政府進行外交人員之篩選及成立外交事務機構的前置作業。⁸⁴不過，此提議在倫敦引發激烈辯論，當時共同的執政黨工黨 (Labour Party) 的目標在於讓德國的新政府由社會各

⁸¹ Bundesarchiv (聯邦檔案資料庫)，

http://www.bundesarchiv.de/oeffentlichkeitsarbeit/bilder_dokumente/01165/index.html.de，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20 日。

⁸²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des Auswärtigen Amtes,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50* (München, Oldenburg, 1997), XVII.

⁸³ Ibid., XXI-XXII.

⁸⁴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440-441.

階層人士組成，而非延攬舊政府的公務人員。美國對此議題雖與英國執政黨站在同一陣線上，卻對於 1947 年 3 月在斯圖加特 (Stuttgart) 成立的、囊括許多納粹時期之專業外交人員的「德國和平事務辦公室」(Deutsches Büro für Friedensfragen) 未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即便法國在該辦公室不至成為未來外交部的前提下，也對該機構之成員有所容忍；雖然如此，1948 年秋天，法國仍表示其堅決反對讓德國建立領事事務機構的立場，且在隔年盟軍所頒布的「佔領法」中，更是完全排除了西德進行外交事務的權限；因此，1949 年 5 月 24 日西德正式成立時的政府受到同盟國的掣肘，並不具備與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權利。⁸⁵

由此即可感受到美英法三國之間同盟關係微妙的變化，依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之研究，美英兩國關係早在德黑蘭會議時期即已出現裂痕，⁸⁶蓋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應加強與蘇聯的合作，首要目標乃是終結英國在歐洲大陸維持權力平衡的局勢，其次是排除大英帝國和法國稱霸全球的帝國主義，尤其該二國於當時在非洲和亞洲仍佔有許多殖民地。蘇聯的史達林欲透過與美國更進一步的合作，來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排擠英國在歐陸的勢力範圍以及藉機將東歐地區納入其掌控之下。⁸⁷

⁸⁵ Ibid., 441-442.

⁸⁶ 張文木，〈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後外交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 年 3 月。

⁸⁷ G. Kirk, "The Middle East 1945-1950", in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ed. Arnold J. Toynbe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158.

圖 3：西德首任總理艾德諾之內閣成員。下排左起：Anton Storch (勞工暨社會事務)、Ludwig Erhard (經濟)、艾德諾 (總理)、Franz Blücher (副總理兼馬歇爾計畫事務)、Jakob Kaiser (德國統一事務)、Thomas Dehler (司法)、Hans Lukaschek (遭驅逐出境者事務)；中間排左起：Wilhelm Niklas (食品供給暨農林業)、Eberhard Wildermuth (被遮住者，住宅建設)；上排左起：Heinrich Hellwege (參議院事務)、Hans Schuberth (郵政暨通訊)、Gustav Heinemann (內政)、Fritz Schäffer (財政)、Hans-Christoph Seebohm (交通)。



資料來源：聯邦檔案資料庫，檔名：B 145 Bild-00006982，網址：
http://www.bundesarchiv.de/oeffentlichkeitsarbeit/bilder_dokumente/01165/index.html.de

小結

德國在 1945 年戰敗後，首先遭同盟國全面佔領，並剝奪國家主權、廢除中央政府，無疑是從國際政治舞台消失。專業媒體工作者 Sandra Maischberger 在其著作“60x Deutschland – die Jahresschau“ (60 年的德國 – 圖說年鑑) 引言，對德國人民來說，國家的戰敗以及分裂、被佔領的處境，

並不及在一片廢墟中尋找生存契機來的重要；奇特的是，德國人民對於建立一個民主、分權的國家，並無存在著高度的企盼，反倒是極力欲忘卻希特勒統治的時期和戰爭，並推卸全體人民應共同承擔的責任；即便是 1949 年 5 月 23 日宣布的臨時憲法「基本法」，如此重大的日子，卻遭普羅大眾拋之在後，絲毫不受重視。⁸⁸

若由國內政治的面向來看，戰爭時期與納粹份子不相為謀者，在戰後得以排除在同盟國追究戰爭責任的名單外，在此等人士當中，以艾德諾的聲望最高，其憑藉過去治理科隆市的經驗以及長年的政治背景，成功地改變同盟國的德國政策，且逐步取回國家主權、建立中央政府及外交體系；雖然西德落實民主制度和積極地融入由美、英、法主導的西歐安全體系，造成了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德，且雙方受制於美、蘇陣營的意識形態而相互仇視，卻也因此為西德帶來長久的和平與安全，使西德政府專注於經濟和社會的建設，而造就了西德經濟奇蹟。艾德諾執政時期的經濟成長，加速了社會財富的累積和鞏固人民生計，進而使西德的民主制度更向下紮根，如此的良性循環，加上德國人務實的特性，讓西德在戰後短短四年即得成立聯邦政府，並舉行國會選舉；更於 1951 年在法國和英國的疑慮和美國的支持下，再度重建外交體系，逐步朝著取回完整的國家主權目標前進。

⁸⁸ Sandra Maischberger and Johannes Unger, *60x Deutschland: Die Jahresschau* (Berlin: Nicolai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2009), 9.

第三章 西德重建外交體系之過程

「我們內心雖然反對和不屬於納粹惡魔，卻仍奉獻和臣服於它達十二年之久，我承認每次回想到這裡，對我的內心都是個極大的折磨。」 („Ich gestehe für meine Person offen, dass es mir eine innere Qual ist, daran zu denken, wie wir, gerade wenn wir dem ganzen Naziunsesen innerlich fremd und ablehnend gegenüberstanden, doch 12 Jahre lang Ergebenheit und Folgsamkeit zur Schau getragen haben.“)⁸⁹

弗里德里希·高斯 (Friedrich Gaus)⁹⁰，1947 年。

西德於 1949 年建國，隨即組成中央政府，並舉辦了首次的國會選舉；聲望頗高的艾德諾，其政黨基民黨雖未成為第一大黨，仍得與該黨之姊妹黨基社黨、自由黨和德國黨共組聯合政府，進一步由同盟國手中取回更多的國家主權，唯獨外交事務方面，同盟國依舊握有西德對外關係的控制權。

艾德諾組成中央政府後，國家層級事務逐漸由 AHK 移轉至各專責的部會；是故，西德內政由艾德諾政府全權負責的態勢可說大局已定。東德繼西德之後亦自成一國，德國於此分裂為二，因此艾德諾政府除內政事務外，最主要的後續任務即在於向同盟國爭取獨立的外交權，使西德的國家主權得以更臻完整，並且尋求與東德共處之路。

納粹德國所遺留下來的，不僅是德國人民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和部分人應受的戰爭罪刑，更有為數眾多、曾活躍在政府體系中的前納粹份子並未受到應有的究責；尤其是直接參與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外交部許多官員，甚至在艾德諾成立外交事務單位後，竟獲得延攬重執

⁸⁹ 摘錄自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30.

⁹⁰ 高斯(Friedrich Gaus)係法律專家及外交官，曾任 1920 及 1930 年代德國外交部之法務單位主管；其主筆過數份納粹德國與他國所簽訂的條約，包含 1934 年之「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及 1939 年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參閱維基百科德文版：http://de.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Gaus，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2 月 13 日。

本業。故本章將聚焦於諸此富有爭議性的外交人員、艾德諾建立西德外交部的過程、外交部人事安排以及所遭遇的困難，並將由西德的角度來探討其在歐洲的地緣戰略。

第一節 前納粹時期之外交人員

一、德國外交部至 1933 年前之簡介

德國外交部 (Auswärtiges Amt, AA) 的歷史並不長，其乃發展自 1871 年之德意志統一時期，歷經德皇威廉二世 (Kaiser Wilhelm II) 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威瑪共和 (Weimarer Republik) 以及希特勒的納粹獨裁時期，其人員皆秉持傳統、保守的專業度，在每個階段扮演著其典型的角色，許多人也在短短的數十年間見證了德國數次大起大落的國家命運。

威瑪共和時代之前，德國外交官的背景大多具有貴族身分，家境優渥，其亦虔誠地信奉基督教，曾受過軍事訓練和具備基礎的法學概念。在威廉二世末期則容納了展現高尚氣息、富裕的中產階級外交官；且德國外交部直至 1918 年 11 月為止，猶太血統者和社會主義支持者均不得其門而入，故在此機構內充滿了反自由主義、反議會制和反猶太的保守派外交官。即便 1933 年威瑪共和時代結束，由納粹黨取得政權、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國，外交部人事結構依然維持德國君主制度時期的特質。⁹¹

二、納粹時期之外交部

為了建立一個純亞利安人種的德國，希特勒和黨衛軍頭子希姆萊 (Heinrich Himmler) 均認為黨衛軍的成員在篩選時，係符合希特勒對於人種的要求，因此於 1938 年延攬黨衛軍軍官李賓特洛普 (Joachim von Ribbentrop) 入閣，任命其為帝國外交部長 (Reichsaußenminister)。李賓特洛普在入主外交部後，力行部內人員的汰換計劃，將傳統保守派的外交官

⁹¹ Karl Dietrich Erdmann,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30-31。

員由秉持納粹主義思想的非專業人士取代之；職業上的專業度、貴族背景、社會人脈等被忽視，極端人種主義、大德國思想、對上級的絕對服從等才是進入外交團隊的不二法門。不過，身為外交部長的李賓特洛普終究是軍人出身，仍須相當地仰賴傳統的專業外交官，使得納粹政權在改造外交部人事事務上無法完全貫徹；除外，德國軍方在快速建軍過程中所引致的外交困境及國際爭端，使德國在國際社會上因各國的譴責和關切而居於弱勢，諸此環境條件間接促使外交部的人事結構仍可維持一定的專業水準。⁹²



圖 4：納粹德國之外交部長李賓特洛普，1938 年 4 月。

資料來源：聯邦檔案資料庫，檔名：Bild 183-H04810，網址：

<http://www.bild.bundesarchiv.de/archives/barchpic/search/1338356148/?search%5Bform%5D%5BSIGNATUR%5D=Bild+183-H04810>

納粹時期的德國外交部之所以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譴責和追訴責任，並且在西德首任總理艾德諾重建外交事務時製造了負面話題，係因希特勒欽點之外交部長李賓特洛普在納粹黨執政時期，全程參與了德國的侵略計劃，從早期的慕尼黑協定 (Münchener Abkommen)⁹³和諸多納粹德國與各國簽定的條約，一直到大戰末期的系統化屠殺猶太人等⁹⁴，對執行元首的指令展現其不二的忠誠，故於戰後被盟軍以違反和平罪、戰爭罪及違反人道罪起

⁹² Ibid., 31-33.

⁹³ 1938 年 9 月 30 日，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穆索里尼(Mussolini)、英國首相張伯倫(Chamberlain)及法國外長達拉迪耶(Daladier)在慕尼黑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同意將捷克的蘇台德地區割讓予德國，期望藉此滿足希特勒的擴張領土慾望和促成歐陸的和平，但二次大戰卻於一年後爆發。摘錄自克理斯·畢曉普(Chris Bishop)，《圖解第三帝國的興起》(The Rise of Hitler's Third Reich – Germany's Victory in Europe 1939-1942)，李明、謝蕾、王玲譯(台北：Portico，2007)，頁 21。

⁹⁴ Bundesarchiv (聯邦檔案資料庫)，

<http://www.bundesarchiv.de/zwangsarbeit/haftstaetten/index.php?tab=28>，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2 月 13 日。

訴。⁹⁵此外，外交部內許多參與其中的納粹份子於戰後紛紛四處走避，隱匿身分企圖規避刑責，尤有甚者，若干前朝官員在本身涉及戰爭罪行的情況下，仍獲艾德諾延攬進入外交部，協助重建外交體系及辦理外交事務；其中之一，且在西德建立外交體系的過程中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者，即為艾德諾之個人顧問布藍肯何恩 (Herbert Blankenhorn)。

德國歷史學家德社爾 (Hans-Jürgen Döscher) 為德國首位曾對西德外交部之納粹外交官調查委員會所撰寫的機密調查報告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德社爾列舉了幾位較代表性、具有納粹黨員背景、獲延攬進入西德外交部任職的外交官，包含 Herbert Blankenhorn、Werner von Bargaen、Erich Kordt、Franz Krapf、Herbert Dittmann、Wilhelm Haas、Wilhelm Melchers、Heinz Trützschler von Falkenstein、Werner von Grundherr、Curt Heinburg 等，多以各種方法 (如逃離德國、藏匿於深山或叢林中、偽造身份證、偽造文書、提出假證據、透過人脈關說等) 逃避戰爭的刑責。以 von Grundherr 及 Heinburg 為例，二者於納粹時期均擔任外交部政治事務司 (Politische Abteilung) 之科長，分別負責北歐及東南歐的事務。二者均曾辦理過「猶太人事務」(Judenangelegenheiten)；其中 Heinburg 更被證明其雖非納粹黨員，卻曾大力贊助黨衛軍的騎兵衝鋒隊 (SS-Reitersturm)，且對 1942 年由納粹高層所倡導的「猶太人問題之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⁹⁶有深入的了解，但對於數千猶太人自其負責的地區遣送至集中營進行屠殺一事卻未表任何反對意見。⁹⁷渠等受命擔任西德外交部官員而引發風暴，乃是因法蘭克福評論報 (Frankfurter Rundschau) 記者曼斯費爾德 (Michael Mansfeld)，基於外界對於西德外交部成立初期極具爭議性之人事政策的批判並無太大的效用，因此在鑽研各類檔案及圖書館館藏數月之後，於 1951 年 9 月 1 日至 6 日連續刊登五篇相關專題報導在法蘭克福評

⁹⁵ John Weitz, *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92), 327-332.

⁹⁶ 所謂「猶太人問題之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乃是希特勒政權所提出，藉由在集中營設置毒氣室以及焚屍方式來快速、系統化地消滅大量的猶太人的方案；執行該方案的主要集中營即位在波蘭的奧許維茲 (Auschwitz)。

⁹⁷ Hans-Jürgen Döscher. *Das Aussenam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Siedler, 1987), 70-71.

論報。報導中提及包含上述當時任職於外交部之前納粹份子仍未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逍遙法外，因此不但引起國內社會各階層高度的關注，也聚集了國際社會的目光，國會的社會黨團隨之提案要求成立專案調查委員會，以釐清西德外交部人事安排是否有違法之處，以及艾德諾是否應負政治責任⁹⁸，此等將於後續章節深入探討。

第二節 新外交部之成立與人事政策

「在外交部任職的各位實在太團結了。如您所知，我所要建立的外交部，將儘可能不要和前朝的人士有任何關係。」 (*Sie vom Außenamt halten mir zu sehr zusammen. Sie wissen, daß ich ein neues Amt aufbauen möchte, das mit den alten Leuten möglichst wenig zu tun hat.*)

1949年11月17日艾德諾對布藍肯何恩之談話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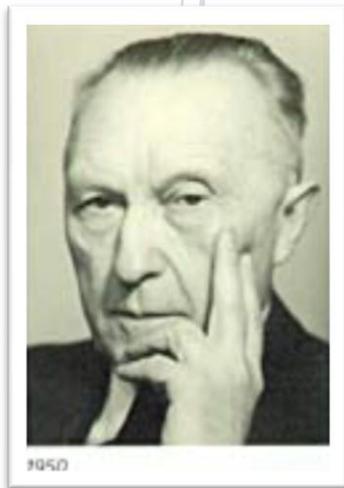


圖 5：艾德諾，1950 年。

資料來源：艾德諾基金會，

<http://www.kas.de/wf/de/71.3733/>

一、艾德諾之生平

1876年1月5日，艾德諾出生於科隆 (Köln)，其父母均為公務人員；大學主修法律，在通過國家認證考試後，進入位在科隆的律師 Hermann

⁹⁸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65-175.

⁹⁹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87.

Kausen 事務所任職。艾德諾因緣際會與當地望族之女 Emma Wayer 結婚，自此進入當時在社會上及政治上擁有一定權勢的天主教中產階級勢力圈，也打開其政治生涯之路，並於 1909 年即已獲選成為科隆市副市長，時任科隆市長者乃係艾德諾夫人之舅父 Max Wallraf。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副市長艾德諾憑藉其統籌民生物資有卓越的表現，進而於 1917 年以普魯士國最年輕的政治家身份，獲議會贊同接任科隆市長一職。威瑪共和時期，艾德諾興學、建設城市、促進貿易，使科隆脫胎換骨成為「西方大城」(Metropole des Westens)，艾德諾極獲好評之聲不脛而走，甚至在威瑪共和的混亂時期曾名列總理人選之一。不過，在納粹黨取得政權後，因艾德諾的共和理念及虔誠的天主教-社會主義信仰，導致其不僅遭納粹政權罷免市長職位，亦與全家遭驅逐至鄉間小村 Rhöndorf，從此遠離政治，黯然度日。二次大戰結束前，艾德諾甚至因希特勒遇刺而遭秘密警察 (Geheime Staatspolizei, Gestapo，又稱「蓋世太保」) 無端拘捕入獄數月之久，並險遭隨意處決。¹⁰⁰

隨著德國的戰敗，科隆也成了一片廢墟；盟軍欲使地方制度回復運作並進行重建，而召集政治背景無虞的前市長艾德諾回任。由於艾德諾對英國佔領區的佔領政策有所批評，導致其遭英軍逼迫去職，並再度驅逐至鄉間居所 Rhöndorf。回歸一般民眾身份的此一期間內，艾德諾秉持其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路程和經驗，專心於其所屬政黨基民黨之黨務，且為該黨研擬及規劃新的政黨綱領。1946 年 2 月艾德諾成為萊茵邦的黨主委，更於一個月後獲選為代表英國佔領區內各邦的基民黨黨主席。1948 年更獲得參與「立法會議」各邦總理的一致支持，擔任該會議之主席，扮演著德國各邦與同盟國之間的溝通橋樑，最終於 1949 年 9 月 15 日成為西德新政府之首任總理。¹⁰¹

¹⁰⁰ 摘錄自「艾德諾之生平」，參閱艾德諾基金會網站：<http://www.kas.de/wf/de/71.3717/>，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2 月 27 日。

¹⁰¹ Ibid.

二、建立外交體系之前置作業

雖然西德獲得允許建國，但同盟國卻未給予西德象徵國家主權之一的外交決策權，即便是國內各項政策也須得到同盟國之許可，因此艾德諾並無實質的決策權。艾德諾曾言：「所有國內事務似乎都有外交事務的性質存在。」¹⁰²對德國而言，受制於盟軍的佔領、魯爾協定¹⁰³及 1949 年起施行的馬歇爾計劃¹⁰⁴，德國內外政策受到他國牽制和掌控的程度前所未有。

105

在英國的建議下，艾德諾於 1949 年 11 月成立了負責與 AHK 往來之對口單位，其負責人為艾德諾之個人顧問布藍肯何恩，專責轉遞西德與盟軍之間雙方的所有書信；此單位也是將來西德外交部的最主要構成部份之一。布藍肯何恩能言善道，極富創意，也精通政治手腕，曾於 1929 年至 1945 年間任職於納粹政權之外交部，且曾身為納粹黨員；不過，即使如此，布藍肯何恩過去擔任外交官員時的作為較無爭議性，使其自 1946 年至 1948 年身為英國佔領區之佔領區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的期間未受戰爭罪之究責；此外，更透過此職位關係使布藍肯何恩與艾德諾結識，而逐漸取得艾德諾之信任。日後布藍肯何恩尚追隨艾德諾至科隆，成為其在立法會議上的個人顧問，並自 1948 年起擠身艾德諾之核心幕僚團隊。

布藍肯何恩之前納粹外交官背景和其受到艾德諾之重用，使同樣為前納粹時期不具有爭議性的專業外交官，紛紛前來探詢復職的可能性。不過

¹⁰²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45-195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5), 237.

¹⁰³ 魯爾協定(Ruhrstatut)係由美、英、法、盧森堡、比利時及荷蘭等六國於 1948 年 12 月 28 日所簽訂將魯爾區予以國際化管理之協定，其係同盟國針對法國欲將該區完全獨立於德國以外之要求所做出的妥協，透過國際協定來限制該地區煤礦、焦炭及鐵礦之生產量、內銷量與出口量。該協定於 1949 年 4 月 22 日生效，德國於同年 11 月 30 日加入成為簽約國，並於 1952 年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成立後廢止。參閱 Baumann, Dr. Wolf-Rüdiger,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45..

¹⁰⁴ 馬歇爾計畫(Marshall-Plan)，原稱「歐洲復興計畫」(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ERP)係於 1947 年 1 月上任之美國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為使西歐經濟復甦及促進政治穩定發展所提出的援助歐洲計畫。1948 年至 1952 年期間，馬歇爾計畫提供包含德國在內的 16 個西歐國家約 130 億美元的資助，造就了日後西歐地區的經濟繁榮與政治穩定。參閱馬歇爾基金會網址：<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TheMarshallPlan.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2 日。

¹⁰⁵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87.

當時的社會黨極力反對任何前納粹黨員及前朝政府官員受任於新政府中，但布藍肯何恩仍認為此等專業外交官員將是日後西德政府在拓展外交關係上不可或缺的人才。



圖 6：布藍肯何恩，1953 年

資料來源：聯邦檔案資料庫，檔名：

Bild-F000897-0002，網址：

[http://www.bild.bundesarchiv.de/cross-search/search/_1332902056/?search\[view\]=detail&search\[focus\]=3](http://www.bild.bundesarchiv.de/cross-search/search/_1332902056/?search[view]=detail&search[focus]=3)

三、艾德諾之外交人事政策

1949 年 9 月 20 日，艾德諾正式將「聯邦外交事務局」(Bundesamt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的組織任務交予普懷弗 (Anton Pfeiffer)。普懷弗在 1930 年代為中學教師，並曾參與納粹教師聯盟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Lehrerbund, NSLB)，戰爭後期則加入「帝國防空聯盟」(Reichsluftschutzbund)，因此其經歷較不具爭議性。戰後普懷弗在巴伐利亞邦擔任公職期間，仕途一路順遂，最後更獲選為立法議會之成員。普懷弗在短短數年間，由中學教師竄升至中央政府體系，據學者 Döscher 的研究可歸因於普懷弗的前部屬畢藤費爾德 (Herwarth von Bittenfeld) 曾向布藍肯何恩推崇上司；此外，納粹垮台前，普懷弗之胞弟 Peter Pfeiffer 係德國駐阿爾及利亞之總領事，因此普懷弗兄弟與布藍肯何恩早已結識。¹⁰⁶

除了上述人士以外，尚有另一前朝的職業外交官馮·瑪爾燦 (Vollrath Freiherr von Maltzan) 獲得任用，其主要任務在於和布藍肯何恩共同協助艾德諾重建外交部以及輔助艾德諾在人事政策上的決定，因此在未來的人事安排上具有關鍵性的地位；二者均認為延攬前朝的專業外交官並使其復職，

¹⁰⁶ Ibid., 92-93.

將可促進西德的外交事務回歸專業，但此又與艾德諾盡力避免延用納粹時期官員的理念相左，蓋上述所有人士均曾擁有納粹黨黨籍。¹⁰⁷

由諸此史證可見，艾德諾在建立外交體系時，雖嘗試力守避免延攬前朝官員入閣的原則，卻因其個人顧問布藍肯何恩主掌人事安排，其納粹外交官員的背景與經歷，仍使西德外交部成立初期的人事政策與艾德諾的理念大相逕庭。而在 AHK 對艾德諾政府的人事政策 – 尤其是針對初期的聯邦外交事務局 – 並無過度的干涉之下，¹⁰⁸使布藍肯何恩有較多的運作空間來考量和任用前朝的專業外交官員 – 初期外交部的編制僅約 1000 人，其中有 137 名高階官員，四年後的 1955 年人數即已達到 4566 人，¹⁰⁹可見得西德建國初期的外交事務發展快速，不過卻也埋下了日後艾德諾面對執政危機及國內外質疑和譴責聲浪的因子。

礙於 AHK 對西德聯邦政府的掌控涵蓋各層次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所有駐德外交機構與德方往來的文件均須先經 AHK 審核同意後，始得交由布藍肯何恩轉遞予相關單位；如欲親自接觸德方，亦須於 AHK 同意後始可進行，且會談場合不得懸掛任何旗幟，亦不得展現任何國徽。布藍肯何恩在其回憶錄中記載著：「事實上有些鄰國比較希望能與我方政府單位有更直接的往來。」¹¹⁰

從國際法的立場來看，西德政府處處受到 AHK 的掣肘，使其無法依自身需求及考量為新的政府體制實地規劃。反觀在蘇聯控制下的東部佔領區於 1949 年 10 月 7 日宣佈即將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將擁有一獨立運作

¹⁰⁷ Ibid., 89-91.

¹⁰⁸ 事實上，AHK 在此採雙重標準，即針對將派遣至他國的領事和商務代表進行嚴格的審核，但卻對國內由布藍肯何恩主導的單位甚少過問。即便法國一直重申嚴格的人事審核必須適用於所有政府單位，卻不獲美國和英國的認同和支持。美國於 AHK 的外交顧問 Bernard Gufler 及英國於 AHK 之代表 Kit Steel 均認為，AHK 對西德政府非最高階層官員任免的干涉，恐有違反佔領法之可能性，且過度的干涉將扼殺優秀官員表現的機會，甚至因此而樹立敵人。參閱：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444-445.

¹⁰⁹ Ibid., 489.

¹¹⁰ 原出處：聯邦德國國家檔案資料庫 Bundesarchiv, BA, N1351, Bd. 3: Blankenhorn, Tagebuch, 7.1.1950. 摘錄自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442-443.

的外交部。尤有甚者，在當時尚未正式一分为二的德國，竟由東部佔領區的行政中心柏林自行任命其首任外交部長戴爾丁格 (Georg Dertinger)，其隸屬於東部的基民黨；即便對當時的東德而言，外交空間與西德相較之下小了許多，卻使得艾德諾政府在國際事務方面處於難堪的局勢。¹¹¹

AHK 對西德政府，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如此深入的干涉並非其來自有，而係因受西德國會提出各項要求，導致 AHK 認為西德的中央事務仍須繼續受其管轄；其中的要求包含了在西德國會成立初期，所有政黨一致高調地要求同盟國應停止繼續摧毀德國的工業設備，且國會的「佔領法暨外交事務委員會」(Ausschuss für das Besatzungsstatut und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亦提出應加速成立由本國政府直接運作之外交部。時任該委員會主席的德國社會黨議員施密特 (Carlo Schmidt) 認為，縱然同盟國保有德國的外交事務權利，但就政府各部會體系的規劃而言，應由位於波昂的西德政府全權負責。對此，艾德諾亦持相同看法，卻拒絕受限於該國會委員會之單方意見。

艾德諾依據 1949 年 7 月 30 日由各邦總理組成之組織委員會所做出的建議，決定為政府設置兩個國務卿 (Staatssekretär)¹¹² 職位，其中之一負責內政，另一則主掌外交事務，並初步決定任命「重建銀行」(Wiederaufbau-Bank) 總裁艾布斯 (Herrmann Josef Abs) 為外交國務卿，因其過去經歷與納粹無關，且精通外語，加之其專業財經背景，符合當時德國外交事務以國際經貿往來為主的環境條件。惟法國在 AHK 的代表 André François-Poncet 透過管道告知布藍肯何恩，法國及美國對此人事安排皆不表贊同，理由係因艾布斯於納粹佔領法國時期曾涉及惡性貨幣操作，故其在法國財經界依然具有高度的爭議性；¹¹³ 另一方面，法國認為設置外交國

¹¹¹ Ibid., 443.

¹¹² Staatssekretär 一詞係德語區國家常見的職稱，其職權相當於「國務卿」，與若干中文翻譯「國務秘書」之意義有所不同；基於中文並無貼切之翻譯，故在此使用維基百科之譯本。參閱英文版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retary_of_State 及中文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5%8D%BF> .

¹¹³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96.

務卿之事宜仍嫌過早，而應先在總理辦公室設置行政技術單位，其成員專責西德商貿代表之任免事宜。法國且再次重申 AHK 保有西德政府的人事決策權以及國務院組織和運作方式的共同決策權，此對艾德諾的人事政策而言既是一大回擊，也是對西德政府嘗試自立自主的一個否定。¹¹⁴

不過，和法國代表 Poncet 所言有所不同之處在於，英國方面將與美國一同提供艾德諾必要的支持，助其鞏固政權，否則恐將面臨比艾德諾更難相處、更危險的人物；而英、美兩國的前提是德國社會必須明確展現摒棄法西斯主義及納粹意識形態，並且積極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決心。1949年11月，美、英、法三國外長於倫敦達成共識，同意促使西德儘速融入西方民主國家體系、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允諾西德除了商務代表機構外，亦得於他國設立領事館。基於此共識，同年11月22日於波昂近郊的 Petersberg，此亦為 AHK 總部之所在地，經美、英、法，以及西德總理艾德諾的共同簽署，成為西德外交正常化的重要基石，史稱「彼得斯堡協定」(Petersberg Abkommen)。但艾德諾對此必須做出的犧牲，則是須忍受魯爾地區繼續交由國際管理機構治理的屈辱；¹¹⁵彼得斯堡協定在西德國會引發軒然大波，儘管艾德諾疾聲呼籲，該協定確保德國工業設施得以保存、德國得以藉此再度重回外交舞台，況且戰敗的德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贏得全世界的信任，但社會黨國會黨團主席舒馬赫 (Kurt Schumacher) 站在民族意識的立場極力反駁，更直言艾德諾是「盟軍的總理」，致使國會議長判定舒馬赫超出言論範圍而拒其進入國會議場達 20 日之久。¹¹⁶

然同盟國並未就此給予西德更高規格的外交地位，如法國先前所要求之，西德總理府僅得設置一「駐外領事暨經貿代表處統籌辦公室」，負責人為哈斯，其亦於 1951 年獲艾德諾提拔為外交部首任人事主管，對日後

¹¹⁴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443-444.

¹¹⁵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聯邦德國歷史之家基金會)，[http://www.hdg.de/lemo/html/DasGeteilteDeutschland/JahreDesAufbausInOstUndWest/ZweiStaate
nZweiWege/petersbergerAbkommen.html](http://www.hdg.de/lemo/html/DasGeteilteDeutschland/JahreDesAufbausInOstUndWest/ZweiStaatenZweiWege/petersbergerAbkommen.html)

¹¹⁶ Ronald J. Granieri,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Konrad Adenauer, the CDU/CSU, and the West, 1949-1966*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3), 34-35.

外交部的人事政策產生極深遠的影響。哈斯之所以受艾德諾的重用，可歸納出以下原因：其一，哈斯曾於 1949 年中擔任邦總理會議組織委員會之顧問，為將來西德政府的外交事務制度提出許多建議，可謂西德外交體系的始祖之一；其二，布藍肯何恩在艾德諾面前對哈斯多有推崇；其三，哈斯任職於納粹外交部時期，因其配偶具猶太血統而於 1937 年被迫去職，故存在著「納粹政權受害者」的因素。哈斯於 1949 年 11 月 25 日正式接任該職位，但接下來建立外交部的過程將充滿各方的利益爭奪、各種限制以及緊張關係，故在人事決策上，哈斯承受了極高的壓力。雖然艾德諾一再叮嚀避免延攬前朝官員，但一方面前朝官員的背景是否違法，並無法獲得絕對的佐證，另一方面則是艾德諾本人僅因個人對諸此人士的偏見而極力排斥。基此，身為艾德諾個人顧問的布藍肯何恩，遂得一再地說服艾德諾接受各項人事決策。

艾德諾頗具偏見立場的作風，使其在西德外交界僅擁有少數可資信賴者，卻因此塑造了以布藍肯何恩為首的外交體系格外重視和關懷前朝的專業外交官員。例如於 1950 年解散的「德國和平事務辦公室」，其成員在布藍肯何恩的運作下，不僅幾乎全數轉任至總理府，即使尚未進入政府體系的前同事亦在此波人事變動中，獲得中央政府的任用。布藍肯何恩雖身為 AHK 及艾德諾總理兩造間的直接溝通管道，其所須擔負之重責可想而知，但面對前朝的專業外交官究竟應否一併承擔戰爭的責任，布藍肯何恩卻選擇了專業優先，即便受到延攬的官員均曾加入納粹黨，但可由布藍肯何恩成立的各個機關和單位可看出其用人哲學。¹¹⁷

至此，西德政府體系中，經艾德諾委任，由布藍肯何恩成立的外交事務單位有二：其一為中央政府內之「聯邦外交事務局」，由普懷弗主掌該局事務；其二則為前述設置於總理府的「駐外領事暨經貿代表處統籌辦公室」，由哈斯主掌。由於負責建立外交部的主要責任落於「聯邦外交事務

¹¹⁷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450-451.

局」，因此普懷弗召集了多位包含其胞弟 Peter、哈斯、寇德特兄弟 (Theo Kordt, Ericht Kordt)、Herbert Dittmann 等納粹時期的專業外交官，組成該局之幕僚單位，並擬定了初期的外交部的行政組織¹¹⁸ (筆者註：由於原始資料無相關架構圖，故僅得以條列方式表明)：

外交國務卿

第一司 (組織、管理、人事)

第二司 (政治)

第二司 A 科 (佔領區事務)

第二司 B 科 (和平規範事務)

第二司 C 科 (各邦事務)

第三司 (經貿政策事務)

第三司 A 科 (基本原則事務)

第三司 B 科 (各邦事務)

第四司 (文化事務)

第五司 (法律事務)

禮賓司

普懷弗之組織設計與 1936 年的外交部組織相同，除了第二司 A 科及 B 科於 1950 年代相繼裁撤外，其餘的組織架構不僅適用於總理府的「駐外領事暨經貿代表處統籌辦公室」，其亦持續沿用至 1951 年外交部正式成立後的初期。普懷弗雖在重建西德外交部的過程中有重大貢獻，卻在外交部正式運作後並無如外界所預測的更高階發展。據布藍肯何恩的回憶，艾德諾對普懷弗的外交部組織計畫雖有所贊同，卻未曾表達褒揚之意，且亦未受到艾德諾更進一步的重用。而係僅基於哈斯的建議，使普懷弗得於 1950 年獲西德政府委任派駐布魯塞爾擔任總領事，並於四年後在該處以大使身

¹¹⁸ Wilhelm Haas,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des Auswärtigen Dienste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H. Köllen, 1969), 21.

份退休。¹¹⁹艾德諾對普懷弗的態度在歷史資料中無法考究其原因，僅知艾德諾曾言及，其所屬的政黨基民黨在國會的黨團，對於普懷弗晉升外交國務卿的人事計畫一致性地表達了否決之意。此外，普懷弗不具有專業的外交背景，在外交體系中亦缺乏相關人脈，加上艾德諾本身未表支持，使此重要的人事決策胎死腹中，最後乃由前文述及之「重建銀行」總裁艾布斯擔任外交國務卿。¹²⁰

然國會與艾德諾政府之間的針鋒相對，並未隨此人事決定而告終結。相反的，如先前所述，經法蘭克福評論報記者曼斯費爾德於 1951 年 9 月刊登艾德諾政府延攬納粹黨員任職外交部官員之系列報導，促使國會於 1951 年 10 月 24 日成立第 47 號調查委員會，該會於 1952 年 6 月 18 日做成最終書面調查報告。據該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外交官員計有 21 名，其中僅五名 – Blankenhorn, von Etdorf, von Kessel, Theo Kordt 及 von Nostitz-Drzewiecki – 屬無爭議性的「適任」(geeignet)，另五名 – von Bittenfeld, von Kamphoevener, von Keller, von Marchtaler 及 Susanne Simonis – 為「無疑慮」(keine Bedenken)，針對其餘 11 名則有不同的決議，如 von Barga, Dittmann 及 von Grundherr 三名應立即撤職；人事部的 Melchers, Schwarz 及 Haas 均得留任，但應調離人事部門；Tichy, Schwarzmann 及 Pfeiffer 不應接受外派任務；von Falkenstein 雖得留任，惟該員亦不得接受外派任務，且於未來不得予以升遷。¹²¹

艾德諾政府的外交部在成立初期即遭受到國會及媒體嚴格的審視，由上述史料可見，外交部的人事政策始終充滿爭議，不僅對國內政局造成亂流，也間接導致西德與他國在重新建立外交關係的過程中徒增齟齬。在哈斯最初的重建計畫中，派駐他國的高階外交官員以及在波昂本部的員工總

¹¹⁹ Herbert Blankenhorn, *Verständnis und Verständigung : Blätter eines politischen Tagebuchs 1949 bis 1979* (Frankfurt/Main; Berlin; Wien: Propyläen, 1980), 66.

¹²⁰ Hans-Jürgen Döscher,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95-97.

¹²¹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234-239。

數應至少分別佔 10%及 50%來自納粹時期的外交部人員，但 1950 年服務於外交部的 137 名高階官員竟有 67 名為前朝官員，遠超出預設的比例；¹²²直至 1952 年後，前朝官員在新外交部的比例始有下降的趨勢，究其原因乃在於一方面受到媒體的揭發及國會調查委員會對人事政策的抨擊，另一方面則因外交部組織擴大，總員工數量大增所致。此外，隨著外交體系運作正常化，外交部內層級愈高，卻愈是由前朝官員任職，原因僅是單純的專業考量。¹²³哈斯曾言：「吾等雖沿用納粹黨員，卻非納粹份子。」(Wir stellen Pgs¹²⁴ ein, aber keine Nazis.)；意即欲將納粹黨員身份之爭議性盡可能地排除，塑造「納粹黨員身份不等於持有納粹思想」的形象。¹²⁵

外交部在人事方面的政策雖然成為國會與中央政府之間合作的絆腳石，卻也引致艾德諾政府體系任命官員的原則有了重新的定義：即為了加速政府體制的重建，在秉持務實、維護專業及延續公務體系運作的理念下，實有延攬前朝專業官員的需要。此外，基本法第 131 條針對直至 1945 年 5 月 8 日為止任職於納粹政權的公務人員，其於德國正式投降後遭解雇者，重新訂定了政府與公務人員之間的法律關係，其在 1951 年 5 月 11 日公布各政府機關之所有職位必須沿用至少 20% 的前朝公務人員，而使許多納粹時期的公務人員再度復職。

除了基本法對前朝公務人員的保障外，西德政府在 1950 年代亦對於納粹時期遭整肅的公務人員 – 其中大多因自身的猶太血統 – 進行了平反 (Wiedergutmachung)；在此波的平反中，於 1937 年被迫去職而逃離德國避難的外交官，以 Richard Hertz, Carl von Holten 及 Georg Rosen 為例，皆於 1951 年得以重回到外交部擔任要職。¹²⁶另一方面，艾德諾為了穩定

¹²² Wilhelm Haas,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des Auswärtigen Dienste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H. Köllen, 1969), 26-39

¹²³ 同註 120，頁 183。

¹²⁴ 在德國各種史料中常見的辭彙 Pg/Pgs 為 Parteigenosse(黨員，在此指納粹黨)之單/複數縮寫。

¹²⁵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494-495. 摘錄自：Zitat nach: BT ParlAa, WP1, Untersuchungsausschuss Nr. 47: Stenographisches Protokoll der 5. Sitzung des 47. Ausschusses, 18.01.1952, Seite 2 (第 47 號調查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之會議報告速記版，哈斯之供述)。

¹²⁶ *Ibid.*, 492-493. 摘錄自：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PAAA, Berlin (外交部政務檔案

政權，除了將政敵以外交官身份派遣至國外，也透過政治酬庸 – 即委任聯合政府中同黨及友黨的支持者 – 擔任駐外使節。此舉卻與哈斯的人事政策相互矛盾而導致其於 1951 年辭去人事主管職位，由 Herbert Dittmann 接任，卻又因國會調查委員會作成不適任的決議而於隔年遭去職，並於一年後以總領事身份派駐香港。接任 Dittmann 的普懷弗依然不敵國會調查委員會的反對意見而辭職下台；最後艾德諾僅得延攬倫斯 (Josef Löns) 擔任外交部人事主管，其雖與外交事務無關，卻深受艾德諾信賴，並在穩定的政局中任職到 1958 年止。¹²⁷艾德諾對於外交部人事政策的安排具有高度的個人喜好性質，使其與外交部無法建立信任關係；在艾德諾總理 1951 年至 1955 年兼任外交部長的期間，外交部的人事政策充滿著艾德諾的個人色彩，亦深受其政黨基民黨的操控；甚至到 1955 年艾德諾將外交部長一職轉交予同黨的馮·布倫塔諾 (Heinrich von Brentano) 後，艾德諾依然影響著外交人事政策，此係因馮·布倫塔諾在部長的職位上略顯弱勢，其於就任三年後的 1958 年始有機會進行新的人事安排。外交部混亂且極富爭議的人事政策持續到 1966 年布朗德接任外交部長後，在其不予變更外交部人事結構的堅持下，終於進入了實質穩定發展的階段。¹²⁸



圖 7：馮·布倫塔諾 (Heinrich von Brentano)

資料來源：聯邦檔案資料庫，檔名 Bild
83-40913-0003，網址：

http://www.bundesarchiv.de/oeffentlichkeitsarbeit/bilder_dokumente/00939/index-4.html.de

資料庫), Bestand 100, Band 92: Übersicht über den Stand der Wiedegutmachung, 25. 08.1952, Wiederanstellungsfälle nach § 9 BEGöD.

¹²⁷ Ibid., 504-505.

¹²⁸ Ibid., 506-507.

第三節 西德重建外交體系在地緣戰略上之意義

地緣政治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許多國家的國家戰略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對昔日的歐洲列強而言，現代的地緣政治已從區域性擴展為全球性的戰略空間。¹²⁹原先縱橫世界的大英帝國和法國，經過二次大戰與德國激烈的全面戰爭後，國力大不如前；取而代之的是受到兩大洋隔絕的美國，以及首都幾乎遭納粹德國佔領的蘇聯，其在大戰中損耗了大量部隊及平民，卻也激發了反抗德軍的鬥志，而一路反攻至德國中部。隨著將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奉為圭臬的美國，以及視共產主義和馬列思想為人類救贖的蘇聯，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和軍事上的激烈競爭愈趨白熱化，驅使歐陸被撕裂為西歐與東歐，兩造陣營由 1950 年代初期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演變為冷戰關係，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後始逐漸和緩及和解。¹³⁰

一、美蘇對峙及其地緣戰略

美蘇之間關係的惡化，加之以東歐各國政權逐漸傾向蘇聯，使美國於 1946 年 5 月和 10 月分別取消提供予捷克及波蘭的援助重建資金，而改為資助西歐各國，如英、法、義、德等。蘇聯則藉與東歐國家簽訂一系列之貿易協定，來加強對其之掌控，使其至少在經濟上更加依附蘇聯。但 1945 年 11 月在匈牙利及奧地利所舉辦的自由選舉結果，卻讓俄國人大感失望，蓋其對蘇聯存有疑慮，且歷經大戰的洗禮而審慎許多。惟若參考學者 Michael Gehler 之著作，事實上蘇聯自始即對德國和奧地利執行不同的佔領政策和地緣政治考量，其中對德國係完全的掌控，包含對東德地區的政黨活動；對奧地利則是鬆懈許多，使該國的共產黨在上述的奧地利選舉中落

¹²⁹ Brian W. Blouet,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1), 133.

¹³⁰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7 月)，頁 207。

敗。¹³¹於此，蘇聯轉為加強介入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內政，藉助當地警察力量來壓制反蘇的活動和抵抗。至於捷克於 1945 年底在美蘇撤軍後，成為自己的主人，但隔年 5 月的國會選舉卻由捷克共產黨獲勝，並由共產黨黨魁出任總理，此意味著捷克與西歐的民主陣營分道揚鑣，從而投向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希臘在 1946 年 3 月舉行國會自由選舉，雖由支持君主制度的保守派獲勝，卻也因國內經濟困頓，共產黨員另組游擊隊與政府軍對抗，使希臘進入了內戰的階段。最後在美國總統杜魯門於 1947 年宣佈對希臘及土耳其提供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以協助渠等反制共產黨的擴張，始得以中斷蘇聯對該地區的赤化。

二、英國及法國之地緣戰略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境遇和法國相似，英國之殖民地在戰前遍佈全球，國家地位如日中天，雖在大戰後期疲於承受納粹德國近乎瘋狂的 V2 火箭轟炸¹³²，但憑藉堅忍的韌性而免於滅國，卻因直接參與戰爭而嚴重消耗國力；儘管身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卻也成為被美、蘇剝削的對象，原因在於英國殖民地受到美、蘇倡導民族自決原則的影響而紛紛要求獨立，再則因戰爭導致國內經濟蕭條，使其亦成為美國馬歇爾計畫的資助對象。¹³³如同法國一般，英國亦需美國協助維持西歐的安全，因此其在歐陸的地緣戰略由以往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 和「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¹³⁴政策，轉為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支持西德重建軍隊和回歸主權，將西德視為抵抗蘇聯共產集團的緩衝國。

¹³¹ Michael Gehler, *Deutschland: Von der Teilung zur Einigung 1945 bis heute* (Wien: Böhlau, 2010), 63.

¹³² V 型火箭之原文為 Vergeltungswaffe(報復武器)，首款 V1 於 1942 年研發，搭載當代最先進的火箭推進科技；在 1944 年盟軍諾曼地登陸成功後，希特勒隨後於 6 月 13 日下令發射 V1 火箭轟炸倫敦。同年 9 月 7 日，速度更快、摧毀力更強的 V2 火箭升空，開啟現代導彈的時代。V2 時速高達 5000 公里，由德國至倫敦僅須 320 秒，且自 90 公里的高空下墜攻擊目標，因此無法以雷達偵測，突如其來的轟炸造成倫敦、比利時大城安特衛普(Antwerpen)等萬餘人喪命。參閱德國歷史博物館：<http://www.dhm.de/lemo/html/wk2/kriegsverlauf/wunderwaffen/index.html>

¹³³ 張文木，〈英國戰後外交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 年 3 期，頁 13。

¹³⁴ 依據學者 K. J. Holsti 之觀點，國家按照地理位置可分為內陸國家、島嶼國家以及兩者皆有的國家，這些地理條件決定了一國的外交政策。島嶼國家因海洋的隔絕，只要條件許可，多會採取「孤立」政策，此即為「光榮孤立」政策；「權力平衡」則是在島嶼國家受到大陸強權的威

另一傳統歐洲強權法國與世仇德國自 1871 年起，雙方在僅約 70 年間即經歷了三次大型戰爭（普法戰爭及兩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以後，法國以戰勝國姿態對德國的政策極其嚴苛，卻由原先在戰後欲完全摧毀德國工業，使其轉型為農業國家的立場，轉為支持德國建立軍隊和納入西歐安全體系。其在 1950 年代的地緣政治上出現如此重大的轉折，可歸因於美蘇的崛起和對歐陸的控制，使傳統的歐洲列強被迫選邊，法國亦須面對日益強大的蘇聯集團的威脅，且德國業已於 1952 年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與西歐各國合作密切，使法國一改過去壓制德國的思維，認為透過兩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更進一步的合作，使其成為西歐的安全夥伴，不僅可避免德國再次成為侵略者的角色，亦可藉德國的重新武裝來牽制蘇聯。

135

三、西德之地緣戰略

德國在美蘇對峙、互不相讓下，逐漸形成兩個國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東西德的界線自也成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分界線，而被稱為「前線國家」（Frontstaat）¹³⁶，其在國際地緣政治的地位不言而喻。戰後的德國遭完全解除武裝，工業設施亦多有破壞，使其雖有廣大領土，卻與一般弱小國家無異；東西兩得分處於美蘇兩大陣營的分水嶺，很難保持中立立場，且強權定將要求弱國或小國的忠誠，德國在此局勢下，更無可能打所謂的強權牌來對強權制衡。¹³⁷雖然德國全面遭四個戰勝的同盟國佔領，並因此失去國家主權，卻因冷戰中的美蘇對峙而得以重回國際政治舞台。西德政府成立時的首任總理艾德諾自上任起即訂定該國外交政策將以融入西方民主陣營為目標，因此在內政和外交上，由

裔時，會以征服或殖民來維持其本身國力，藉以保持與陸上強權的權力平衡。摘錄自蔡育岱，《近代外交史要義》，台北縣蘆洲市：晶華文化，2007年，頁38-39。

¹³⁵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7月），頁222-223。

¹³⁶ Frontstaat（前線國家）意指處於兩個相敵政治系統互相接壤之最前線的國家，參閱 Duden 德語電子詞典：<http://www.duden.de/rechtschreibung/Frontstaat>，最後瀏覽日期：2012年3月11日。

¹³⁷ 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檢討》，台北：五南，1994年，頁38。

美、英、法、蘇主導之 AHK 對西德政府人事政策的各種干涉，幾乎獲全盤接受，此可由前述外交部人事政策的曲折一探究竟。艾德諾為了積極重建西德的經濟，也漸次地重啟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一方面深化其西向政策，另一方面藉由 1950 年韓戰的爆發及美蘇對抗的白熱化，爭取到美國最大的支持，即讓德國納入歐洲安全體系和重建軍隊。英國與法國對於德國重建軍隊表現出高度的憂慮，但基於二者亦需美國來維護西歐的安全和對抗蘇聯西進的力量，而在德國建軍的事務上接受了妥協，也終讓西德一步一步地取回國家主權。¹³⁸

由前述可知，艾德諾執意推行的西向政策，即西德更加融入西歐各國的經濟和安全體系，亦儘力地與納粹時期切割，並極力與西歐各國和好與合作，終於使西方國家再度對西德展現信任；而西德自從以平等的身份加入魯爾協定，乃至於日後的歐洲煤鋼共同體，並在同盟國的支持下重新建軍，使西德在美國的歐洲地緣戰略上躍昇為主要的抗蘇夥伴之一，縱然其代價為和東德之間數十年的分裂、敵意與仇視。¹³⁹

小結

於 1951 年起正式運作的西德外交部，其前身乃是 1947 年成立的「德國和平事務辦公室」，專責處理德國與同盟國之間有關戰後對德政策之協調事務；此時即已有前納粹外交官員參與其中，卻在美、英未表否決意見，以及在法國的妥協之下，得以順利運作而未遭裁撤。「德國和平事務辦公室」的存在，或可視為西德就納粹份子擔任公職所引發的許多爭議之開端，蓋西德政府體系中因存在著為數眾多、可能涉及甚或確實涉及戰爭罪刑的前納粹份子，導致日後政府必須逐一面對外界抨擊和譴責的聲浪。由外交部成立時所延攬的前納粹外交官員來看，自布藍肯何恩執掌進行西德外交

¹³⁸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7 月），頁 207。

¹³⁹ 同前註，頁 217。

體制的人事安排後，可循此過程發現許多具有爭議性背景的前納粹官員，即便到了 1950 年代的民主社會，依然活躍在各個階層，甚至透過往昔的工作關係進入公務體系，擔任高階管理職位，卻將本身在納粹時期的作為粉飾一番，企圖安然渡日。

艾德諾雖一再聲明其反納粹主義及反對前納粹份子從事公務人員的決心，卻仍須面對當時政府體系缺乏專業人才的窘境，而對前納粹份子獲政府任用一事做出妥協；對此，艾德諾僅能強調此係基於「專業」考量，將國家建設優先性置於道義上的堅持之前。雖然艾德諾政府，尤其是外交部的人事政策在建國初期曾造成西德與同盟國之間的齟齬，但艾德諾強勢的作風以及積極地向西方國家靠攏，使美、英、法等國針對西德政府的人事政策未有更深入的干涉。由上文可見，在人事政策方面，多為西德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角力所衍生而出的政治鬥爭，以及在媒體的披露下所造成的政治醜聞。此外，西德建國後，雖逐步取回國家主權，卻亦深陷美、蘇之間的對抗和全球性兩極冷戰體系，使艾德諾在 1950 年代不僅須面對前納粹份子擔任公職，甚至擔任代表國家的外交官員，亦須周旋於美蘇冷戰和東西兩德的緊張關係中。

第四章 重建外交體系之得失

西德首任總理艾德諾於 1949 年成立中央政府，但同時同盟國仍掌握最高的決策權，使艾德諾充其量僅為一中間人，其針對各部會的人事安排均仍須由同盟國的「聯軍駐德高等委員會」(AHK) 同意後始生效力。艾德諾身為當時德國最高行政首長，為能擺脫納粹第三帝國如此沉重的歷史包袱，並且再度贏得世界的信任，毅然決然放棄與東德統一的契機，轉為全面將西德完全地融入西歐，包含在經濟上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及軍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歷史洪流之中，德國對歐洲造成了兩次的浩劫，尤其自 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中期為止，與法國發動了三次侵略戰爭(即 1870 年的普法戰爭、1914 年的第一次和 1938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德法兩國長期相互地仇視。法國於二次大戰後甚至因此設定目標，欲將德國的工業設備完全摧毀，使其成為一無工業基礎之農業國，進而永遠地摒除法蘭西東部邊界的威脅。對英國而言，德國再次的戰敗也意味著大英帝國的國祚得以保留，姑且不論其世界霸權之地位是否將由美國或蘇聯取代。

艾德諾面對國內百廢待舉的困境和國際社會對德國的覬覦，展現出德國人剛毅的性格；受制於同盟國的掌控下，擔負起成立西德聯邦政府之重任，加上國會在野的社會黨對艾德諾而言係一強大的競爭對手，以及戰後由工黨執政的英國對西德的社會黨較偏袒，使艾德諾政府面臨更多挑戰。¹⁴⁰除此之外，西德外交部曾任用許多前納粹官員，此與艾德諾持續強調其反納粹和深化民主制度的理念有所混淆，且亦對西德政府聲望造成傷害。學者郝思悌 (K. J. Holsti) 認為，一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深受國內環境、國際環境以及決策者本身的認知等三項變數的影響。¹⁴¹艾德諾建立了西德的對外關係，其外交政策自然受當時國際局勢影響，加之以德國分裂為二，

¹⁴⁰ 連玉如，《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新德國問題”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57。

¹⁴¹ 郝思悌(K. J. Holsti)，《國際政治分析架構》(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李偉成、譚溯澄譯(台北：幼獅文化，1991 年)，頁 108。

艾德諾如何處理兩德關係，同時維持西德在歐陸上的既有地位，甚至突顯其地緣戰略之意義，是一頗值得深入了解的議題。

第一節 艾德諾政府之外交政策

一、西德建國初期之外交處境

西德的聯邦政府成立於 1949 年，當時僅得設立類外交單位專責外交部成立的準備事務，此即「聯邦外交事務局」(Bundesamt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和「駐外領事暨經貿代表處統籌辦公室」(Organisationsbüro für die konsularisch-wirtschaftlichen Vertretungen im Ausland)，但因人事安排極富爭議性，且不乏 AHK 對西德政府的干涉，因此外交部的成立過程並不順遂，此亦連帶影響到艾德諾的外交政策。

自艾德諾接掌總理職務後，身為當時德國的最高行政長官，艾德諾試圖扭轉德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在兼顧民族和國家利益下，對內儘量排除任用前納粹官員，對外則緊守「西向政策」的路線。職是之故，艾德諾的外交政策與第三帝國時期，乃至於與威瑪和德皇時期的外交政策全然迥異，加上德國自 1949 年起分裂為東西兩個德國，使其外交事務更相形複雜。初期的西德面對主要的內政和外交議題有三：保障國土安全、重建政治、社會和經濟、解決德國問題，三者均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與外交政策相關。此外，西德在存有德國將一分为二的認知下，其過渡性的抑或永久性的自我定位也增加艾德諾擬定外交政策的困難度。¹⁴²

總歸而言，艾德諾政府的外交政策涵蓋了兩個層次，其一為取得在美蘇兩大陣營衝突中的生存權，在避免捲入可能擦槍走火的美蘇戰爭的同時，全面深化與西歐及美國的合作；其二則是西德與東德之間的關係。如前述，西德接受將工業重鎮魯爾區交由國際管理機構治理，該區域盛產的煤礦和工業基礎對西歐的復甦而言，有著重要和關鍵性的作用。美國雖透過其駐

¹⁴²洪丁福，《德國的分裂與統一－從俾斯麥到柯爾》(台北：台灣商務，1994)，頁 217。

歐軍隊間接維持西歐的安全，但大戰後世界各地的衝突此起彼落，尤其是 1950 年的韓戰爆發，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美國，帶領聯合國部隊與北韓、蘇聯及中國進行對抗。由逐漸進入穩定發展的西歐來看，除了東西德界線處於緊張情勢以外，歐陸再度發生戰事的機率極小，因此美國雖繼續援助西歐各國，但也希望西歐國家能儘快擔負起防衛歐陸的責任，使美國減輕負擔。基此，將西德納入西歐的經濟和安全體系，成了美國在歐陸地緣戰略的當務之急，尤其在大戰中受創嚴重的法國，屢次提出反對停止摧毀德國工業設施以及反對西德重新武裝等重大事務的意見，卻也因仍須仰賴美、英共同重建歐洲和維持該區域的安全，加上美國強勢的運作，反對聲浪逐漸沉寂，經一連串的西歐整合，最後更使西德建軍計畫得付諸實現。

143

法國對於西德的重建和復甦因無力阻擋而採取消極的認可，但其憂慮依然存在，法國外長舒曼 (Robert Schumann) 針對法德問題提出了「舒曼計畫」¹⁴⁴加以因應；艾德諾雖訝於法方的提案，卻立即表達贊同，其內閣也因此在面對法國對薩爾區的強硬政策上稍獲紓解。隨後西德政府於 1950 年 5 月 9 日宣佈將加入甫於前一年成立的歐洲理事會 (Europarat)，也在同年 7 月 13 日正式成為會員；對德方而言，參與西歐國際組織不僅提升自我形象，亦可藉此將魯爾區佔領法的議題公開在歐理會上提出討論，其最終目的乃在於通盤檢討魯爾區佔領法之必要性。¹⁴⁵艾德諾對於與西歐的合作並未就此停滯，1952 年 1 月西德國會通過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使魯爾區得以結束由國際管理機構管轄的現狀，讓西德在邁向獨立自主的路上更向前一步。¹⁴⁶

¹⁴³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7 月)，頁 215-216。

¹⁴⁴ 「舒曼計畫」係法國外交部長舒曼 (Robert Schuman) 於 1950 年 5 月提出結合歐洲基礎工業之計畫，據此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使其成為日後歐洲進行統合的基石。摘錄自王玉葉，〈歐洲聯盟之輔助原則〉，《歐美研究》，三十卷二期(民國 89 年 6 月)，頁 2。

¹⁴⁵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 2009), 71-79.

¹⁴⁶ *Ibid.*, 82-84.

二、西德之重新武裝及安全問題

原本在德國統一和分裂的十字路口前徘徊的艾德諾，在經濟和內政方面的各項政策屢見佳績，使其完全拋棄為了統一而將可能陷入的東西德及美蘇之間的政治糾葛，轉而全力支持能夠促進西歐地區和西德本身的安全，以及恢復西德經濟實力的西向政策。接下來爭取更多主權的挑戰即在於西德的重新武裝和同盟國佔領法的重新審視。在西方國家中，美國首先提出應讓西德擁有自己的軍隊的構想，使西歐盟國感受到莫大的壓力。1950年3月，時任在野黨國會議員的邱吉爾，卻首先公開表達支持西德建軍；不過，他所面對的是國會中排山倒海的反對聲浪，因多數人均認為，西德的建軍將危害到英國與蘇聯的關係，也將破壞德法之間的和解過程。¹⁴⁷邱吉爾仍於1950年8月在歐洲理事會開會時，表達了支持西德建軍的想法，前提是必須將德軍置於北約或歐洲部隊統轄之下。不過，此一建議卻違反了歐洲理事會章程第一條第四項之規定：國家防務非該組織之職權範圍，因此遭到否決。¹⁴⁸艾德諾本身於同一時期亦僅提出建構一支機動警察部隊，其受中央指揮執行保安任務；不過，當時在東德即已存在著由人民警察體系建立的半軍事化單位。艾德諾的提議以及讓西德重新武裝的議題，卻因韓戰爆發、1948年布拉格的共黨政變以及柏林封鎖等事件，而成為廣受注目和討論的話題。艾德諾雖言：我決不思考這個問題（建軍）¹⁴⁹，也在媒體前一再重申此立場，事實上卻是全心投入研議此可能性，且不予在公眾場合談論此事；艾德諾甚且認為，同盟國既已解除德國的武裝，則應承擔保護德國人民免於外來威脅的責任。¹⁵⁰就美國的立場而言，普魯士軍隊的優良傳統與高效率的戰鬥力一向為許多國家所重視與極欲仿效之對象。在美蘇之間冷戰興起之際，雙方的衝突及對立日漸明顯。德國軍人的經驗與技

¹⁴⁷ Ibid., 85.

¹⁴⁸ 鍾志明，〈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歷史制度分析：經濟與安全的權衡〉，《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六期（民國99年12月），頁15。

¹⁴⁹ Arnulf Baring, *Außenpolitik in Adenauers Kanzlerdemokratie: Bonns Beitrag zu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München: Oldenburg, 1969), 70.

¹⁵⁰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 2009), 86.

能，尤以對付其東方的敵人—俄國，為美國駐德軍事當局所希望爭取與利用。故在此段期間，德國將軍漸受到重視¹⁵¹。美軍駐德指揮官克萊 (Gen. Lucius D. Clay) 亦曾表達其贊同成立一支西歐聯合軍隊的立場；為了探測同盟國實際的立場，也藉此向世人表達西德對歐洲的區域安全構想，艾德諾特意接受以美方媒體為主的訪問。不過學者 Baring 卻認為艾德諾之舉適得其反，也傷其形象。¹⁵²

在世界局勢詭變的 50 年代初期，西德感受到自身的脆弱、東方共產集團—尤其是東德—的壯大以及西歐安全問題的急迫性，艾德諾政府於 1950 年 8 月向 AHK 提出一份備忘錄，當中包含幾項重點：一、建立適用於全部西德領土境內的保安警察，其數量至少應相當於東德的人民警察；二、建請同盟國增加駐紮西歐各地的軍隊數量，因守衛西德的責任仍由同盟國保留；三、若建立歐洲聯軍，西德將義不容辭地提供人員。由此備忘錄可推論，艾德諾在當時確實是反對西德建立本國的軍隊，也代表其欲將西德更深度地融入西方體系的決心。¹⁵³

艾德諾在此間的諸多努力，終於在 1950 年 9 月於紐約召開的同盟三國 (美、英、法) 外長會議開花結果；三國外長於會後發表聲明，宣稱西德政府在兩德統一前，將被視為唯一代表德國的政府，其係依自由民主程序所建立，故得在國際事務中代表德意志民族。此聲明又稱為「紐約聲明」，亦於日後成為西德主張其為唯一代表全德國之政府的依據，影響西德國家政策數十年之久。¹⁵⁴

時任法國總理的普雷文 (René Pleven) 深知法國無力阻止，也無法反對西德的建軍，但西德軍隊卻也可發揮阻擋蘇聯紅軍和保衛法國的力量；因此主動出擊，率先在美國表達讓西德軍隊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的可能性之前，提出成立由聯合司令部統轄的歐洲聯軍的主張，此即為「普

¹⁵¹ 傅寶真，〈戰後西德正式建軍前軍人的處境與掙扎(1945-1949)〉，《陸軍學術雙月刊》，44 卷 498 期 (民 97 年 4 月)，頁 69。

¹⁵² 同註 148，頁 75。

¹⁵³ Kurt Düwell,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61) – eine dokumentarische Einführung* (Köln: Böhlau, 1981), 193-194.

¹⁵⁴ *Ibid.*, 195.

雷文計畫」(Pleven plan)¹⁵⁵；如此既可運用德國提供的軍力，亦可避免其擁有獨自的軍隊和指揮部。¹⁵⁶惟在法國無法確認西德重新武裝後之對國際局勢將造成何等影響，法國國內也普遍對西德仍存著高度不信賴的情況下，普雷文的提案於 1954 年遭法國國會否決而功虧一簣。¹⁵⁷

艾德諾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與西方同盟國之間的關係，在 50 年代初期持續圍繞在西德建軍及西歐安全的議題上。1950 年底，艾德諾提出其未來政策的主要目標：一、結束與西方同盟三國之間的戰爭狀態；二、將駐德盟軍限制在防禦外來危險的功能上；三：逐步將佔領法透過一系列的國際條約加以取代，亦即以平等國家身份簽訂合於本國利益之條約。¹⁵⁸

三、德國問題及德國條約

另一個尚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即是西德與東德未來關係的發展，而此係一棘手的問題，蓋兩德的統一或分裂均取決於美蘇兩大國在歐陸的地緣戰略。艾德諾政府的外交國務卿哈爾斯坦 (Walter Hallstein) 於 1955 年提出了「哈爾斯坦主義」(Hallstein Doktrin)，其要義在於西德必須盡力避免任何可使兩德分裂成為合法化的行為，在堅持西德政府為唯一合法代表德國之政府及一個德國原則的同時，拒絕承認東德的地位，並與承認東德的國家斷交，即便同時承認西、東德的國家，亦被哈爾斯坦稱為「不友好行為」，試圖由國際法的角度來給予西德國際地位上的法效力，並藉此強硬的手法逼迫他國在東西兩德之間擇一建交。例如 1957 年南斯拉夫和 1963 年古巴相繼與東德建交，西德立即以斷絕外交關係作為對該二國之報復。¹⁵⁹即便

¹⁵⁵ 1950 年 10 月 24 日，時任法國總理的普雷文提出建立由法、義、盧、比、荷和西德共同組成聯合軍隊的構想，又稱為 EVG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歐洲防衛共同體)，藉以預防蘇聯對西歐的威脅及排除西德獨自建軍將對法國造成的恐懼。參閱 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 (布朗德總理基金會) 網頁，http://www.bwbs.de/bwbs_biografie/Pleven_Plan_debated_B156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29 日。

¹⁵⁶ René Albrecht-Carrié,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New Jersey: Littlefield, 1973), 634.

¹⁵⁷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頁 219。

¹⁵⁸ Arnulf Baring, *Außenpolitik in Adenauers Kanzlerdemokratie: Bonns Beitrag zu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München: Oldenburg, 1969), 83.

¹⁵⁹ 德國外交部網路資料庫，

已進入 1960 年代較穩固的冷戰時期，西德依然持續嚴格奉行哈爾斯坦主義，在國際上恪守其單獨德國代表權和否定東德的外交政策；但由於 1969 年布朗德接掌總理職位後，美蘇關係逐漸和緩，西德亦不再堅持一個德國的政策，轉而與東德進行交流，且國內人民期待兩德之間關係能夠和解並正常化；基於上述三個有利的局勢條件，西德在布朗德時期逐漸放棄哈爾斯坦主義，¹⁶⁰加上東德為了取得國際支持而提出「兩個民族」和「兩個國家」的概念，形成兩個德國均不再堅持統一的態勢，為將來兩德進行交流，乃至於統一，奠下了和平交流的基礎。¹⁶¹

東西德之間的德國問題持續無法解決，連帶影響到艾德諾的西向政策和西德的未來發展；艾德諾政府自成立後，積極從各面向為德國爭取更多的主權，其最主要的成就在於 1951 年 11 月 22 日在巴黎，由西方三同盟國與西德在各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上，通過了「德國條約」(Deutschlandvertrag) 的草案，其原名稱為 **Grundlagenvertrag** (基礎條約)。此條約象徵了西德朝向獨立的主權國家之路更加平坦，也意味著同盟國的「佔領法」即將失去存在的意義。惟史達林於 1952 年 3 月 10 日先發制人，對西方同盟國提出照會，要求給予全德國一個自由、民主的根基，使其能在民主制度下進行全國性的選舉，並建立一獨立、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前納粹時期的軍人，除非遭受判刑，否則應享受與一般人民相同的基本人權。¹⁶²史達林的照會事實上是極可能讓西德欲加入西歐體系的計畫付之一炬，蓋蘇聯了解到美國於韓戰結束後，勢必將打道回府，留下一個真空的西德和脆弱的法國，因此欲誘導西德接受蘇聯建議，成立一個與東德統一、中立的新德國；在統一德國的現實方面，確實符合艾德諾的理想，不過蘇聯打的算盤，西方國家均看在眼裡，因此西方三同盟國對史達林的照會不予置評，而是繼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PolitischesArchiv/HistorischeDokumente/Ostpolitik.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14 日。

¹⁶⁰ Christian Hacke, *Die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Konrad Adenauer bis Gerhard Schröder* (Berlin: Econ Ullstein List Verlag, 1997), 152.

¹⁶¹ 朱子亮，〈後冷戰時期德國中東外交政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22-23。

¹⁶² Kurt Düwell,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61) – eine dokumentarische Einführung* (Köln: Böhlau, 1981), 215.

續與西德進行德國條約方面的協議，這也代表了艾德諾為了西德融入西歐的同盟體系，不惜放棄統一德國的機會，轉而接受德國分裂為二的事實。

163

德國條約雖於 1952 年由西德政府簽署，但卻在國會的通過程序上遭遇阻礙，蓋德國條約的效力與附帶的成立「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 (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簡稱 EVG, 亦即前述之「普雷文計畫」) 掛勾，而 EVG 即代表德國將重新武裝。國會的社會黨對於德國的重新武裝抱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因此德國條約及 EVG 遲至 1953 年始雙雙獲國會通過。惟如前文已述，法國國會最終仍否決了 EVG，使身為主角的德國條約失去效力。¹⁶⁴不過，四國隨後密集進行協商，研擬出所謂的「巴黎條約」，其中包含調整過內容的德國條約，以及西德以正式會員身份加入 NATO 的相關規範等；該條約於 1955 年 2 月 27 日經由西德國會 (Bundestag) 通過，最後並於同年 5 月 5 日正式生效，¹⁶⁵為西德的西向政策畫下完美句點。



圖 8: 哈爾斯坦 (Walter Hallstein), 1957 年。

資料來源：聯邦檔案資料庫，檔名 Bild-00009859，網址：

[http://www.bild.bundesarchiv.de/cross-search/search/_1332903680/?search\[view\]=detail&search\[focus\]=52](http://www.bild.bundesarchiv.de/cross-search/search/_1332903680/?search[view]=detail&search[focus]=52)

¹⁶³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 – 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kel, 2009), 119-125.

¹⁶⁴ 德國國會網路資料庫，<http://www.das-parlament.de/2011/46-47/Kehrseite/3657405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14 日。

¹⁶⁵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西德歷史之家基金會)，http://www.hdg.de/lemo/html/DasGeteilteDeutschland/JahreDesAufbausInOstUndWest/ZweiStaate_nZweiWege/pariserVertraeg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15 日。

第二節 艾德諾的德國政策

一、德國之分裂及哈爾斯坦主義

如前所述，艾德諾的外交政策圍繞在與四個戰勝的同盟國之間關係的建立、鞏固和維持，因此政策走向與同盟國對德國政策是緊密相連的，而同盟國之間的鬥爭亦對西德的外交政策產生反饋，蓋同盟國受到戰爭的影響程度各有不同，其於戰後所處的地位和具備的實力亦然，使艾德諾的各項政策必須不斷地調整、適應。尤其在德國政策上，艾德諾一方面力促西德融入西歐體系，加速西德民主制度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承擔了極高的政治風險，原因在於西德捨棄與東德統一的機會，使之處於長達四十年的分裂狀態，尤其對因此而導致家人分隔二地的德國人民而言，更是一層抹滅不去的陰影。

固然西德與法國徹底地和解，同時因西向政策而得以快速地復甦，藉與西歐國家建立經濟合作基礎，以及後續加入安全體系 (NATO)，為西德帶來了重要的穩定社會力量，造就了舉世矚目的德國經濟奇蹟；卻也因艾德諾一心的西方化，失去了在 1950 年代初和東德統一的機會，產生了艾德諾頑固、僵化的行事風格以及不願使德國統一的形象而飽受抨擊。學者史瓦茲 (Hans-Peter Schwarz) 認為，西向政策帶給了西德軍事安全、社會福利、民主制度的鞏固和國際社會上的聲望，其代價卻是兩德分裂的定型化，這是個令人遺憾的事實。¹⁶⁶

另一項促成兩德分裂定型化的因素即為時任外交國務卿的哈爾斯坦所提之「哈爾斯坦主義」，其係西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起源點，主要在於強硬地堅持艾德諾的西德政府是德國唯一合法的代表政府，徹底否認東德之地位，迫使世界各國必須在西德和東德之間擇一建立外交關係，使東德陷於外交孤立中。¹⁶⁷在艾德諾堅守此原則下，德東地區受蘇聯控制

¹⁶⁶ Hans-Peter Schwarz,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Die Aera Adenauer 1957-1963. Epochenwechsel*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3), 372.

¹⁶⁷ 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165.

的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 SED) 政權與西德關係快速惡化，導致雙方相互敵視，甚至仇視，將兩德統一的願景推向無底深淵。此外，哈爾斯坦主義也闡述了西德拒絕承認戰後由東德與波蘭政府簽訂的德、波邊界條約(奧得-奈瑟河界線)，聲稱須待對德合約簽訂後始得確認，而此又牽涉到蘇聯的對德和掌控東歐地區的政策。¹⁶⁸兩德對立和衝突日益加深，且在 1948 年 7 月至 1949 年 5 月發生了「柏林封鎖」(Berlin Blockade，又稱「第一次柏林危機」)¹⁶⁹，在西方三國佔領的柏林地區遭東德行政當局封鎖交通及物資運送，造成西柏林失業人口急速攀升至 30%，示威、抗議、社會動盪不安的情形屢見不鮮；西德政府與西方三同盟國聯合對西柏林進行空中援助，在 1950 年 3 月 31 日風所行動結束前後，西德政府總共耗資 15 餘億西德馬克援助西柏林，使其安然度過危機。同年 8 月，西柏林市政府修法通過將該市改制為西德的其中一邦，卻遭 AHK 予以否定，但西德各項法令在西柏林地區仍適用。¹⁷⁰第一次柏林危機後，東德的 SED 政權亦趨於鞏固，首任總理葛羅特沃爾 (Otto Grotewohl) 認為德國應加以統一並舉行全國性的自由選舉，也在蘇聯的指使下，提出其對德國未來的構想。當時兩德之間尚存開放的溝通管道，葛羅特沃爾於 1950 年 11 月致函艾德諾，提出使德國成為中立國、保障基本人權、舉辦民主選舉以及成立臨時政府準備工作小組等呼籲，其中關於臨時政府準備工作小組方面，東德要求另成立一制憲委員會，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各由東西兩德提出代表；不過，諸此呼籲和提案卻遭艾德諾一概拒絕，蓋其自始即認為東德政權不具合法性。¹⁷¹

¹⁶⁸ 武正鸞，《德國外交戰略 1989-200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頁 33。

¹⁶⁹ 有鑑於美國及英國佔領區之合併帶給蘇聯莫大的疑慮，史達林為抵制美英二國，自 1948 年 7 月起封鎖德西地區通往柏林的鐵公路。美國總統杜魯門堅持不得放棄柏林，因此展開大規模的空中補給行動，持續到隔年 5 月史達林宣布停止封鎖為止。參閱 The National Archives (英國國家檔案資料庫)，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cabinetpapers/themes/berlin-blockade-formation-nato.htm>，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6 月 1 日。

¹⁷⁰ 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73.

¹⁷¹ Auswärtiges Amt, *Auswärtige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72), 29.

事實上，西德政府與東德政府之間為此議題仍維持往來的溝通管道，直至 1951 年終，聯合國在西德政府的要求下，同意派專員檢視德國舉辦全國性選舉的可能性，卻因東德政府拒絕聯合國專員入境，使兩德共同舉辦選舉的構想破局，而德國統一的可能性亦消失殆盡。¹⁷²這是聯合國針對德國統一問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所採取的積極行動。¹⁷³自此，艾德諾更加致力於將西德完全地融入西歐，成功地於 1951 年 5 月讓西德以完全的會員身份加入歐洲理事會。

二、柏林危機

由兩德在 1950 年代的互動來看，可以明顯地觀察到東西德之間的角色關係反映在美蘇兩強的衝突上，兩德關係趨向惡化的發展正是美蘇對峙的體現。1961 年的 6 月至 9 月可視為東西德交惡的最高峰；一方面蘇聯催促西德儘速與其簽訂和平條約，另一方面東德政府則呼籲西方同盟國將其駐軍撤離西柏林，使西柏林成為非軍事區，但蘇聯及東德的要求均遭美、英、法及西德拒絕，隨後華沙公約組織各國在蘇聯的帶領下，加強華沙組織國家西邊國境的軍力並動員後備部隊，美國亦表態若華沙公約集團對西歐造成威脅，願提供六個師的部隊駐紮西歐進行對抗，東西德與美蘇雙層次之戰爭一觸即發。隨後東德政府於 8 月下令開始興建柏林圍牆，將西柏林完全阻隔，禁止東西柏林人民自由往來，進出東西柏林須先取得通行證，即便貫穿市區的地下鐵也因圍牆而停駛；西柏林自此成為一孤島，直至 1989 年圍牆倒塌為止均僅能藉由空中管道與外界聯繫。在柏林圍牆興建之前，東西柏林並無邊界隔開，因此在圍牆興建之前，估計已有約 250 萬人選擇向西柏林投奔自由，即便圍牆完成後，仍有高達五千人冒險跨界投靠西德，其中有許多人更為此付出生命代價。¹⁷⁴

¹⁷²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 2009), 106-107.

¹⁷³ 朱明權，〈聯邦德國早期的“一個德國”政策〉，《德國研究》，2001 年 1 期 16 卷，頁 14。

¹⁷⁴ 湯紹成，〈柏林圍牆與德國統一對兩岸的啟示〉，《國政分析》，國安(析) 098-033 號(2009 年 11 月 6 日)。

柏林圍牆的興建引發駐紮西柏林的西方盟軍和當地居民強烈的抗議，時任西柏林市長的布朗德在其致美國總統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的信件中，表達其和柏林居民對西方盟軍的軟弱和不信任；不過，甘迺迪卻也以不願挑起戰端的理由回應布朗德。西德總理艾德諾雖然對柏林圍牆的興建提出強烈抨擊，但仍對蘇聯駐西德大使 Andrej Smirnow 保證將不會做出可能使雙邊關係惡化和危及世界局勢的行為。雖然美軍仍派遣了 1500 名軍力前往西柏林，另外在東西柏林饒富盛名的查理檢察關卡(Checkpoint Charlie) 布署坦克車與蘇聯坦克對峙，但此僅有其象徵性的意義；艾德諾於 8 月 22 日首度在圍牆建立後造訪西柏林，卻未受到盛大的歡迎。

同年 11 月底，甘迺迪與艾德諾在華盛頓會面，雙方取得對於未來德國政策的共識，即柏林由四個戰勝國佔領的現況將繼續維持、與蘇聯的往來僅針對現有的議題，以及東德仍應持續排除於各項政治性談判之外；數日後，東德政府於 11 月 30 日對西德提出「建立正常關係」的建議，其遭到西德政府漠視的結果可謂理所當然。¹⁷⁵

細觀前述過程，東西德、東西柏林及東西方兩大陣營自 1950 年代的艾德諾時期起，即處於戰爭邊緣狀態，艾德諾原先信誓旦旦地要達到德國統一的目標宣告失敗，甚至造成兩德之間的仇視，可謂艾德諾在建立外交體系過程中的一大損失。但若論及其成功之處，則在於西德能更專注於和西歐結盟的過程，加強西德與西歐各國和美國之間的合作，促進西歐地區自由經濟、福利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安定，並排除各種困難而使西德重新武裝、成為 NATO 會員。此外，西德更於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之後，繼續倡導西歐各國深化相同部門間的合作關係，藉此達到經濟上，甚至於政治上的統合，造就了今日的歐盟。

¹⁷⁵ 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284-288.

圖 9：柏林圍牆界線圖（中間及環繞西柏林之黑色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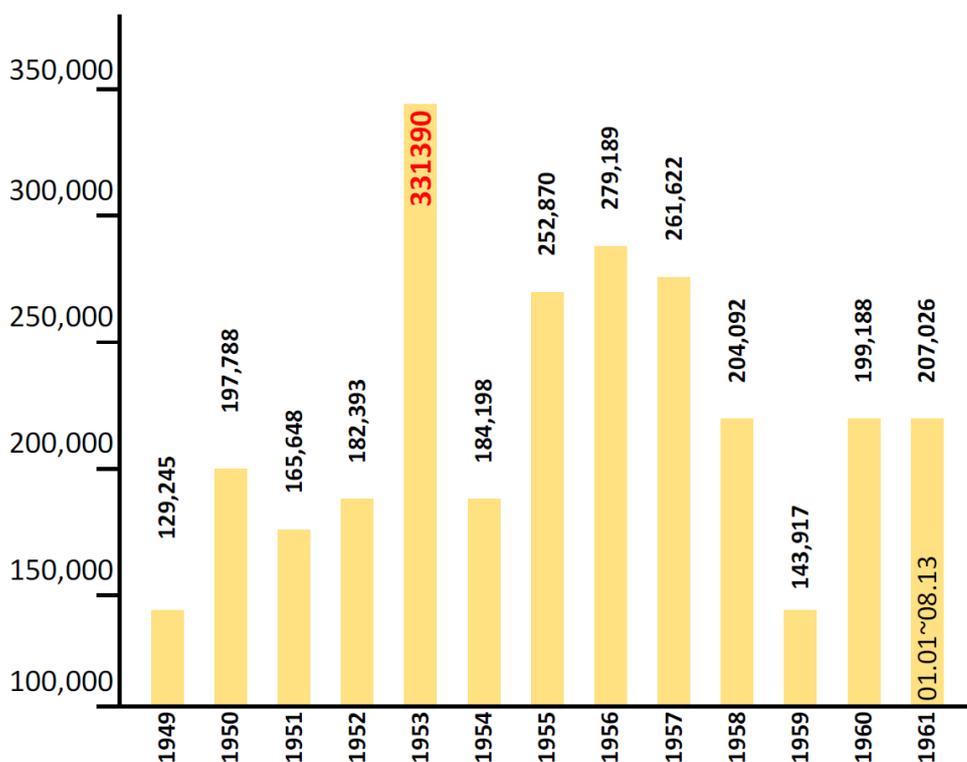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Bild IV.

圖 10：四強瓜分下的柏林。



資料來源：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Bild IV.

圖 11：1949 年至 1961 年間的東德逃亡者人數。其中可看出於 1953 年的逃亡人數逾 33 萬人，係 1949 至 1961 年間之最高數目。在 1961 年的上半年之間，由於東西德交惡而導致關係緊張，致使逃亡人數快速飆升。



資料來源：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287.

圖 12：援助西柏林的三條空中走廊。(註：三條空中走廊之起點為 Hamburg 漢堡、Hannover 漢諾威及 Frankfurt 法蘭克福)



資料來源：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Bild III.

第三節 西德與同盟國之外交關係及其影響

戰後於 1949 年成立的西德政府，由於至 1955 年重新取回國家主權之前，其內政和外交政策均受同盟國不同程度的掌控，在艾德諾擔任首任總理的初期，西德並無正式的外交部，更遑論有外交政策。因此西德政府自成立後至冷戰初期的國際事務大多圍繞在與四個戰勝國之間的往來，包含接受同盟國對德國所採取的「去納粹化」措施、「去中央化」的行政統治、系統性的「去工業化」摧毀、「去武裝化」的剝奪以及「民主化」的「再教育」，一切都體現了戰敗國完全失去尊嚴和任何立場的窘境。

但德國並未就此從世界上消失，同盟國雖佔領德國並施行統治，仍在同盟國之間存在對德政策的共識及艾德諾政府的努力下，逐漸給予西德更多的自決權，使西德因此能積極展現其反省過去歷史的誠意，再度回到國際政治舞台。艾德諾在重建外交體系的過程中，最主要的目標在於恢復德國的主權，在此即牽涉到兩德政策，以及透過正常運作的外交部來與各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可分為以下幾點：一、就兩德未來的發展，即所謂的「德國問題」，取得同盟國的共識；二、爭取更多的主權；三、與西歐及美國結盟，來獲取西德的安全保障；四、與世仇法國和解；五、為德國在納粹時期所犯下的罪刑贖罪¹⁷⁶。

在前一節已論及艾德諾之德國政策，至於在與同盟國及蘇聯之間的關係，則須區分為兩大部分，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歐體系與以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集團，蓋西德因艾德諾奉行的西向政策，使西德自始即處於由美國、英國及法國為主要成員的西歐經濟暨安全體系內，而使得西德與蘇聯掌控的華沙公約集團日漸交惡，導致東西兩德自此分道揚鑣。

¹⁷⁶ 對納粹時期犯下的罪刑之贖罪，係艾德諾為了對世人展現西德反省、認錯的態度，藉此和緩各國對德國嚴苛的戰後究責要求、建立對德國的信任，同時也代表了西德為代表德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西德對此在道義上的代價極高，不但獨自承擔戰敗賠款，也對受到納粹侵害的歐洲各國和以色列提供鉅額的補償款項。參閱 *Auswärtiges Amt, Auswärtige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72), 13.

以下就美、英、法等國的對德政策及西德重建外交體系對同盟國所造成的影響做一分析：

一、同盟國之對德政策

(一)、美國：

身為大戰後世界兩大超強之一的美國，在其帶領下聯合西歐各國建立安全體系，並排除法國的反對，使西德成為結盟的夥伴之一。美國自大戰結束直至艾德諾政府時期，對西德政府的各項外交和內政政策有極深入的干涉；尤有甚者，美國仗勢其優越的國力，亦對英、法等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德政策上產生了影響。美國在西歐安全體系上最具爭議的作為，當屬不顧英法的顧慮和反對而積極推動西德建軍的決定。由於艾德諾亦認為西德必須擁有防衛本土的軍力，不論是西德自身的抑或納入歐洲聯軍，美國在西德建軍上的支持，也意味著希望西德更加聽命於美國，再使美國對西德擁有更高的操控權。¹⁷⁷

美國在西歐之所以能成功地建立起的一套美式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蘇聯在其包含東歐各國及東德的勢力範圍內，建立了以其為首的封建體系，在此體系中，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由蘇聯操控，且經濟上斷絕與西方國家的往來；另一方面則是透過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在復興西歐的政經體制的同時，將美式民主及美式資本主義精神融入其中，且透過全面的社會重建而一改往昔政治和經濟處於競爭的形態，達致社會與經濟相輔相成的新局面。此外，西德在安全問題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呼應，使美國認知到唯有將西德納入軍事安全體系，使西德重新武裝並共同擔負保衛歐陸安全的責任，美國始得減輕軍事支出，也使西歐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卻依然可藉由 NATO 與西歐繼續維持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而不致對歐陸失去影響力。也正因如此，使艾德諾欲讓西德

¹⁷⁷ Gero von Gersdorff,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3), 99-100.

在短期內復甦、融入西歐體系並與之結盟，甚至重新武裝西德的理念，獲得美國全力的支持，並促使美國對英、法等國施壓促其合作，完成建立西歐聯合安全體制，也使蘇聯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對西德的建軍和成為 NATO 會員做出讓步。¹⁷⁸

(二)、英國：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英國在世界上的強權地位逐漸由美國取代，到了 1945 年的後大戰 (Post-war) 時期，美蘇在歐陸的針鋒相對已到了白熱化地步。英國界於兩極之中，時任首相的邱吉爾一方面嘗試緩和美蘇對峙造成的僵局，營造英國在東西兩大陣營中的中立地位，另一方面則欲恢復邱吉爾在戰時的輝煌形象，以及在戰後促成和平的代表象徵，並持續對德國進行壓制策略；卻基於和外長伊登 (Robert Anthony Eden) 及外交部高階官員之間的立場南轅北轍而終告失敗。¹⁷⁹但為了避免與強勢的美國出現齟齬，英國政府遂軟化其強硬的對德政策，由先期的質疑、拒絕和反向操作，一路到 1955 年西德加入 NATO 成為會員，英國對西德的建軍以及加入安全體系出現 180 度的變化，使其國家形象有如美國的附庸國一般。¹⁸⁰

依據學者 Gero von Gersdorff 分析，英國的歐洲政策中涵蓋兩個主要範圍，其一係維持大英國協 (Commonwealth) 體系在全球的鞏固，亦即透過國協會員國之間的優惠關稅及更緊密的貿易往來 (Imperial Preferences) 維護會員國的關係；其二為英國對美國具有更特殊的連繫關係 (Bevorzugte Verbindung – Special Relationship)，此連繫應促使大英帝國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輔相

¹⁷⁸ Ibid., 101-103.

¹⁷⁹ Anthony Seldon, *Churchill's Indian Summer: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1951-1955*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1), 396-397.

¹⁸⁰ Dr. Wolf-Rüdiger Baumann,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187-188.

成，且亦須對英國有利。惟此二範圍終究無助於英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上的萎靡，使其失去世界強權的龍頭地位。¹⁸¹

縱然英國的國力在 1945 年仍可稱為世界三大之一（美、蘇以外），卻為了擊敗軸心國取得勝利，而耗盡黃金和美元準備，軍事上也高度依賴美國的彈藥、後勤及各種物資援助。於 1945 年 7 月上台的英國工黨（Labour Party）政府面對政府的嚴重赤字和國內頹廢的社會，毅然決然撤出印度、錫蘭、緬甸、巴勒斯坦，並放棄與希臘及土耳其簽訂保障條約，以減少政府重擔，更可集中資源維護大英帝國在蘇伊士運河和阿拉伯半島石油運輸的利益。不過，即使英國接受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卻僅對英國整體經濟帶來微幅的好轉。整體而言，西歐大國往昔稱霸世界的局勢在二次大戰之後已完全改觀。¹⁸²

隨著史達林於 1953 年逝世，英國感受到重新對歐洲大陸進行和平規劃出現契機，尤其認為應與蘇聯和解以緩和局勢；此構想卻對艾德諾造成深層的疑慮，擔憂英國將為此出賣德國，蓋邱吉爾在國會提出舉辦同盟國四強會議及研商解決德國事務的要求，使艾德諾認為有如「波茲坦會議」的翻版¹⁸³，自此在面對英國時，行事更加謹慎。為了避免由於英蘇和解而對中歐地區產生負面效應且犧牲德國的利益，艾德諾透過所有管道來阻礙英國的任何提議，使英國與蘇聯在四強會議之前無法預先達成解決德國問題的共識。因此在四強會議上，邱吉爾雖依然提出上述構想，理所當然地遭到艾德諾及美國的反對，尤其艾德諾深知德國即便無法統一，單單西德部分的安全問題亦可對英國造成嚴重的負面效應，英國必須依賴西德在「前線」抵抗華沙集團的威脅，況且艾德諾與西歐結盟的西向政策在西德境內廣受民眾支持，使英國

¹⁸¹ Ibid., 189.

¹⁸² Paul Kennedy, *Aufstieg und Fall der großen Mäch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547-549.

¹⁸³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53-1955*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204.

無法自置於西歐安全體系外而與蘇聯單獨共商大局。直到 1955 年西德正式成為 NATO 會員之前，英國對歐陸的政策，尤其對德國方面，係抱持反對、不支持、消極等反覆的態度為主。¹⁸⁴

(三)、法國：

與英國相較之下，法國在西歐的重要性對艾德諾而言有過之而不及，兩國在歷史上的多次交戰和領土上的糾葛，使艾德諾在西向政策的考量上必須更加顧慮法國的因素。1954 年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France) 接任總理兼外長職務，其一方面須聚焦於國內戰後的重建工作及政治動盪不安，另一方面則在民族自決的浪潮中，嘗試維持法國與各殖民地之間的統治關係。雖然法國透過英國的協助，在印度支那半島事務上仍維持其強權的地位，但財政上卻凸顯無力長期支援法國在當地的統治行為，因此轉與美國合作打擊殖民地的抗爭活動。



圖 13：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Mendès-France)，1954-1955 擔任法國總理兼外長。

資料來源：法國國會網站 Assemblée Nationale,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histoire/suffrage_universel/suffrage-portraits-4eme.asp

面對印度支那以及北非殖民地 (突尼西亞及阿爾及利亞) 與日俱增的抗法活動，迫使法國將其殖民地政策視為最優先目標，且基於對德國的懷疑和歷史情結，以及 EVG 將帶給法國財政沉

¹⁸⁴ Gero von Gersdorff,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3), 210-217.

重負擔，故德國提出贊同 EVG 計畫時，法國國會即投以反對的決議。此外，西德快速的經濟復甦在 1954 年即已明顯優於法國，使法國再度感受到德國的威脅，而給予孟戴斯在圍堵西德進入西歐體系上多了一項理由，即便法國占領德國的駐軍最高約達五萬人左右¹⁸⁵。不過，一如英國般，法國亦存在依賴美國強大國力的需求，縱使法方在各項歐洲政策上依然針對德國而來，且德、法雙方的國家利益自始至終均呈現差異性；惟法方在國際局勢的變遷下，逐漸減緩反德的立場，畢竟法國國力大不如前，即便其仍擁有許多殖民地，並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戰勝國自居，其大戰後的經濟及軍事方面皆處於弱勢。此外，國會中分裂為三個立場完全相異的派系：民族至上的戴高樂派系、反對一切圍堵蘇聯政策的共產黨，以及在左右兩派之間尋求其他路線的第三勢力知識份子。縱然三個派系均有各自的立場，對於國家利益卻有共通點，此即應將法國塑造成東西兩大陣營的平衡桿，使其能左右逢源。但基本上法方的國家政策仍傾向較不支持美國，並嘗試更加接近蘇聯，甚至考慮結束法國亦參與其中的西歐地區安全體系，蓋蘇聯大力推銷其歐洲政策，呼籲建立中立的中歐地區，包含德國、奧地利等，使法國出現解除心防、轉為支持蘇聯的傾向。因此在國際場合中，法國的對德政策係聯合英國及蘇聯來壓制德國的建軍，並欲使其中立化。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對於法國的意圖提出罕見的嚴厲抨擊，認為法國一意孤行地讓德國中立化，將摧毀西方同盟國欲在西歐地區建立的安全體系，此亦將等於對艾德諾的政治生涯畫上句號。¹⁸⁶

不過，EVG 條約仍抵擋不住國會壓倒性反對西德建軍的浪潮，而當時的盧比荷及義大利等國皆為 EVG 的支持者，因此孟戴斯

¹⁸⁵ 姜家雄，〈西歐政經發展與我國的關係〉，《國家政策雙周刊》，145 期(1996 年 8 月 20 日)，頁 3。

¹⁸⁶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53-1955*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230-239。

總理帶領下的法國頓時成了被圍剿的對象；為了避免法國陷入更深的泥淖，孟戴斯提出修改 EVG 條約及德國條約部分內容的建議，在各方的妥協下，使該條約架構得以成立。由法國政府及國會在處理西歐及德國問題的過程可見，法方始終僅有兩個主要的政策目標：其一為繼續壓制德國的復甦，避免遭德國侵略的歷史重演；其二係法國在由美英的運作下所成立的西歐安全體系中，欲極力維持其國家獨立主權的理念。¹⁸⁷經過許多的波折後，雖然法國仍與西歐各國、美國、西德簽訂了 EVG 及德國條約，但其力爭國家主權的意志力仍獲充分表現。

(四)、蘇聯：

在二次大戰中，蘇聯飽受納粹德國的摧殘，死傷無數，可謂此大戰中受害最深的國家；戰後以戰勝國自居，且佔領了東德地區，其對德國的政策自有異於西方戰勝國之處。早在參加德黑蘭會議時，史達林即已提出將德國四分五裂、大幅刪減德國重工業以及要求德國以實物作為賠償等要求，但西方同盟國認為此舉將可能造成人民饑荒而使佔領國陷入治理危機，因此蘇聯的提議未被接受。戰爭結束時，蘇聯已蛻變為歐洲最強的陸權國家，美國並未與其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原因在於蘇聯迅速填補德國及東歐地區的真空，建立起東歐地區包含東德、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等的衛星國作為防衛線，已成為世界二強之一，英法等國無能相比，唯一的制衡力量即為美國。

188

1946 年美國駐蘇聯副大使肯楠 (George Kennan) 即已撰文評述蘇聯在東歐所建立起的安全屏障，認為自古即存在的不安全感、懼外、多次遭他國侵略等是蘇聯向外擴張的因素，而馬列主義則是蘇聯對國內專制獨裁、與世界資本主義進行鬥爭的理論依

¹⁸⁷ Ibid, 249-256.

¹⁸⁸ J. M. Roberts, *A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1997), 582.

據。因此美國應成立圍堵政策 (Containment)，將蘇聯的影響限制在其領土範圍和東歐，並竭力促使其內部產生變化。¹⁸⁹爾後又因西歐各國紛紛接受美國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促使蘇聯以「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¹⁹⁰作為抵制西歐及掌控東歐地區經濟的回應。

在與西方三個同盟國之間因意識形態及國家利益的衝突不斷升高的情形下，蘇聯藉由封鎖柏林來展現其有能力對抗西方陣營的決心，也冀望西方盟國若因此放棄西德，即可依蘇聯的構想，建立中立的德國，並使蘇聯得藉機滲透和取得德國的控制權。不過，西方陣營透過空中走廊持續對柏林提供支援，終使蘇聯解除為期近一年的封鎖，放棄促使德國統一並對其加以控制的念圖。

191

由戰後到 1960 年代蘇聯的西歐及德國政策上可明顯看出，除了透過衛星國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以鞏固勢力外，另一個主要的政策目標在於促成統一且中立的德國，而此中立的德國將與北方的芬蘭、瑞典、中歐的奧地利及瑞士、南歐的南斯拉夫等中立國，連同蘇聯的衛星國構築抵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挑戰。由此可見，德國的統一和中立與否，在蘇聯的歐洲戰略上佔有其關鍵的角色，缺少中立的德國，此防線即無法成立，使蘇聯暴露於美國及西歐陣營直接的威脅中。¹⁹²

¹⁸⁹ X, "The Source of the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an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25 (1/4 1946/1947): 556-582.

¹⁹⁰ COMECON 成立於 1949 年，原始會員為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成立目的係反制西歐接受美國的馬歇爾計畫，但最後仍成為蘇聯對會員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控制的工具。直到 1989 年蘇聯共產集團瓦解，COMECON 和華沙集團逐漸淡出世界政治舞台，最後於 1991 年宣布解散。參閱美國國會國家研究資料庫(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http://lcweb2.loc.gov/frd/cs/soviet_union/su_apnbn.html

¹⁹¹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年 7 月)，頁 214。

¹⁹² Gero von Gersdorff,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3), 40.

惟對美國而言，統一及中立的德國是不可想像的，即便讓德國一分為二亦在所不惜，因此強力干涉西德整合入西歐體系及加入 NATO 的過程，此對蘇聯而言代表了兩個意義：其一為美國對歐洲持續且更深入的干涉將被視為對蘇聯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威脅；其二則若歐洲在美國和西歐各國的運作下，產生了「歐羅巴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在此情況下蘇聯必須研擬何種反制或應對策略？因此在西德重新建軍、與西歐和美國結盟的過程中，蘇聯採取的是一方面發表反對的立場，另一方面則對歐陸各國釋放善意，盼從中取得合作可能。¹⁹³

1950年代起，聚焦於歐陸的東西陣營對峙的情勢持續變遷，蘇聯對於西德加入 NATO 的顧慮有減緩的跡象，蓋其認為若干因素不僅可能降低西歐同盟集團的反應能力和反擊力，甚至可能導致該同盟集團的瓦解：一、美國駐紮歐洲的軍力及其對西歐的干涉不至於延長到往後的世代；二、且美國國內再度興起閉關主義，應可減少對外的干涉；三、西歐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四、美國與西歐國家之間必定發生經濟政治方面的衝突。職是之故，蘇聯自認為其對西歐的緩和策略必定可行，且可使其由先前政治和軍事的威脅者，轉為與西歐各國在經濟上的合作夥伴。¹⁹⁴

由於蘇聯在法國國會否決 EVG 條約後，依然無法阻止西德加入 NATO，遂提出其欲加入 NATO 成為會員的提案，使 NATO 在歐洲防禦事務上能涵蓋更廣，但此提案在西歐各國眼中，充其量僅達到統戰的效果。總的來說，蘇聯對於歐陸政治上的演變曾多次插手干涉，也嘗試取代美國的地位，但基於美國超強地位及其勢力，以及美歐等民主國家與東方陣營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致

¹⁹³ Ibid., 40-49.

¹⁹⁴ Ibid., 51-52.

使蘇聯的各項努力均告失敗，僅維持其勢力範圍到達東德的西邊國境為止。¹⁹⁵

二、西德重建外交體系對同盟國產生之影響

綜上所述，艾德諾重建西德外交部的過程，以及其外交政策受到同盟國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之影響，對艾德諾的人事政策及外交政策即有助力亦有阻力，反之亦然。美蘇對峙而演化成的冷戰，使歐陸各國紛紛被迫選擇加入其中一方，幾無一倖免。就艾德諾重建外交體系的過程，以及後續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而言，可分為兩個層次來探究西德在艾德諾政府領導下，對同盟國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德國未來的發展

戰敗後的德國遭四個同盟國全面佔領，其中蘇聯佔據了德國東部的若干邦領土，使其受制於蘇聯的勢力範圍，首都柏林亦遭分割為蘇聯控管的東柏林及美英法控制的西柏林；西方三盟國則將德西地區分為三個佔領區。艾德諾於 1949 年授命重組中央政府，但同盟國仍未釋出完全的主權，此時艾德諾建立外交體系首重於德國的未來將如何發展；惟德國統一與否取決於四強的德國政策，而四強之間各別的德國政策又具有差異性及衝突性。

1、美國：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躍成為世界超強大國，憑藉其勢力使其在歐洲戰後事務的處置上游刃有餘，加上馬歇爾計畫提供西歐各國經濟援助，縱然法國及英國對於未來的德國政策與美方不盡相同，西方三盟國在歐陸的地緣戰略可謂同床異夢，但西歐大國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此即意味著美國執西方陣營中之牛耳，美國在同盟國就歐陸事務的決策上，尤其是西德建軍、EVG 條約，乃至於加入 NATO 等，對英法等國多有施壓。由此延伸可見，西德的艾德諾政府持反共立

¹⁹⁵ Ibid., 53-54.

場，並努力塑造其欲建立新民主制度的德國的形象，憑藉其全力地將西德融入西歐、與西歐各國結盟而成立共同的安全體系，使美國在西德地區輕易地獲得著力點；蓋其對西德在外交政策上的支持、對西德的重新武裝提供了協助、並助其順利參與 NATO 等，均象徵了西德高度依賴美國的事實。此外，艾德諾的反共意識與美國對蘇聯共產集團的圍堵有相呼應之處，基於東德受制於蘇聯，且與西德交惡，因而失去與西德統一的契機，故美國強力介入西德的德國政策及西向政策，使其能及時補充德國分裂後所造成的權利和軍力真空。縱使韓戰與越戰對美國的軍力部署造成嚴重影響，但蘇聯本身亦處於類似的窘境，造就 1950 年代起的「冷戰」局勢，儘管雙方偶有危機和衝突，大致上仍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對峙。

2、英國：

在西德納入西歐安全體系的過程中，英國表現了反覆的態度，其面對西德逐漸壯大的客觀現實時，係如同法國般地希望一舉將德國威脅永遠地消滅，對德國戰後的制裁採取嚴苛的手段。雖然美國協助英法反擊納粹德國時，與英國關係極度密切，在戰後卻因對德國政策的立場相左，且艾德諾政府力促同盟國給予更多的決策空間時，英國亦感受到再度強大的德國將可能對英國及西歐造成新的威脅，故其對艾德諾政府多有干涉和限制。不過，筆者已在前文述及，美國的歐陸地緣戰略係考量給予西德重新武裝的機會，並搭配美國駐紮西德的部隊，藉此共同抵抗華沙公約集團的威脅；而英國經過大戰洗禮，國內社會亟待重建，因此美國提供英國的馬歇爾計畫援助使得英國亦須慎重考量美國所提的各種要求；此時的英國係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故未對艾德諾政府做出

過多的干涉。惟西德加入 EVG 計畫所產生的外交風波，西方三盟國對此均有不同的立場，英國對重新武裝的西德產生疑慮，因此曾考慮與蘇聯恢復友好關係；雖然美國針對西德參與 EVG 條約而加以干涉英、法，最終卻仍功虧一簣，但西德依然成功地在 1955 年加入 NATO。由此可見，英國雖與美國同樣標榜民主制度，但為了歐陸的權力平衡，其確實有可能犧牲西德而與蘇聯和解，以維持其歐陸「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¹⁹⁶的重要地位。蓋西德的壯大和重新武裝，確實可能成為英國的潛在威脅，因此英國傳統的國家戰略之一，即以一島嶼國的天然地理條件作為屏障，於潛在敵人出現時，始出面加以制裁；易言之，英國可能為了壓制西德，而與蘇聯結盟。不過，英國最後仍對西德的重新武裝和加入 NATO 做出妥協，其私下與蘇聯和解的可能性，一如法國般，同樣受到美國這個世界超強的掣肘而降低。

3、法國：

前文已提，德國的世仇法國在戰後亟欲對德國施以更嚴苛的報復手段，亦即使德國藉著去工業化的措施而成為一農業國，使其永久喪失對法國之威脅；領土方面則除了取回對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 的主權外，也佔領了德國西南方盛產煤礦的薩爾 (Saar) 地區，欲藉此區豐富的礦產給予法國經濟復甦的力量，甚至為了牽制西德而提出建議，將薩爾地區與德國隔絕而成為一獨立國家¹⁹⁷。法國對德國的壓制更延伸到德國統一的問題上，其高度憂心統一的德國將再度成為對法國的威脅，因此法國自始即處於反對的立場；簡言之，法國對於德國是否統一以及西德重新武裝的議題方面，

¹⁹⁶ 依學者 John Mearsheimer 所言，若某一區域的潛在霸權將挑戰既有霸權，則該既有霸權或其他離岸的強權將起而制裁潛在霸權。參閱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42.

¹⁹⁷ 杜子信，〈薩爾國際公投的分析〉，《新世紀智庫論壇》，49 期(2010 年 3 月)，頁 56。

均持一概反對的立場。艾德諾面對一個依然對德國抱存深度疑慮的法國政府，於戰敗國的立場而言並無置喙的空間，但為了拯救德國，並且在美蘇對峙日益高漲的局勢下，維護本國安全、甚至重新武裝，是艾德諾不得不面對的議題，也是不得不實行的政策。尤其法國與英、美等同盟國之間，針對德國政策所持的對立立場，逐漸成為西歐結盟的阻力；甚至法國欲尋求與蘇聯的合作來對美、英、西德加以反制，此舉更使艾德諾認知到德國必須主動出擊，聯合其他的西方盟國阻止法蘇接近。法國在各方壓力及本身的萎靡之下，僅得屈服於美英的強勢介入，使德國分裂成為既成事實，但保留其一定程度的國力來對抗共產集團的威脅。雖然法國在德國問題上處於劣勢，美國的馬歇爾計畫和薩爾區的礦產卻對法國經濟帶來新的面貌，因此法國在相當高程度上須仰賴美國的援助；易言之，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略考量上亦受制於美國的介入，故須表示對西德有所讓步，其單獨與蘇聯和解的可能性恐將相對地減少。

4、蘇聯：

經歷與納粹德國的艱苦戰爭，雖損耗大量人員，卻因轉敗為勝，並加以佔領包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廣大的東歐地區以及德東地區，進而成為與美國勢均力敵的世界超強大國，其共產主義革命精神頗有不可一世的威懾。但終究不敵大戰後國內社會的頹廢，即便東歐各國及德東處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且對西歐及美國確實造成高度的威脅，蘇聯終究無力促成德東與德西合併，使其藉德國統一來對其施展政治影響力的企圖無法達成。但蘇聯仍透過外交管道嘗試與艾德諾單獨媾和，建立合作關係；惟艾德諾基於反共和亟欲融入西歐安全體系，對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並未加以考慮，甚至

不惜與東德決裂。蘇聯在避免興起另一次歐陸大戰的前提下，並利用東西兩德在德國政策上與美國的齟齬，嘗試與法國及英國改善雙邊關係來削減美國在歐陸的地位，如此即可迫使西德接受蘇聯的提議，與東德統一並中立化。雖然華沙公約集團涵蓋中東歐廣大區域，但美國挾其強大國力，終使蘇聯及其盟友無力對抗西方陣營，而蘇聯嘗試與西德、英、法等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努力均告失敗。

(二)、歐洲戰後權力體系的重組

西德獲得同盟國的允認建立新政府，並逐漸放鬆西德發展外交關係的桎梏，使艾德諾在同盟國主導的國際舞台上得以發聲，為本國爭取進一步的權利。蘇聯紅軍的勢力因反攻德國而推進到德國領土的中心，並經由蘇聯的運作而在德東地區成立了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圖林根、勃蘭登堡以及梅克倫堡-前波美恩等五個邦，是故，德東地區自始即受蘇聯之掌控。由於東歐地區各國均深受納粹德國的茶毒，故蘇聯紅軍一路由東往西朝德國推進的同時，即一併「解放」東歐各國，因此包含德東地區及東歐國家均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其後更成為其衛星國，象徵著保護蘇聯本國免於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威脅的安全地帶，鞏固蘇聯在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逾四十載。

美國雖因參加二次大戰，並領銜同盟國擊敗納粹德國，而損耗大量兵力，卻因國內工業及經濟快速恢復實力，且科技技術及管理哲學方面均超越世界各國，使其成為世界經濟復甦的帶動者，更透過馬歇爾計畫為西歐各國挹注大量資金援助，為西歐奠定日後繁榮的基礎。此外，在美國盛行的資本主義被視為最具效率、最富彈性以及獲利最高的生產方式，美國在戰後透過政府的協助，使美國企業快速向全球各地拓展市場，而造就了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超強的局面。¹⁹⁸雖然蘇聯在大戰後急速欲填補歐陸各地的政治權力真空，並成為西歐及美國

¹⁹⁸ Gero von Gersdorff,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3), 103.

的最大威脅；但美國為了快速擴張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市場地位，並消耗本國因參與戰爭而過度生產所造成的資源過剩，在艾森豪於 1952 年入主白宮後，將美國國家利益的最高目標設定為經濟擴張，以解決國內生產過剩及由此衍生的失業問題。¹⁹⁹此外，美國也意識到，透過經濟勢力的滲透，更可對其外交政策及國際政治帶來成正比例的附加效應。

事實上，馬歇爾計畫提供西歐各國大量的資金援助，對渠等國家而言係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但在政治上各國仍極力維護其主權，避免受到美國過度的干涉；此外，法國、荷蘭、英國等對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多有爭執，蘇聯共產集團和中國則施行封閉的市場計畫經濟，因此美國在經濟上大肆擴張並未達到目標。²⁰⁰英國在戰後的沒落，成了法國在歐陸爭取更多權力時的唯一夥伴，兩國與美國針對國家利益上的間隙日趨擴大，其共通的目標雖以歐陸安全為主，卻因艾德諾全面的西向政策與美國國家利益相互掛勾，起而欲壓制未來可能壯大的德國。為了有效抗衡華沙公約集團帶來的威脅，美國將西德視為較英法等國具有更高的戰略地位，因此在外交政策上全面支持西德的建軍和對英法兩國施壓，使得日後美國與西歐各國成立 NATO 時，仍可以領導者自居，並塑造其為歐陸主要對抗蘇聯的強權地位。²⁰¹

小結

綜上所述，艾德諾建立西德外交體系時，由美、英、法三國主導的 AHK 基於對西德的掌控而在人事政策上有所干涉，而艾德諾一心一意欲提升西德的國際地位，並儘速深化民主制度和融入西歐的安全體系中，對於 AHK 在西德外交部人事方面的介入抱持妥協的立場，以避免西德在執行艾

¹⁹⁹ The Voice of Agriculture, <http://www.fb.org/index.php?action=about.history>

²⁰⁰ 同註 197，頁 104-105。

²⁰¹ 同前註，頁 108-109。

德諾的「西向政策」時受到同盟國可能的不友善對待。由艾德諾與 AHK 之間的周旋來看，艾德諾在德國政策上雖因德國的分裂而遭受失敗的打擊，但仍洞悉國際政治的變遷，與美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藉此營造西德涵蓋於美國軍事保護傘內的環境條件；是以，對西德始終存在疑慮，並對西德的重新武裝感受到威脅的英法二國，亦逐漸改變其較不合作的立場，轉與西德深化合作關係，塑造了日後穩固的歐洲聯盟體制，同時也使蘇聯對西德及西歐的威脅程度逐漸趨緩，縱然由前文可見法、英兩國基於維護本國利益而在德國政策上曾出現搖擺不定的立場。若由同盟國的立場來看，其在佔領德國之初的對德政策，經過短短四年即因允認西德建國和建立中央政府而有根本性的改變；尤其是在西德成功地與同盟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獲得重新建軍以及爭取加入 NATO 成為會員的契機，同盟國對西德的態度由戰後初期的強硬和不信任，轉為完全接納西德成為西歐安全體系成員之一，可視為對艾德諾西向政策之一大肯定。此外，艾德諾政府持續深化和鞏固民主的努力，也體現於同盟國將西德政府視為唯一代表德國人民的政府，強化了西德在國際社會中的發言地位，對於數十年後的兩德統一具有正面的影響力。

第五章 結論

歐洲之所以有今日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統合，乃是艾德諾在實現其西向政策時，積極與西歐各國深化國家各個層次的合作所引致的結果。艾德諾將歐洲統合作為國家的一項主要外交政策，使推崇者認為，富於創新精神的艾德諾讓戰後在精神和物質上萎靡的歐洲又重新發揮作用。²⁰²西德夾雜在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中，總理艾德諾受制於沉重的戰敗國歷史包袱，既嘗試避免德國分裂，也極力爭取融入西歐體系，以便使德國擺脫對鄰國造成威脅的形象。因此，艾德諾面對的是蘇聯共產集團持續對西德和西歐統戰的威脅、同盟國佔領德國期間所顯現的戰略目的、以及美國欲加強對歐洲掌控，以期成為歐洲主事者的企圖。此外，艾德諾政府延攬前納粹官員，更是成了與法西斯主義水火不容的東德共產政權做為攻擊西德的最佳理由之一；東德透過其外交部刊物「*Von Ribbentrop zu Adenauer: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as Bonner Auswärtige Amt*」譴責西德外交部任用若干前納粹外交官員，並直指西德無法擺脫納粹主義的思維，更漠視了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²⁰³

艾德諾本身遭納粹政權迫害的背景，加上其執政後戮力促使西德西歐化、甚至美國化的一切努力，應足可證明前納粹官員任職於中央政府的決策，實際上與艾德諾個人的意識形態無關，而是純粹的專業考量；在國家百廢待舉之時，可藉其專業知識為國效命，此可謂德意志民族務實的最佳實例，雖然艾德諾的各人喜好亦顯現在人事和國家政策上。獲艾德諾延攬進入外交部的前納粹外交官員，縱然其曾擁有納粹黨黨員身份，然受任於西德聯邦政府，其亦展現對新政府及新國家的忠誠。不過，納粹時期的外交部直接參與猶太人大屠殺，所有與此相關的外交官員在道義上及政治責任上仍須對此加以負責，此為不可爭的事實。

²⁰² Werner Weidenfeld, *Konrad Adenauer und Europa* (Bonn: Europa Union, 1976), 19.

²⁰³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Von Ribbentrop zu Adenauer: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as Bonner Auswärtige Amt* (Berlin: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1961), 9.

艾德諾建立西德外交體系的時空環境具有極特殊的背景；1945年戰敗的德國遭四個同盟國（美、英、法、蘇）佔領、分割，並完全剝奪國家主權，除了允許地方政府先行恢復區域治理，其餘在國家層次上的一切政策，乃至於國家間的往來，一律由同盟國掌理。直至1949年，同盟國始同意當時的德國西部，即由美、英、法三國佔領的德西地區，將建立中央政府的重責大任交付艾德諾；蘇聯則因與西方三同盟國在德國政策上以及彼此的意識形態全然不同，而使其佔領下的德東地區逐漸與德西地區的分界線浮現出來。艾德諾一心一意欲藉著建立中央政府來全面地改造德國，使其煥然一新，並擺脫侵略者及為鄰國帶來威脅的形象，此亦使處於東西兩大陣營掌控下的德東與德西雙方隔閡漸深。

德西地區由於受到奉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同盟國佔領，因此雖然同盟國對戰敗的德國亦提出嚴苛、懲罰性的戰爭賠償要求，卻也同時冀望在其佔領下的德西地區將成為一民主國家，因此艾德諾的親美及反共思維正符合西方盟國的戰略設計。惟如前所述，德西地區與德東地區在國際政治局勢丕變和國內未來政策發展路線的競爭下，於1949年分道揚鑣，一分為二而成為兩個國家－西德及東德。艾德諾成立中央政府體系時，仍未放棄與東德統一的理念，其國內的政策仍以統一的德國為藍圖，卻受制於AHK在各項政策上的干涉，蓋其認為統一的德國將再度對歐洲各國造成威脅；反觀東德亦然，其共黨領導階層屢屢嘗試與西德建立合作關係，再由此往兩德統一事務做延伸發展。不過，西德及東德不僅雙方在理念上的差距過大，因而對兩德的統一目標無法達成共識，且東西方同盟國之間亦相互干涉其中，使艾德諾的德國政策終告失敗。

除了AHK在佔領期間對西德內政所進行的各項干涉以外，尚有另一爭議性的話題，此即為艾德諾延攬前納粹外交官員來成立外交事務體系；該等人士不僅曾擁有納粹黨員身分，且其中若干人均直接涉入屠殺猶太人的犯罪行為，不僅在戰後未受法律制裁，甚且出任民主西德的外交代表，對一向反共及反法西斯的艾德諾而言，實為一大諷刺。尤有甚者，渠等奉命

建立外交體系過程雖尚稱平順，並成功地在專業領域上為西德日後的外交事務奠定穩固的基礎，卻僅因法蘭克福評論報記者曼斯費爾德的揭發，使全國各界及國際社會得知西德外交部的醜聞，繼而引起國內政治風暴，也使得艾德諾政府的威信受損。

艾德諾執意於推行其積極的西向政策，在外交部人士政策方面亦缺乏彈性，其高度依賴布藍肯何恩處理外交人事安排，以及遭記者揭發西德外交部任用前納粹官員一事，使艾德諾政府受到各界質疑，但其強勢的作風及在其所屬政黨基民黨的奧援下，艾德諾仍安然度過此政治風暴，直至 1963 年 10 月始辭去總理職位。²⁰⁴ 不可否認的，西德能夠建立穩固的民主體制、成為一個具有完全主權的國家，並於 1955 年以正式會員之身分參與 NATO，均與艾德諾成立外交事務單位和拓展西德與他國外交關係的成功密切相關。

由本研究可得知，首批受艾德諾任用的前納粹外交官員發揮了專業才能，使西德與同盟國之間的溝通管道由初始僅具聯繫功能的聯絡處，此即布藍肯何恩之辦公室，漸次地在與同盟國協商和談判後，取得在各國設立商務代表的認可，並為西德在融入西歐的過程中爭取到平等地位，直到最後外交部的正式成立，以及與各國建立一般的正常外交關係；艾德諾將此重任交予前納粹專業外交官員，其亦因涉及猶太人屠殺而具有高度的爭議性，且艾德諾在外交人事安排上不僅因其個人偏好而給予布藍肯何恩完全的信任，其對任用前納粹官員的妥協更可視為艾德諾仕途上的一項賭注。

綜合以上各章節的分析與歸納，筆者針對艾德諾建立外交體系的過程，有別於 Robert Putnam 於 1988 年所提出之「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s)²⁰⁵ 在此提出「三層賽局」(Three-Level Games)，用以分析艾德諾界於國際、國家以及組織內部等三個層次所面對的外在環境及其相互之影響：

²⁰⁴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艾德諾基金會), <http://www.kas.de/wf/de/71.373>, 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5 日。

²⁰⁵ 學者 Robert Putnam 提出「雙層賽局」理論(Two-Level Games)，藉此說明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之間的交互影響力。參閱 Peter B. Evans, Harold Karan Jacobson,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439.

一、國際體系：

戰勝的四個同盟國彼此均有各自的對德政策，其在戰爭期間曾展現團結合作的形象，但自 1945 年大戰結束後，直到 1949 年西德建國為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三國與蘇聯的利益衝突日趨惡化；在此過程中可觀察到，美、英、法三國在德國政策上改採溫和策略，並逐漸釋出政治權利給予德國人民，促使德西地區建立民主制度，也對艾德諾政府的西向政策表示歡迎。誠然同盟國對戰敗的德國提出賠償的要求，且曾積極執行對德的「去工業化」政策，目的在於壓制德國，使其失去再度威脅周邊國家的能力，卻在艾德諾的努力，以及獲得法國的諒解之下，成功地阻止同盟國全面的去工業化浪潮，為西德往後的復甦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至於與西方同盟國漸行漸遠的蘇聯，雖佔領了德東地區，但仍覬覦德西地區，試圖繼續向西赤化；對德東進行全面掌控，在西德由艾德諾擔任首任總理、於 1949 年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後，隨之扶植德東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藉其對抗與美、英、法等國結盟的西德。蘇聯除了透過東德牽制西方盟國，亦敦促東德逕自與西德協商統一事務，俾使蘇聯能夠對一個統一且中立的德國進行滲透，攫取歐陸中心位置的最佳地緣戰略。此外，由於美蘇關係惡化並演變為冷戰，使 AHK 逐漸轉由美、英、法三國掌控和主導其對德政策，故蘇聯漸漸失去對西德的干涉能力，而將其重心置於同樣在 1949 年成立的東德。縱然如此，蘇聯仍對甫成立的西德表示善意，藉此建立友好形象，試圖左右艾德諾政府的西向政策。是故，蘇聯的兩手策略即一方面扶植東德的親蘇政體，使其成為蘇聯與美國及西歐之間的緩衝區，另一方面則試圖藉德國統一與否的議題來改變與西德的關係，甚至意圖促使西德政府摒棄與西歐及美國結盟的念頭，而改與蘇聯合作。

艾德諾為西德建立了外交體系，使西德擁有完整的國家主權，並得以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大幅提升國際形象和國家地位。此外，美、英、法三國與西德建交後，逐步退出西德國內政治，使 AHK 對其影響力式微，對於西德在鞏固民主的過程有所助益。吾人由此可見，同盟國雖在艾德諾政府成立初期，仍對若干包含人事安排等之政策有所干涉，但艾德諾力求西德融入西歐的經濟和安全體系，形塑西德欲改變往昔軍國主義和侵略者的角色，使西方國家對西德展現信任，在此等良性循環的作用下，造就西德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形象，也加深西德與西歐各國之間的互賴關係，使包含西德、法、英、義、荷、比、盧等國家在內的西歐朝著歐洲統合前進。

由美國、英國及法國所組成的西方同盟體系，在全面佔領德西地區、並於 1949 年允認由艾德諾成立中央政府後，逐漸釋出部分主權給予西德，使其得舉辦國會選舉，但對於外交事務方面則仍握有主導權。美、英、法三國之對德政策均有相異之處，其中受德國侵略數次的法國欲藉其在同國國軍政府的地位對德國施壓，以避免威脅再起，故法國在西方同盟體系中，多扮演立場相左者。惟法國最終仍須因接受美國馬歇爾計畫之援助及強大的美軍實力，而屈就於美國的歐洲暨德國政策；英國則為了恢復帝國的光榮而嘗試排除美方在歐陸的干涉，同時為了再度建立歐洲的權力平衡，除了一方面與法國維持更密切的關係 – 此亦為優於英、美之間的關係，並在德國政策上與美方相左的意見，英國甚且嘗試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藉此牽制受到美國大力協助的西德；但一如法國般，其接受美國大量的戰後重建支援，且雙方在語言及文化上的淵源，乃至於崇尚民主的理念，使英國非但無力單獨與蘇聯和解，更加深了其對美國的依賴，終須在德國政策上加以調整；美國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最大贏家，其不僅以世界超強的姿態對歐陸各國進行干涉，甚至一躍成為唯一能夠有效對抗蘇聯共產集團的大國，其以西德戰略價值為核心的歐洲地緣戰略獲得充分的發揮，

成功地抵擋蘇聯朝西歐赤化的浪潮，亦將美式民主和文化播種於西歐各地，運用其「軟實力」(Soft Power)²⁰⁶改變西德及西歐往昔的政治生態，奠定美國與西歐各國結盟的基礎，並於 1955 年建立包含美國、西歐各國和西德在內的 NATO。由此可見，艾德諾在推行其西向政策上，確實達到了讓西德恢復獨立主權，並與各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目標，此也意味著西德藉此得以提升本國的聲望和地位，亦可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

二、國家層次：

德國於戰敗後遭同盟國佔領並分割為四個部份，其中由美、英、法三國佔據者劃為德西地區，蘇聯佔領區則為德東地區。雖然四個同盟國均有使德國成為一民主國家的共識，²⁰⁷西方三同盟國與蘇聯在德國政策上卻南轅北轍；西方盟國早在波茲坦會議期間即已擬定具體的對德政策，甚至包含了初期的法規，反觀蘇聯則是在戰爭結束前仍未有具體的德國政策，而係到了正式佔領德東地區後，始有初步的行動，即參與投降書內容的制定和佔領區界線的劃定。直至同盟國確認了對德國進行去工業化、去納粹化及其他治理德國的政策後，蘇聯始表現積極的參與立場。²⁰⁸1949 年德西地區在西方三個同盟國允認下，由艾德諾統籌建立中央政府及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西德) 的事務；蘇聯為抵制西方盟國的德國政策，亦交付由其扶植的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東德)，1949 年兩個德國於焉誕生。德國統一事務自始即處於東西兩大陣營及東西兩德彼此水火不容的意識

²⁰⁶ 「軟實力」(Soft Power)一詞係由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奈伊 Joseph Nye 於 1990 年提出，其定義為「一種懷柔招安、近悅遠服的能力，而非強壓人低頭、或用錢收買，以達到自身所欲之目的，一國的文化、政治理想及政策為人所喜，柔性力量於焉而生。」參閱：約瑟夫·奈伊 (Joseph S. Nye, Jr.)，〈柔性權力〉(Soft Power)，吳家恆、方祖芳譯(台北：遠流，2006 年)，頁 20。

²⁰⁷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西德歷史之家基金會)，<http://www.hdg.de/lemo/html/Nachkriegsjahre/DieAlliierteBesatzung/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2 年 5 月 23 日。

²⁰⁸ Stefan Doernberg,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owjetunion“, *UTOPIE kreativ*, H.96, (Oktober 2008): 22-23.

形態的爭執中，然西德總理艾德諾與東德總理葛羅特沃爾均認同德國必須統一的目標，故兩德問題雖有美、蘇對峙的掣肘，兩德之間卻仍維持溝通管道。艾德諾堅決反共及親美的立場，以及東德在意識形態上，因受制於蘇聯而展現了不妥協的立場，使雙方終究無法把握統一的契機，兩國甚且日益交惡而反目成仇，間接導致東德於 1961 年興建柏林圍牆來象徵性地阻隔與西德的往來；兩德的溝通管道及促進統一的努力幾近告罄，艾德諾汲汲營營規劃統一德國的努力可謂全功盡棄，卻也因此加速了西德融入西歐及與其結盟、建立經濟和安全體系的腳步。西德在艾德諾頗富爭議的西向政策的帶領下，快速自戰後的頹廢中復甦，並成功地舉辦數次國會選舉，奠定西德深厚、穩固的民主體制，且與法國達成各國額手稱慶的和解，為西歐帶來長遠的和平。

除此之外，同盟國佔領德國後，曾對德國人民執行了三個階段的「去納粹化」，藉此消弭納粹思想的毒害，卻仍改變不了前納粹官員任職於艾德諾政府體系的現實。由本研究內容可見，艾德諾最初將建立西德外交體系之籌備事務交予布藍肯何恩，其雖曾擁有納粹黨籍身份，但在同盟國，尤其是英國佔領區之代表未對此加以干涉下，給予艾德諾適當的運作空間，繼而在 1951 年順利成立外交部。在此過程中可發現 AHK 對外交部人事安排較明顯的干涉僅針對外交國務卿艾布斯的任命，且係由法國所提出之反對意見，其原因與納粹黨身份無關，而是艾布斯曾在遭德國佔領的法國地區施行惡性的貨幣操作。至於艾德諾政府的外交部延攬若干前納粹外交官員，其亦涉嫌直接或間接參與猶太人大屠殺事件，該等人士在獲得任用時，AHK 竟未提出異議，反倒由媒體記者揭發，使該醜聞公諸於世，繼而對艾德諾造成政治風暴；AHK 的沉默或有爭議之處，亦應可探究其因，惟筆者參考許多史料均未提及此現象，故無法在此深入分析。

三、內部組織層次：

如前文所提，艾德諾的個性固執，用人哲學頗受質疑，尤其西德外交部成立前以及正式運作的初期，若干前納粹專業外交官員獲延攬擔任西德外交官，其甚至直接涉及猶太人大屠殺事件，而此係透過記者披露後始廣傳於世，繼之引爆艾德諾的政治危機，並使西德因此成為國際社會的討論話題。艾德諾亦曾遭納粹政權迫害，卻在成立外交體系的過程中，將人事安排的重大責任交付其私人助理布藍肯何恩，其亦為前納粹外交官，並曾擁有納粹黨黨籍；布藍肯何恩主導的外交官員遴選過程，自始即在專業的考量下，鎖定了必須任用前朝官員的目標，卻就該等人員面對新國家的忠誠度上未有著墨，而此等人事任命決策竟獲艾德諾的認可。

由本研究可見，此等前納粹時期之專業外交官員獲得新政府的延攬並復職，在外交部開始運作初期，確實係基於專業考量，而諸等外交官亦憑其專業的背景為西德效力。不過，即便是德國國會委任學者對德國外交部往昔任用納粹官員一事進行調查，其報告亦無證明受調查者之忠誠度，自納粹的極權統治至艾德諾的民主治理的變遷過程中，究竟是否有所改變。針對此議題所進行的調查，僅論及人事升遷確實受到官員個人的政治屬性所影響，亦即隸屬特定黨派者在升遷方面具有特殊優勢。²⁰⁹易言之，前納粹官員進入民主體制的西德政府後，僅可由各項資料的歸納得知其職業方面具有專業度，卻無從了解諸此官員對於經歷德國戰敗、分裂和民主化過程時內心的變遷。

艾德諾擔負建立西德中央政府的重責，且主要人事決策均須由 AHK 認可後始得生效，因此艾德諾受制於各種外在的環境條件，包含西德成立初期的不完整國家主權、德國統一的問題、國家建設以及政治體制的發展等；在此多方的牽制下，大幅壓縮艾德諾在選擇專業官

²⁰⁹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640-641.

員和做出決策方面的空間，因此縱使其展現反共、反法西斯的立場，仍須在延攬具有爭議性的前納粹官員方面做出妥協，而此又與艾德諾自始即再三強調拒絕前納粹人士進入政府體系之立場產生衝突；對於引發如此高度爭議的外交人事決策，以及後續國內政局的動盪，對艾德諾而言應是始料未及的結果。

回顧本研究所述，納粹時期的外交政策係立基於以侵略方式擴張領土之政策，並帶著極端的人種主義參與了猶太人屠殺，此等行為背離了傳統的外交手段，對於戰爭所造成的巨大傷亡和毀壞，納粹第三帝國外交部實有其應負之責任。相形之下，經歷了希特勒高壓極權統治、殘酷戰爭的洗禮以及喪權辱國的被佔領時期，由艾德諾所建立之西德中央政府，其基於戰爭的殘酷和道德上的省思而欲徹底脫胎換骨；新的外交部在務實的專業官僚的運作下，使西德再度回到國際社會，雖然組織內部的各項政策仍須接受同盟國的干涉，但在西德政府與同盟國持續的溝通與週旋之下，恢復西德處理外交事務之能力，進而取得完整的國家主權。艾德諾成立新中央政府及外交體系後，憑藉其積極的西向政策和穩紮穩打的民主化政治改造，讓西德快速自廢墟中復甦，並逐漸擺脫沉重的歷史包袱，繼而蛻變為一注重人權、擁護民主制度的世界大國，不僅與西歐各國共同締造長久的和平，更使其在國際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由本研究可看出，德國在當代的國際政治、軍事，以及經濟領域的成就，有一部份可歸功於艾德諾的貢獻，蓋其自 1949 年開始籌組西德的中央政府，使國家獲得部份主權，並在 1951 年建立外交部後，使西德擁有完整的國家主權，且逐漸與國際社會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在國內政治方面則經過數次國會大選的洗禮，奠定了當代西德的民主政治基礎；經濟上則是進行貨幣改革，實行市場經濟政策及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大幅提升人民薪資水準，使德國擁有傲人的工業技術和均富的社會。軍事上則有鑑於蘇聯及包含東德在內的華沙共產集團的威脅，運用美國與西歐盟國之間

的利益矛盾和衝突，成功地解除法國對西德的不信任感，並將西德完全融入以美國為首的 NATO，而成為正式會員。西德對於西歐防衛體制的重要性可謂有過之而不及，甚且在艾德諾提倡的歐洲防衛共同體因法國的抵制而失敗後，仍透過西德對於重新武裝的堅持及美國對此的重視和對西歐的強勢干涉，終讓西德在民主體制下建立軍隊，為西歐提供安全防禦的助力。艾德諾政府在外交方面亦成績斐然，其在 1951 年建立外交部並拓展正式外交關係，雖然延攬若干前納粹外交官員對西德的外交部人事結構及外交體系進行重建，並因此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但此等人員的專業知識及歷練為西德外交部建立了穩固的體制，也在艾德諾持續與西方盟國的談判之後，漸次由初期派駐各國的商務代表，恢復為大使級的外交關係。

為求在短時間內使西德恢復國力，至少須先著手讓經濟復甦和提升工業能力與水準，同時間與東德就德國的統一事務進行交涉，而統一與否對於兩德的未來及其政體，乃至於對整體歐洲均有極深的影響，因此必定受美蘇等強權的牽制與介入；另外在國際往來方面，艾德諾身為西德的最高行政首領，在決策上處處受到同盟國的掣肘，且須經同盟國一致認同，因此其政策參雜著外國勢力的色彩。就艾德諾之德國政策而言，其為維護西德的民主體制、與世仇法國和解，且將西德納入西歐的結盟體制，在面對由蘇聯控制的東德不與西德妥協的情況下，造成雙方對兩德統一的期望落空。艾德諾對其助理布藍肯何恩延攬前納粹外交官員進入西德外交部一事未表反對意見，以及德國分裂的事實等，對艾德諾的仕途為一大打擊，其具有爭議性的人事安排和德國政策上的失敗使其成為政壇上的攻擊目標，亦使艾德諾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聲望受損。

德國政府於 2006 年委任 Eckart Conze 等四名獨立學者，針對德國外交部自艾德諾時期開始延攬間接或直接涉及納粹罪刑之官員，進行深度的調查報告，並於 2010 年公諸於世。由此報告可見，外交部任用納粹黨籍身份之外交官員一事，雖然曾在艾德諾時期因媒體的揭發而造成政壇風暴，且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亦對此案做出若干建議（參閱第三章第二節）；但在

龐大的政府體系中仍存在著許多類似的情形，其中亦包含人員編制頗大的外交部，且依然有外交人員曾參與納粹罪行而未受到制裁，使得此話題延燒至 21 世紀仍未見停息；此即為 2005 年任職外交部長的費雪 (Joschka Fischer) 毅然決然成立上述由學者組成之調查委員會之源由。²¹⁰惟調查過程亦非順遂，蓋德國外交部基於對個人檔案保密之原則，以及受訪者本身消極的不合作態度，加上聯邦檔案資料庫亦有刻意隱瞞事實和拒絕公布部份機密檔案的阻撓，使學者們雖有外交部長給予積極的支持，卻仍受到該等機構內部的阻力，終究未能完全地揭開此一歷史的神祕之紗。²¹¹

回顧艾德諾自 1949 年接任首任總理開始，其執政時期歷經了四次國會選舉，直到 1963 年以 87 歲高齡的老總理身份下台為止²¹²，讓西德由一個完全失去國家主權的被佔領國，轉變為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並再度以一般國家的平等地位陸續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艾德諾展現了堅毅的個性與熟稔的政治手腕；雖然國內在野黨的牽制和美蘇兩強在德國事務上的介入，均為艾德諾所推行的西向政策和德國政策帶來若干正負面影響，但自 1990 年韓戰爆發後，美、英、法均一致認為西德必須建立軍隊，俾能在防衛歐陸方面提供助益，²¹³因而為西德的內政與外交事務開創了一條平坦的發展之路；縱然其極度親美的西向政策至今依然廣受評論、褒貶不一，西德自 1949 年建國以來，歷經了兩德分裂、冷戰，最後在 1989 年統一，今日更是以歐盟當中的大國之一活躍於國際社會，艾德諾對此的貢獻相信應是受肯定的。

²¹⁰ Ibid., 715-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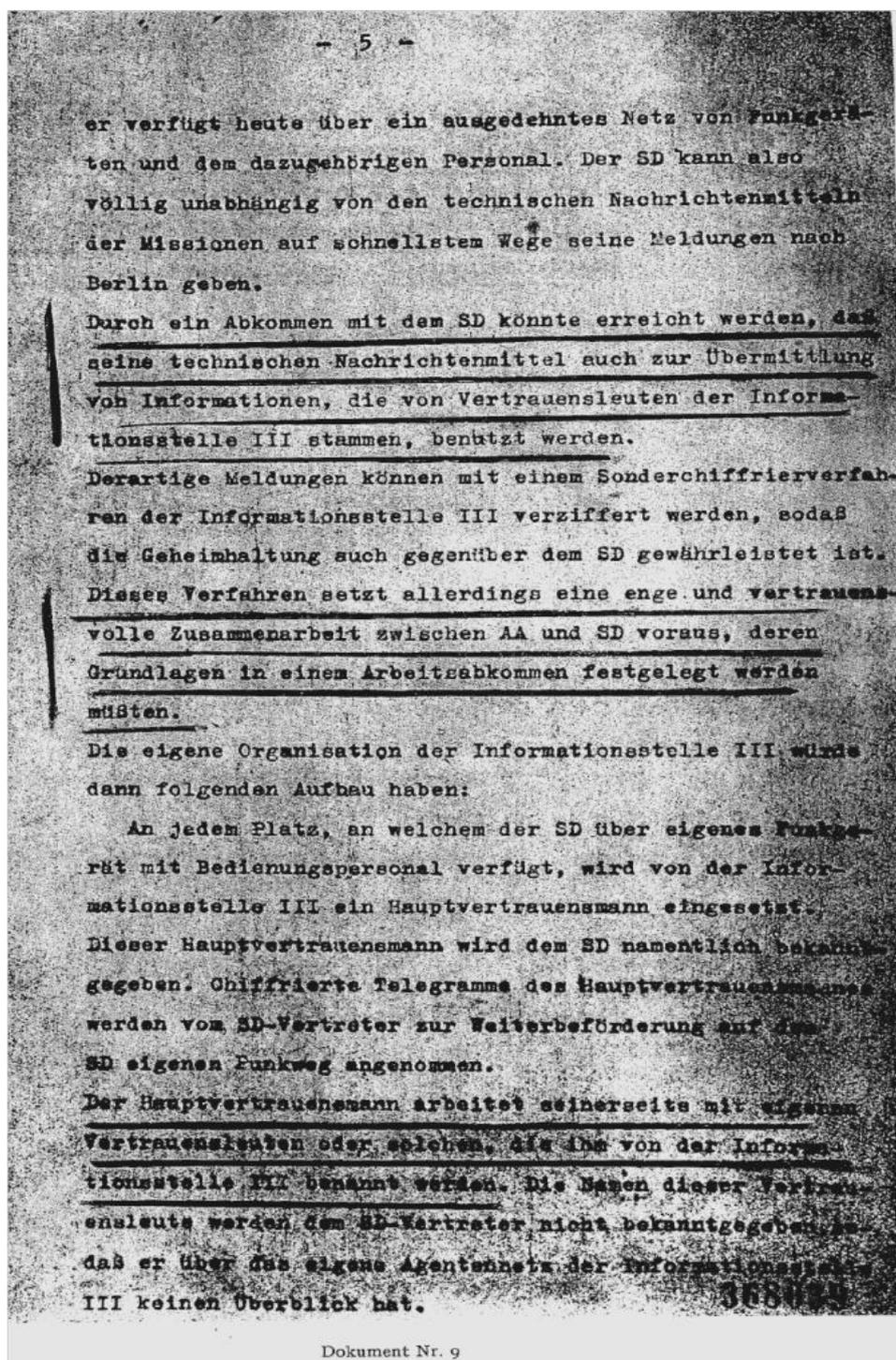
²¹¹ Ibid., 717-718.

²¹² Sandra Maischberger and Johannes Unger, *60x Deutschland: Die Jahresschau* (Berlin: Nicolai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2009), 69.

²¹³ Mario Kandil,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1957*. (Stegen am Ammersee: Bruffel & Vowinckel-Verlag, 2009), 84-85.

附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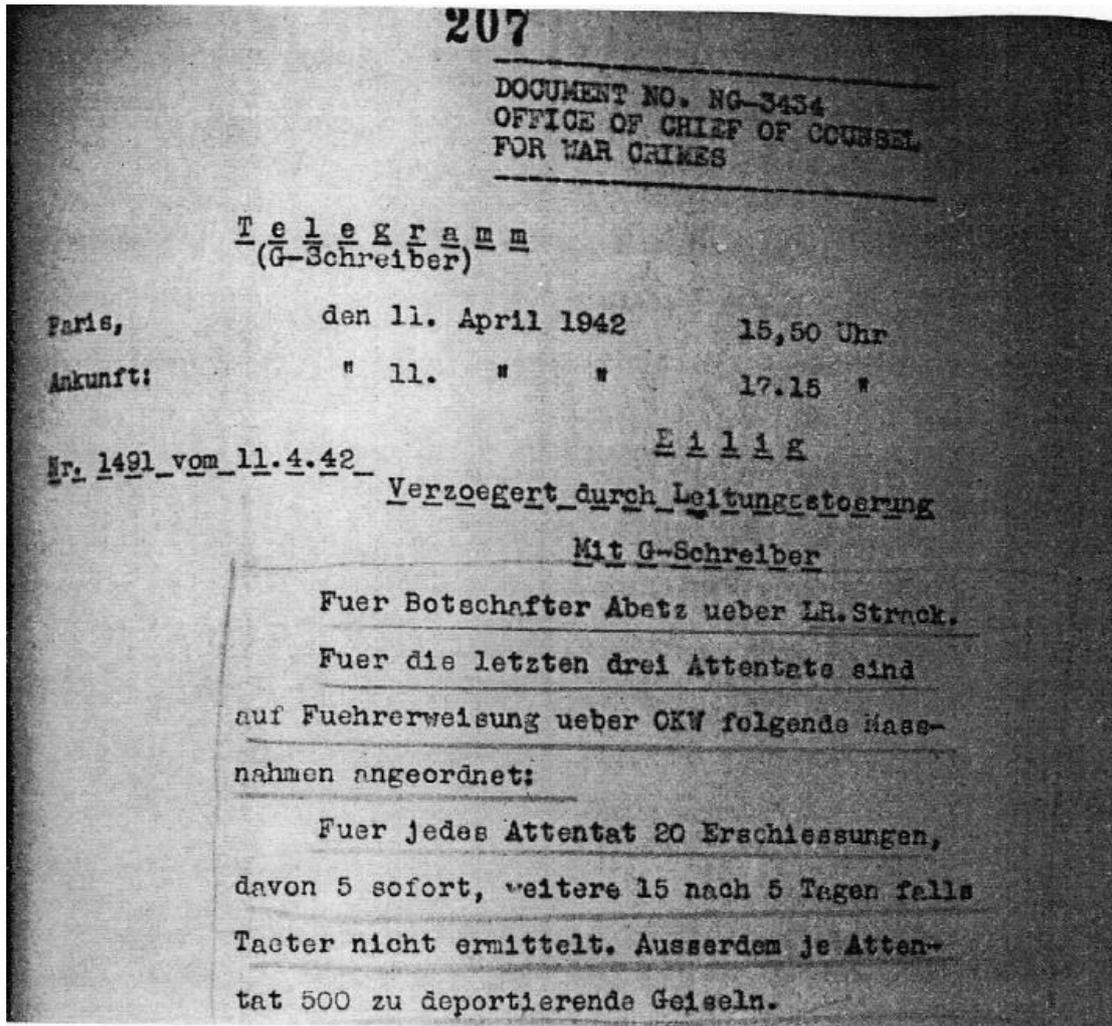
納粹第三帝國外交部與保安局 (Sicherheitsdienst, SD) 合作進行秘密蒐集
情報之公文。²¹⁴



²¹⁴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Von Ribbentrop zu Adenauer: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as Bonner Auswärtige Amt* (Berlin: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1961), Dokument Nr. 9.

附錄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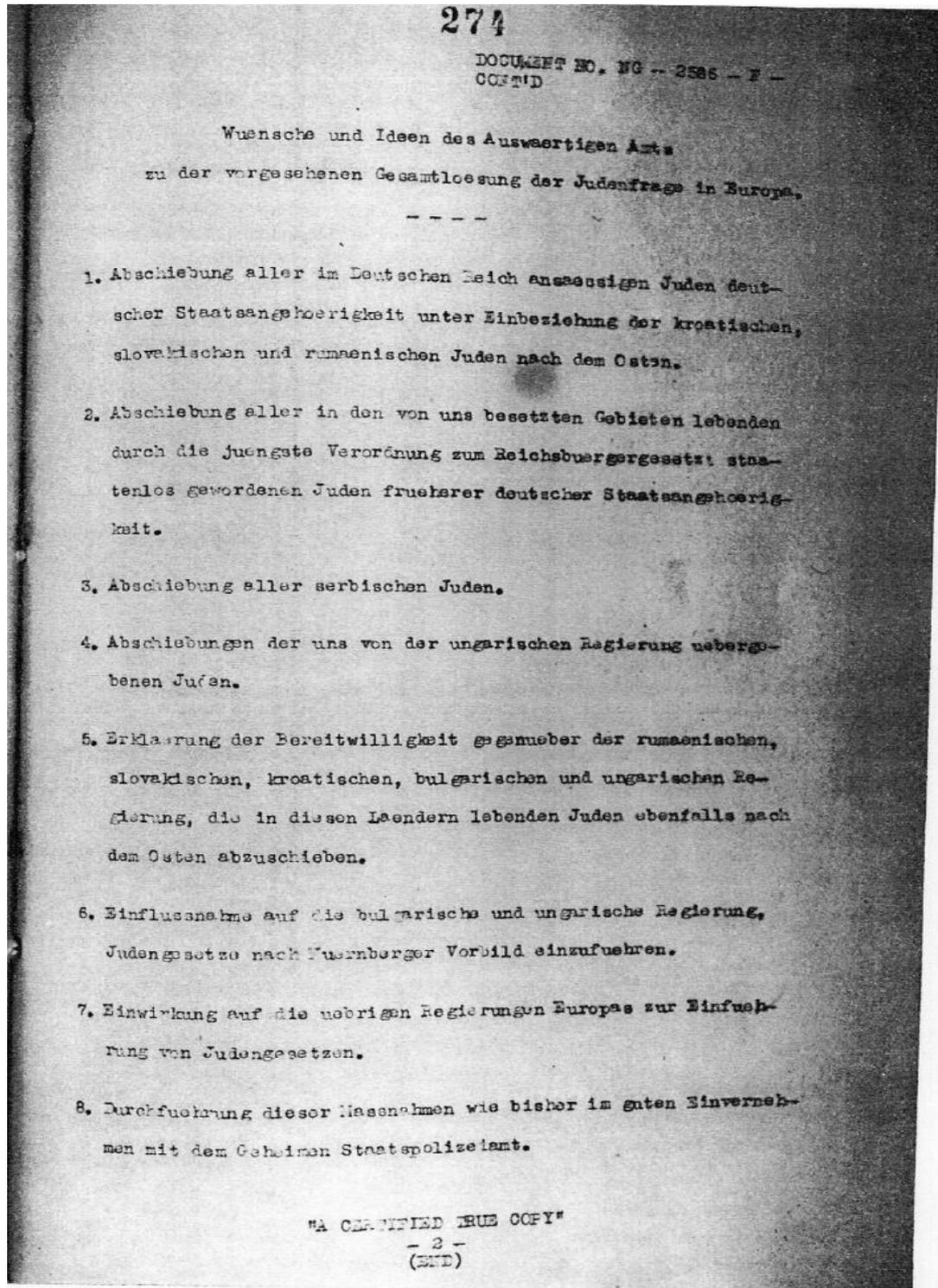
致納粹德國駐巴黎大使電報；有鑑於前三次對希特勒之襲擊，自該發文日起，如再度發生襲擊元首事件，即須槍決 20 名人士，其中 5 名為立刻處決，5 日後仍未擒獲兇手則後續 15 名，外加 500 名人質遣送至集中營。²¹⁵



²¹⁵ Ibid., Dokument Nr. 30.

附錄三

納粹外交部聲明其針對猶太人問題之處置方式，包含將居住於德意志第三帝國及其所佔領之領域內的猶太人全數遣送至東部的集中營。²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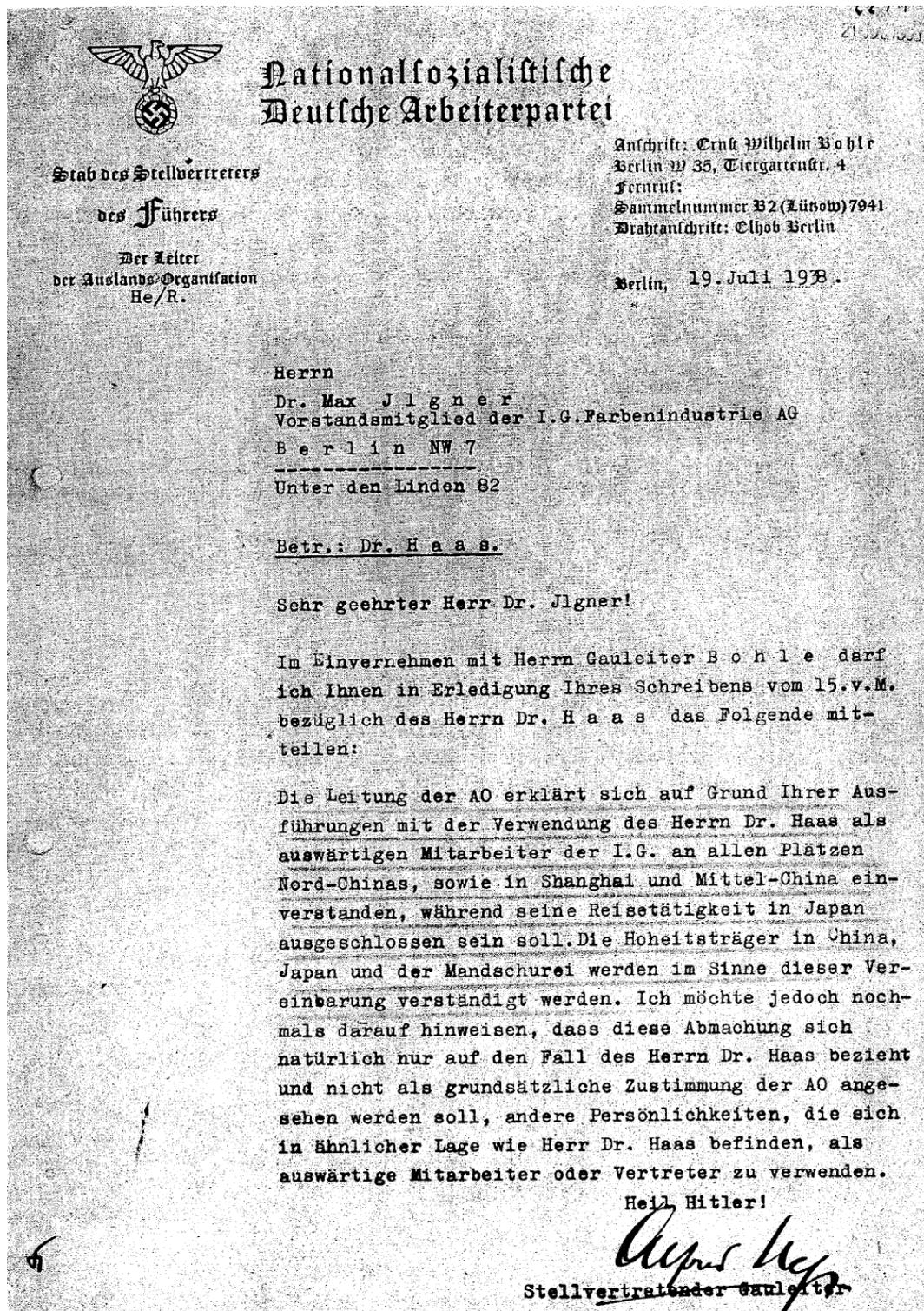


Dokument Nr. 35

²¹⁶ Ibid., Dokument Nr. 35.

附錄四

納粹黨 (NSDAP) 致函 I.G. Farbenindustrie AG (油漆製造商)，同意外交官哈
斯充任該企業於中國之駐外特派人員。²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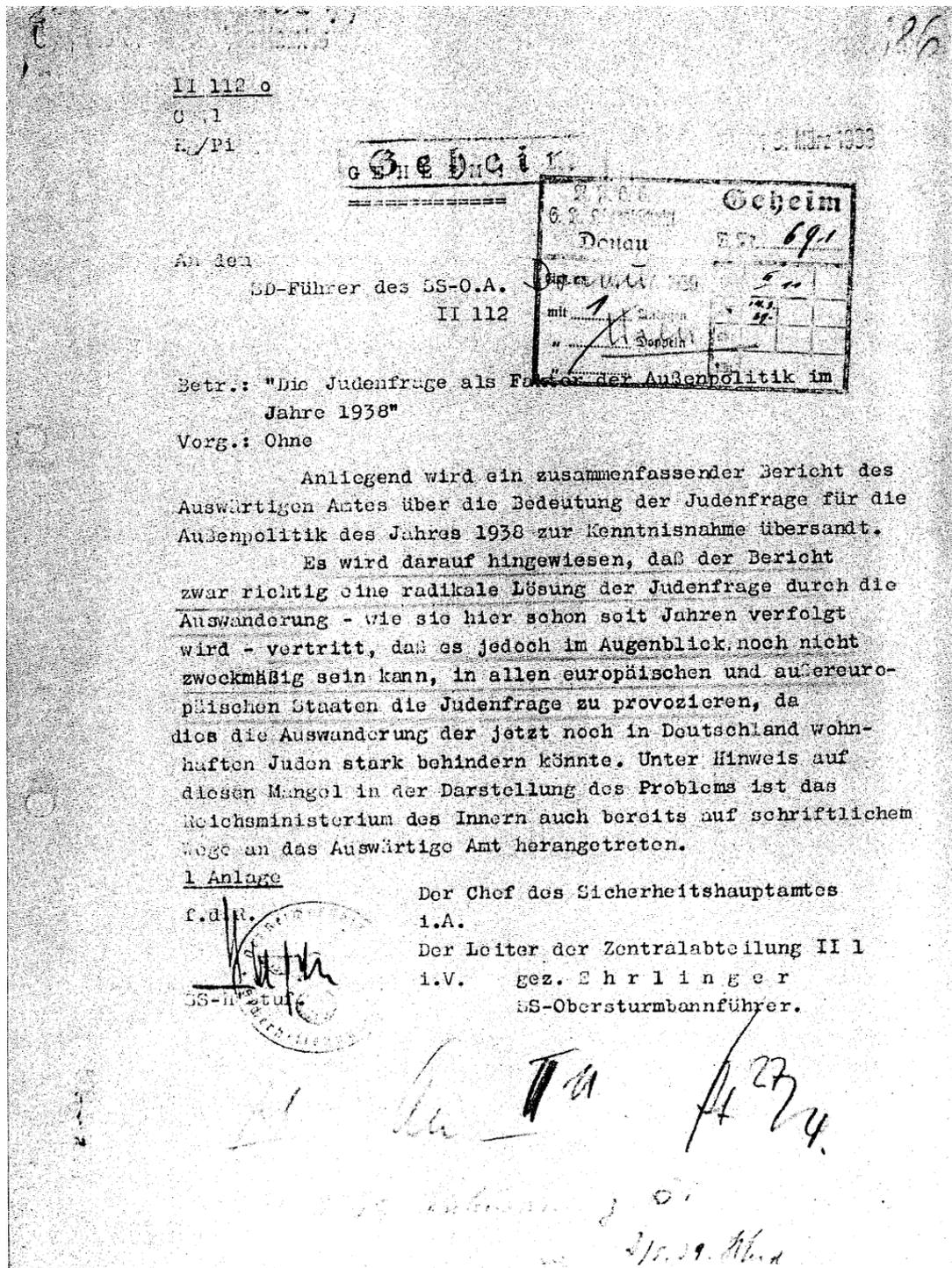


Dokument Nr. 28

²¹⁷ Ibid., Dokument Nr. 28.

附錄五

保安局內部文件，文中指出外交部支持「極端」的猶太人問題處理方式，但保安局認為時機並未成熟。²¹⁸



Dokument Nr. 34

²¹⁸ Ibid., Dokument Nr. 34.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專書

- 戈巴契夫 (M. S. Gorbachev)。《我與東西德統一》(*Как это было*)，王尊賢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 王民編。《走進德國》，第二冊。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朱紹中編。《德國在擴大的歐盟中》。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艾倫·懷克斯 (Alan Wykes)。《戈培爾：第三帝國的宣傳大師》(*Goebbels*)，夏伯銘譯。台北：星光，2005年。
- 李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台北：三民，2010年。
- 克理斯·畢曉普(Chris Bishop)。《圖解第三帝國的興起》(*The Rise of Hitler's Third Reich – Germany's Victory in Europe 1939-1942*)，李明、謝蕾、王玲譯。台北：胡桃木文化，2007年。
- 余杰。《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 – 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
-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2007年。
- 林碧炤主編。《兩岸外交休兵新思維》。台北：遠景基金會，2008年。
- 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檢討》。台北：五南，1994年。
- 武正鸞。《德國外交戰略 1989-200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
- 洪丁福。《德國的分裂與統一 – 從俾斯麥到柯爾》。台北：台灣商務，1994年。
-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Jr.)。《柔性權力》(*Soft Power*)，吳家恆、方祖芳譯。台北：遠流，2006年。

-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吳叡人譯，新版。台北：時報文化，2010年。
- 郝思悌 (K. J. Holsti)。《國際政治分析架構》(*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李偉成、譚溯澄譯。台北：幼獅文化，1991年。
- 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黃裕美譯。台北：聯經，1997年。
-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第三帝國興亡史，卷一至卷四》(*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董樂山等譯。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10年。
- 連玉如。《新世界政治與德國外交政策—“新德國問題”探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縣深坑鄉：揚智，2007年。
- 黃異。《國際法》。台北縣永和市：啟英文化，1996年。
-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1995年。
- 鄒忠科。《中立國家之新角色 – 奧地利加入歐洲聯盟與歐洲統合》。台北：五南，1996年。
- 熊煒。《統一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 (1990-2004)》。北京：世界知識，2008年。
- 劉立群。〈論德國當代政治文化若干特點〉，收錄《德國在擴大的歐盟中》，朱紹中主編。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劉立群、連玉如編。《德國·歐盟·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 蔡育岱。《近代外交史要義》。台北縣蘆洲市：晶華文化，2007年。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 (Sebastian Haffner)。《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回顧德意志國》(*Von Bismarck bis Hitler: ein Rückblick*)，周全譯。台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2009年。

戴萬欽編。《2010年台灣與世界關係》。台北縣淡水鎮：時英出版社、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2010年。

二、期刊論文

王玉葉。〈歐洲聯盟之輔助原則〉。《歐美研究》，三十卷二期。民國89年6月，頁1-30。

朱明權。〈聯邦德國早期的“一個德國”政策〉。《德國研究》，2001年1期16卷。頁12-16。

杜子信。〈薩爾國際公投的分析〉。《新世紀智庫論壇》，49期。2010年3月，頁54-59。

姜家雄。〈西歐政經發展與我國的關係〉。《國家政策雙周刊》，145期。1996年8月20日，頁2-3。

張文木。〈英國戰後外交政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3期。頁4-43。

傅寶真。〈戰後西德正式建軍前軍人的處境與掙扎(1945-1949)〉。《陸軍學術雙月刊》，44卷498期。民國97年4月，頁68-83。

湯紹成。〈柏林圍牆與德國統一對兩岸的啟示〉。《國政分析》，國安(析)098-033號。2009年11月6日。

湯紹成。〈奧地利的中立地位及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一個小國外交的實例〉。《東吳政治學報》，二十八卷一期。2010年，頁89-137。

鍾志明。〈歐洲共同體創始階段之歷史制度分析：經濟與安全的權衡〉。《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六期。民國99年12月，頁1-30。

蕭國忠。〈德國民主化的經驗：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之分析〉。《問題與研究》，46期1卷。2007年，頁77-78。

三、研討會論文

葉陽明。〈德國分裂時期西德憲政應變之道〉，2005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民國94年10月1日。

葉陽明。〈統一前德國政治文化之發展〉，2008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民國97年9月27日。

四、碩博士學位論文

朱子亮。〈後冷戰時期德國中東外交政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孟昭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歐洲政策之演進與發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吳雪鳳。〈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德意志為中心〉。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

張亞中。〈艾德諾東進與德國政策之研究(一九五五~一九六三)〉。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劉錦台。〈二次大戰後之德法外交關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年。

羅美舜。〈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二年西德安全政策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五、網際網路

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

許仟。〈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探討〉，

<http://www.nhu.edu.tw/~policy/paper/paper1-6.htm>。

維基百科中文網站，<http://zh.wikipedia.org/zh-tw/>。

貳、外文部分

一、專書

(一)、德文

Abelshauer, Werner. *Wirtschaft in Westdeutschland 1943-1948*.

Stuttgart: DVA, 1975.

Ackerl, Isabella.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in Daten*. Wiesbaden: Marix, 2008.

Adenauer, Konrad. *Erinnerungen 1945-195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5.

Adenauer, Konrad. *Erinnerungen 1953-1955*.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Albrecht-Carrié, René.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New Jersey: Littlefield, 1973.

Auswärtiges Amt. *Auswärtige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72.

Auswärtiges Amt,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Akten zur auswä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50*. München: Oldenburg, 1997.

Baring, Arnulf. *Außenpolitik in Adenauers Kanzlerdemokratie: Bonns Beitrag zu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München: Oldenburg, 1969.

- Baumann, Dr., Wolf-Rüdiger, Wieland Eschenhagen, Dr. Matthias Judt und Dr. Reinhard Paesler, eds., *Die Fischer Chronik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1.
- Bayer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sarbeit.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I: Auf dem Weg zur Republik 1945-1947*. München, 1985.
- Blankenhorn, Herbert. *Verständnis und Verständigung : Blätter eines politischen Tagebuchs 1949 bis 1979*. Frankfurt/Main; Berlin; Wien: Propyläen, 1980.
- Broszat, Martin.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Wiesbaden: Marix, 2007.
- Conze, Eckart,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und 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Blessing, 2010.
-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Von Ribbentrop zu Adenauer: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as Bonner Auswärtige Am*. Berlin: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1961.
- Döscher, Hans-Jürgen. *Das Aussenam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Siedler, 1987.
- Döscher, Hans-Jürgen.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Propyläen, 2005.
- Düwell, Kurt.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61) – eine dokumentarische Einführung*. Köln: Böhlau, 1981.

- Erdmann, Karl Dietrich. *Das Ende des Reiches und die Neubildung deutscher Staate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6.
- Frei, Norbert. *Der Führer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1933 bis 1945*.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7.
- Frei, Norbert. *Hitlers Eliten nach 1945*.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3.
- Gehler, Michael, *Deutschland: Von der Teilung zur Einigung 1945 bis heute*. Wien: Böhlau, 2010.
- Gersdorff, Gero von. *Adenauers Außenpolitik gegenüber den Siegermächten 1954: Westdeutsche Bewaffn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1993.
- Goldhagen, Daniel Jonah.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Ganz gewö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 Berlin: Siedler, 1996.
- Haas, Wilhelm.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des Auswärtigen Dienste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H. Köllen, 1969.
- Hacke, Christian. *Die Auß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on Konrad Adenauer bis Gerhard Schröder*. Berlin: Econ Ullstein List Verlag, 1997.
- Haidinger, Martin und Günther Steinbach. *Unser Hitler: Die Österreicher und ihr Landsmann*. Salzburg: Ecowin, 2009.
- Hilf, Rudolf. *Deutsche und Tschechen*. Augsburg: Leske und Budrich, 1986.
- Hochmuth, Christian. *Der Griff nach Prag : Welche wichtigen Stationen lassen sich auf dem Weg der Deutschen nach Prag festmachen?* Nordstedt: Grin, 2009.

- Kandil, Mario.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reg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 2009.
- Kennedy, Paul. *Aufstieg und Fall der großen Mäch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 Kordt, Erich. *Wahn und Wirklichkeit*. Stuttgart: Unio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47.
- Kandil, Mario. *Wollte Adenau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Bundeskabinette 1949-1957*. Stegen am Ammersee: Druffel & Vowinckel-Verlag, 2009.
- Le Quintrec, Guillaume, and Geiss, Peter. *Histoire/Geschichte: Europa und die Welt seit 1945*. Leipzig: Klett, 2006.
- Leuschner, Udo. *Die Geschichte der FDP*. Münster: Edition Octopus, 2005.
- Maischberger, Sandra and Johannes Unger. *60x Deutschland: Die Jahresschau*. Berlin: Nicolai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 2009.
- Michalka, Wolfgang. *Deutsche Geschichte 1933-1945: Dokumente zu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2.
-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Von Ribbentrop zu Adenauer: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as Bonner Auswärtige Amt*. Berlin, 1961.
- Schmidt, Rainer F. *Die Auss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1933-1939*.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2.

- Morgenbrod, Birgitt. *Wieder Großbürgertum im Ersten Weltkrieg—Die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Politischen Gesellschaft 1916-1918*. Wien: Verlag Böhlau, 1994.
- Schwarz, Hans-Pet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Die Aera Adenauer 1957-1963. Epochenwechsel*.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 Anstalt, 1983.
- Suppan, Arnold. *Außenpolitische Dokumente der Republik Österreich 1918-1938*. Wien: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2007.
- Weidenfeld, Werner. *Konrad Adenauer und Europa*. Bonn: Europa Union, 1976.
- (二)、英文
- Bischof, Günter, Anton Pelinka and Michael Gehler, eds. *Contemporary Austrian Studies, Vol. 14: Austrian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Context*.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
- Blouet, Brian W.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1.
- Evans, Peter B., Harold Karan Jacobson, Robert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Granieri, Ronald J.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Konrad Adenauer, the CDU/CSU, and the West, 1949-1966*.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3.
- Karsten, Detlev, Taylor Cole, R., Kommers, Donald P., and Schweitzer, Carl-Christoph, eds.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1944-1994. Basic Documents*.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5.

Langenbacher, Eric and Yossi Shain. *Power and the Past: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Mearshe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Roberts, J. M. *A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1997.

Seldon, Anthony. *Churchill's Indian Summer: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1951-1955*.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1985.

Weitz, John. *Hitler's Diplom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achim von Ribbentrop*.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92.

二、碩博士學位論文

Magofsky, Benjamin. „Berliner Mauer und Deutsche Frage im bundesrepublikanischen Spielfilm 1982-2007“. Magisterarbeit, 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 2008.

Fischer, Thomas S. „Die Beurteilung der Westbi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Magisterarbeit,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1995.

Hortenbach, Kristina. „Konrad Adenauers Interview-Politik zur Durchsetzung der deutschen Wiederbewaffnung 1949-1955“. Magisterarbeit,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 1996.

Schneider, Birgit. „From Soldiers to Citizens: The Civil Reintegration of Demobilized Soldiers of the German Wehrmacht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fter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in 1945." Ph.D. dis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010.

Thierry, Andreas. „Die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owjetunion von 1985 bis
zum Sommer 1989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rsten
Jahreshälfte 1989“. Magisterarbeit, Universität Wien, 2001.

三、 期刊論文

Doernberg, Stefan.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r Sowjetunion“, *UTOPIE
kreativ*, H.96, (Oktober 2008): 22-23.

Kirk, G. "The Middle East 1945-1950". In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ed. Arnold J. Toynbee, 11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Singer, J. David.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 No. 1, (October 1961): 77-92.

Uhl, Heidemarie. „Das „erste Opfer“. Der österreichische Opfermythos und
seine Transformationen in der Zweiten Republik“.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wissenschaft (ÖZP)*, Heft 1 (2001): 93-108.

X. "The Source of the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an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25 (1/4 1946/1947): 556-582.

四、 報章雜誌 (德文)

Frankfurter Rundschau, Rubrik Politik, 27. Oktober 2010.

Der Spiegel, No. 48, Nov. 28, 2005.

Die Zeit, Rubrik Geschichte, 24. Oktober 2010.

五、網際網路 (德文、英文、法文)

Assemblée Nationale (法國國會歷史資料網站).

http://www.assemblee-nationale.fr/histoire/suffrage_universel/suffrage-portraits-4eme.asp

Bundesarchiv (聯邦檔案資料庫). <http://www.bundesarchiv.de/>

Bundeskanzler-Willy-Brandt-Stiftung (布朗德總理基金會).

<http://www.bwbs.de/>.

Bundeswahlleiter,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聯邦統計局).

http://www.bundeswahlleiter.de/de/bundestagswahlen/fruehere_bundestagswahlen/btw1949.htm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www.cfr.org/>.

Deutsche Geschichten (德國歷史網).

<http://www.deutschesgeschichten.de/>.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德國歷史博物館).

<http://www.dhm.de/lemo/home.html>.

Deutsches Wirtschaftsbüro (德國經濟辦事處).

<http://www.taiwan.ahk.de/cn/country-info/basics/>

Duden(德語電子詞典).<http://www.duden.de/rechtschreibung/Frontstaat>

The George C. Marshall Foundation. <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

Harry S. Truman Library and Museum.

<http://www.trumanlibrary.org/teacher/potsdam.htm>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艾德諾基金會). <http://www.kas.d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rr/frd/Military_Law/Nuremberg_trials.html

The National Archives (英國國家檔案資料庫),

<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cabinetpapers/themes/berlin-blockade-formation-nato.htm>

NS-Archiv (國家社會主義資料庫). <http://www.ns-archiv.de/krieg/>.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37-1945/PotsdamConf>

Prof. Dr. Wolgast, Eik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der unmittelbaren Nachkriegszeit“ (大戰後初期之面對歷史).

http://www.uni-heidelberg.de/uni/presse/RuCa3_97/wolgast.htm

Stiftung 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西德歷史之家基金會). <http://www.hdg.de/>.

Thamer, Hans-Ulr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der Weg in den Krieg „. Publications of the Federal Centr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http://www.bpb.de/publikationen/06170038261947504027993510359889,0,0,Nationalsozialistische_Au%DFenpolitik%3A_der_Weg_in_den_Krieg.html#art0.

Universität Mainz. http://www.ieg-maps.uni-mainz.de/gif/d937_a4.htm

Verfassungen in Deutschland (德國憲法網).

<http://www.verfassungen.de/de/index.htm>.

The Voice of Agriculture,

<http://www.fb.org/index.php?action=about.history>.

馬歇爾基金會 <http://www.marshallfoundation.org/TheMarshallPlan.htm>

維基百科德文網站 <http://de.wikipedia.org/wiki/>.

維基百科英文網站 <http://en.wikipedia.org/wiki/>.

德國外交部網路資料庫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PolitischesArchiv/HistorischeDokumente/Ostpolitik.html>.

德國高等教育網 <http://uni-protokolle.de/Lexikon/>.

德國國會網路資料庫

<http://www.das-parlament.de/2011/46-47/Kehrseite/36574059.html>

